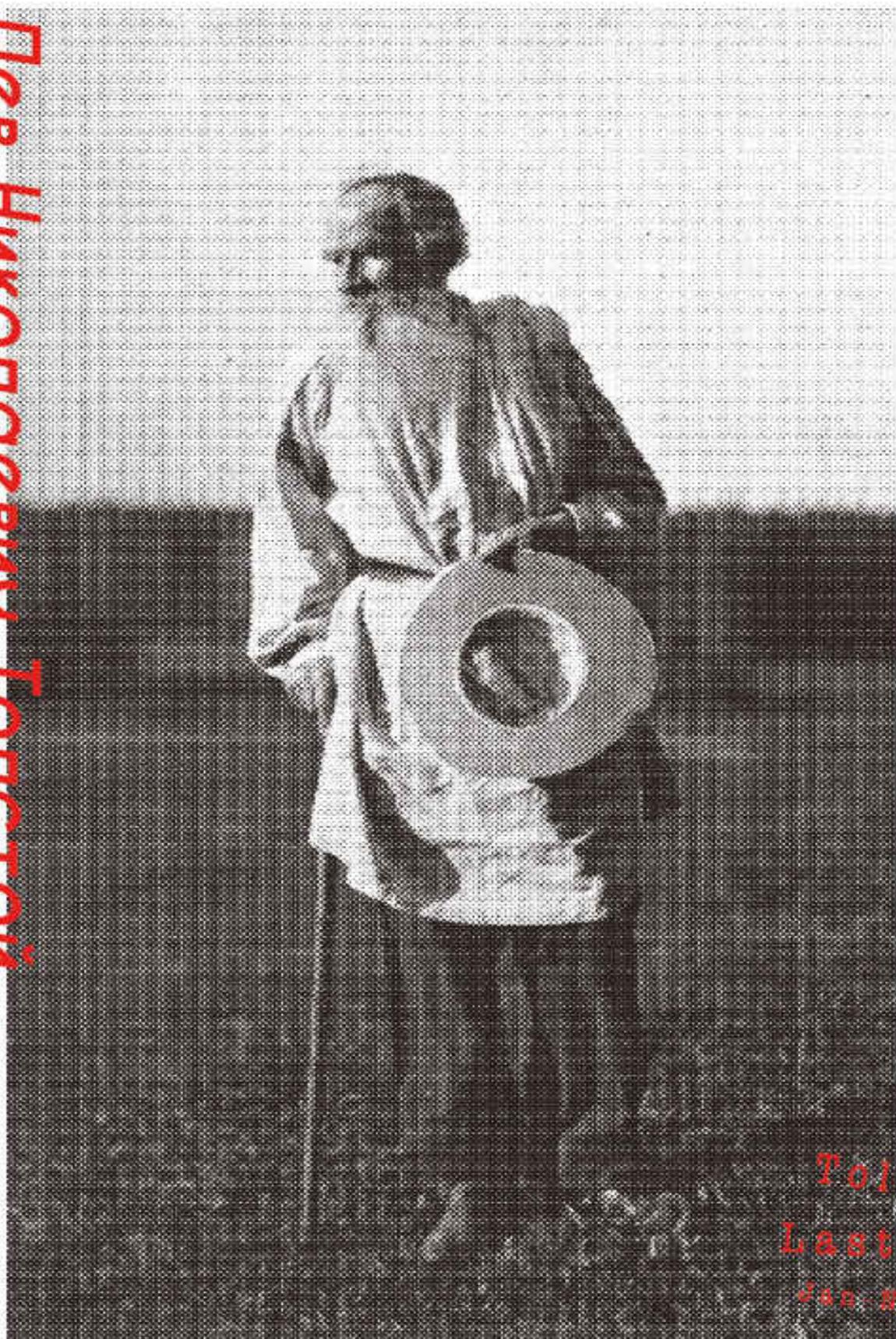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Tolstoy's
Last Diary
Jan-Nov. 1910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任钧——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扉页

托尔斯泰 最后的日记

Tolstoy's Last Diary ————— *Jan-Nov. 1910*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任钧——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任钧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6

ISBN 978-7-201-15950-8

I. ①托… II. ①列… ②任… III. ①托尔斯泰(Tolstoy, Leo Nikolayevich 1828-1910) 一生平事迹 ②随笔—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K835.125.6 ②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0620号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TUOERSITAI ZUIHOU DE RIJI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刘庆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责任编辑 金晓芸

特约编辑 陈思诺

产品经理 邵蕊蕊

装帧设计 孙莹

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91

印数 1-6,000

字数 150千字

版次印次 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果麦文化 出品

一月

Я н в а р ь

自己依然感到自己可厌，
这是好事情。

一月二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

空过了两天。今天已经是一九一〇年的第二天。^[2]

昨天，一切如常。又把《梦》^[3]加以修改。兰朵夫斯卡^[4]夫妇回去了。我骑马送行。访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和布兰捷^[5]。心中不断地以自己的生活为可耻。在控制不良情感的意义，很少进步。^[6]

德莫齐卡来辞行。柴尔特科夫^[7]来了一封事务上的长信。没有工夫写回信。夜里，跟塞略且^[8]谈土地问题。真是各有主张。跟可爱的阿当伊齐^[9]下象棋，玩纸牌。

前天（三十一日）——午前，好像曾把写好的东西修改过。到镇公所去，民众很愤慨。^[10]兰朵夫斯卡夫妇跟我有些合不来，但民众对他们有好感。

夜里，欧尔斯费爱夫来。用疯狂般的奢侈生活去迎接新年，这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堪的苦痛，想到自己也混在里面，简直是双重的苦痛。

今天是一月二日。在好天气里散步。人们把产褥期害病的可怜女人抬走了。孩子们饿着肚子。这是多么苦痛的事呵！坐在桌子跟前写信，喝咖啡。法国人马尔香^[11]来访。答复他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谈得很热烈。继续修改《梦》。跟朵香^[12]一同骑马散心。夜晚如常。上述的法国人来谈。

[1]这是托翁出生和度过大半生岁月的庄园，现在也被称为托尔斯泰庄园。

[2]为呈现托尔斯泰日记原貌，本书日期统一采用俄历纪年。

[3]小说《村中三日》的最后一章。托翁对这部作品曾做了二十九次重大修改。

[4]波兰的女钢琴家，丈夫是个新闻记者。一九〇九年末，双双来访托翁。

[5]二人俱为托翁挚友。帕·阿·布兰捷（一八六四 — 一九二五）也是个文人。

[6]对于自己特殊地位的意识 and 对于自己生活的羞耻感，使托翁一生感到苦恼。尤以晚年的三十年间为甚。后来，在他临死之前，终于使得他从故乡出走，死在外面。

[7]乌·格·柴尔特科夫，托翁最亲信的同志。前文中的德莫齐卡是柴氏的儿子。

[8]托翁的长子。

[9]托翁老友欧尔斯费爱夫的儿子。

[10]因为捐税过重，民怨沸腾。有许多农民跑来向托翁诉苦，托翁便亲至镇公所去交涉。这些后来都变成了他的小说题材。

[11]一个法籍记者。

[12]即朵·白·马科伊支基（一八六六 — 一九二一），一个医生，不离托翁左右的挚友。

一月三日

身体很好。收到各种有兴趣的好信。修改《民众的贫困》和《梦》。写信。跟欧尔斯费爱夫一同骑马外出。他是个讲究仪式的正教徒。因此，他热心地加以辩护。是的，宗教，倘使不是占第一位，就会给摆在最后的位置上。我们要热心加以排斥的，乃是停顿的宗教、漫然信奉的宗教。

夜里，无事可记。无聊。

一月四日

悲哀、忧郁，但心情柔和。想要哭出声来。做祷告。再把《梦》加以修改。不晓得改得好不好，但觉得非改不可。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收到许多信，可是回复得不多。独自骑马散心，非常悲哀。对于周遭的事物，觉得毫不相干。想到我们对待同这世界上的非宗教的人们的关系，那完全是跟对待其他动物的关系一样。也能爱他们，怜悯他们，但不能在精神上跟他们打交道。这样的关系，唤起了不良的情感。他们不能理解，而以那种无知和自信，就把理性和真理弄得暧昧不清，对真理与善加以反驳，诱发了不良的情感。

我不能好好地表达出来，但我正感到：为要不至于破坏对这些人的爱情，在自己内心，实在有建立与他们的特殊关系的必要。[\[13\]](#)

去吃饭。上帝呵，赐给我力量，让我不会忘记自己只是您的仆人，而跟您同在！

夜里，塞略且跟我畅谈朵霍波尔教徒[\[14\]](#)移居的情形。化妆舞会又开始了！阅读无聊的书，玩牌。

[\[13\]](#)托翁把这种对于人们的“特殊关系”，叫作跟人们打交道时的祈祷。

[\[14\]](#)这是具有合理倾向的一种俄国宗教派别，因为和俄国国教的希腊正教站在相反的立场，所以极受压迫。托翁很同情他们。后来该教有八千个教徒被逐出国，托翁就给予经济及其他的援助，让他们平安移居于加拿大。

一月五日

醒来得很早。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那些在自己家里劳作着的婢仆们，越发感到苦痛。跟这些人相对的时候，我就努力想要在心中祈祷。可爱的尼古拉爱夫和亚布利科索夫^[15]来了。很高兴。跟尼古拉爱夫谈了许多话。亚布利科索夫充满着精神生活。收到许多信。给希米特及沙马拉的回教徒写回信。^[16]此外，什么事都没有做。不断地觉得烦闷。

去吃饭。夜里，把《梦》念给大家听。从各方面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我以为是一部好作品。玩牌。不断地觉得烦闷、羞耻。

^[15]赛·朵·尼古拉爱夫（一八六一 — 一九二〇），托翁的挚友，一位翻译家；亚氏为托翁的一个亲戚。

^[16]欧·亨·希米特，奥地利的新闻记者、著作家，经常跟托翁通信，讨论宗教、道德问题。回教徒系指一个名叫法兑夫·木尔达金的回教僧侣，托翁回复他的信，同他谈宗教问题。

一月六日

来了很多信，但引得起兴趣的不多。影片给送来了。把《梦》和《贫困》稍加整理。决定就这样邮寄给柴尔特科夫。写着写着，就停止下来，又从头写起，把写好的东西加以种种斟酌：这种做法，一般地来说，是必要的。

昨天，来了一个犹太人，说是要我把人生的意义极简单地加以叙述。我所说的，一切都不对，都是主观的；我们所需要的，乃是站在“进化”的基础上面的客观的东西。死啃住所谓有学问的人，都是可惊的鲁钝和糊涂。

什么也没有写。不断地感到羞耻，心里烦闷。跟昨天相比较，越发来得厉害。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沙夏跟索尼亚吵架。[\[17\]](#)去吃饭。

夜里，看无聊的电影。玩牌。

[\[17\]](#)前者为托翁最小的女儿，后者为夫人（索尼亚系对夫人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爱称）。母女从来就合不来，时常争吵，尤以一九一〇年为甚。

一月七日

精神状态稍显良好。已不再感到无法挽救的忧郁，但对民众觉得无限的羞耻。就在这种羞耻状态中了结我的一生吗？上帝呵，救救我吧。我知道在我的内心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请在我的内心里面，给以力量吧。

早上睡懒觉。乘雪车到科兹洛夫卡去。拍电影。无聊。许多乞讨的和请求布施的。尽是一些无聊的事情。在路上碰到三个穿得很好的男子。他们也求布施。我忘记了上帝，予以拒绝。而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跟那些来自皮洛哥哇的可怜的年轻人畅谈，他们都穿着破旧衣裳。碰到沙夏和娃利亚^[18]。又是电影。想着如下的事情：

（一）虽然从来就已经了解，但如今特别明显地感到：正如我意识到自己的“我”一般，别的所有的人，也都意识着自己的“我”。这好像是非常简单，可是，对于我，却是非常新鲜，尤其是异常重要的事情。只要时常把这事情摆在心上，完全摆在心上，那么叫旁人不愉快的行为固然不会再发生，就是一切的诽谤，也将要结束。

（二）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根据如此的理由更来得重要。即：纵然没有像自己的“我”一般意识到他人的“我”，但只要清楚地加以想象，那么你就将要意识到：所有他人的“我”，最基本的“我”，不但是跟我自己的“我”同样，而且完全是同一的东西。

（三）这种像自己的“我”一般意识到他人的“我”，为了人类的幸福，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把他人的“我”认作跟自己的“我”完全一样，你才能够不但对自己的“我”，而且也对所有他人的“我”为善。

（四）所谓爱，正是把他人的“我”认作自己的。

读了几封来信。当中有一封使我颇觉不快，它用了确信而夸张的口气，要我为基督教普及事业而捐助五百卢布。什么也不想写。已经一点钟了……

只是无所事事。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爱哥尔·巴威洛维齐^[19]从耶生卡来访，为农民们收买土地的事情。吃饭。可爱的布里金^[20]来。和欧尔斯费爱夫作别。又是电影。无聊。

我完全没有力气了。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了吧。

^[18]沙夏的朋友，托夫人的书记。

^[19]一个居住在邻村（耶生卡村）的农民。

^[20]米·华·布里金，一个跟托翁居住得很近且亲密的朋友。

一月八日

把写好的东西加以修改，但身体衰弱得厉害。据说沃尔英斯卡耶县的一个农民想要做个卖书的行商。我却希望索性到什么地方去隐居。

谷塞夫^[21]来了一封很精彩的信。柴尔特科夫给沙夏来了一封很好的信。^[22]他们两人之间是多么……不错，只要好好地加以解决，那就无论什么事情都好办。柴尔特科夫的信，完全是热情而真挚的。大概沙夏也能够理解和感到：他在谈着跟我个人无关的普遍而重要的问题吧。上帝呵，但愿如此。只写了两三封回信。开始写关于租税的文章^[23]。可是，旋即搁笔。不想写。散步。已经五点钟了。在床上躺躺吧。

夜里，读很有趣味的诗集^[24]。不论是谁，凡是进步的人，多少总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感到不满，这一点颇有趣味。玩牌。

昨天什么也没有写。

^[21]尼·尼·谷塞夫，托翁的秘书和同志。写过托翁传记及其他许多关于托翁的论著。

^[22]柴氏跟沙夏二人之间，在一九〇九年终，曾由于出版托翁著作之事发生误会。柴氏因此来信加以解释。

^[23]指《村中三日》的第三日而言。

^[24]此处诗集是指Coenobium的诗集“*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Liberi studi*”。

一月九日

早晨，起来得非常早。把写给希米特的关于科学的信加注。

还收到几封信。然后把关于租税的文章也写完了。写得还不错。

夜里，读书。

一月十日

今天也起来得早。再把写给希米特的关于天文学的信加注。散步。在碰到的人当中，我还不能始终留意去体会出他人的“我”来。把德门卡的女人^[25]的事情给忘记了。后来才想起。喝咖啡，坐在桌子跟前工作。十一点钟了。

读信，写回信。不好的人很多。把《村中三日》的第二日和第三日部分重读了一遍——事后补写非常重要。

（一）我想：向人们解说对所有人类的爱，即对黑人、野蛮人、敌人和所有人类的平等的爱，该是多么重要！因为倘若不加以解说，那就不会，也不能从恶中解放出来。而且极其自然地会产生出守护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军队、战争。既然有了军队、战争，也就将要发生出无限的恶来。

（二）对于人生，理想是不可缺少的。但理想，只有当它“完整无缺”时，才是理想。

它的方向，只有当它指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数学的直线时，才能表示出来。

^[25]指从德门卡村跑来请他办什么事情的女人。

一月十一日

睡懒觉。感到一种像做梦般的心情，不满于自己的心情。有许多人来请求各种事情。对佳洛娃雅^[26]予以拒绝。虽然想起来了^[27]，但不能叫人满足。引得起兴趣的信不多。骑马到中尉^[28]的地方去打电话。

继续读有趣味的诗集，有写得很好的地方，思想也好，到处都是宗教的醒觉。玩得很痛快。睡吧。

^[26]托翁故乡的一个寡妇。

^[27]所谓“想起来了”，是指托翁所采取的对民众的态度。即把他人的“我”看作自己的“我”而相处的态度。托翁把这称为“祈祷”。即想起了这一“祈祷”的意思。

^[28]托翁故乡对林务官的习惯性的称呼。托翁常到林务官官舍去借打电话。因为当时有三个农民，仅仅由于采伐了几根树木就被判罪处死。这天托翁特借打电话跟有关方面交涉。

一月十二日

睡眠不足，精神却很充沛。那济因^[29]来。在我看来，他很愉快。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和布兰捷来。收到的信都是毫无意思的。修改《村中三日》的第二日和第三日各篇。骑马做短时间的散心。对于某农民的女人的请求我又犯了罪过——拒绝了她。吃饭。夜晚是跟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和布兰捷共同愉快而有益地度过的。布兰捷讲了关于《佛陀》的很精彩的话。有些要写下来的话，只好留待明天了。沙夏和朵香一块儿去参加图拉的音乐会。

^[29]伊·阜·那济因，托翁的崇拜者，曾写过几种有关托翁的回忆录。

一月十三日

接到几封普通的信。把《村中三日》从头读了一遍，认为这样就可以搁笔了。跟菲立浦^[30]一同骑马散心。去吃饭。有着应该写下来的话。一个女人向我诉说她的丈夫杀死了一个暴徒。

（一）我当作信条而生活着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完成不容许暴力和参加到暴力方面去的不变的规条。其结果，究竟变成无政府主义呢，还是相反地变成日本人或是德国人压制下面的奴隶呢？——那是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事情。

（二）如近来一些学者所喧嚷的，彗星和地球相撞会把世界毁灭，由我及其他所有的人所劳作出来的物质也许会统统绝灭。就算真有那么一回事吧，这也不过是表示着那带来了物质结果的毫无意义的一切物质活动。有意义的，只是遵奉天生内在的志向——规条——的精神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将要变成怎样的东西呢？——那就不知道，也不能预料。因为所谓结果，都是时间性的，而精神活动，却是超时间性的。可是，我知道：只有这种活动才有意义。（还得再加思索。）

去吃饭。饭后去看沙夏。她病了。要是沙夏不读我的日记，那我将要为她写些什么愉快的事情。从沙夏那边借高尔基的作品来读。……夜晚，觉得身体非常衰弱。

对我们天父的习惯的祈祷，除开《教化的泉源》《一日一善》[\[31\]](#)之外，适应于自己的精神活动的祈祷也是必要的。我有了如此四种次序的祈祷：

(1) 救救我，存在于我内心里面的您呵。

(2) 救救我，让我跟您同在。

(3) 救救我，让我意识到自己只是您的劳作者。

(4) 救救我，让我和所有的人打交道时，能够在人们内心看见自己。

[\[30\]](#)托翁的马夫。

[\[31\]](#)二者都是托翁关于人生问题的编著。前者为后者之集大成。

一月十四日

早晨起床。散步。有了好的感想，且把它写下来吧。

（一）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老是想着眼果，对完成天职，是有害处的。甚至对那些由我们所创造的某种看不见的工作，或是对我们所能看得见的结果，都是有害处的。“拿着犁回头向后面看的人，是没有希望入天国的。”

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境遇，很像马，或是一般的拉着车子的动物。对于那动物，动作，向前进，乃是本来的职责。

同样地，对于人类，本来的职责，就在于精神的完成当中。动物拉着车子。并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当动物一动作，那给动物所拉着的东西，也就不知不觉地动作起来。

同样地，在人类道德的成长上，也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行动起来的。（人类时常看得见：他自己的行动怎样地帮助了别人的行动。）

因此，彗星并不可怕。完成于精神界的一切东西，是不会由于物体的破坏而被破坏的。

（二）现在的生之意义，时时刻刻越发明了地显示出来了。生活，即我们的努力，只有现在才会有。而且现在乃是精神的存在，因此精神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存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想象，不

过是存在于现在的向导工具罢了。（这还不好。但在想的时候觉得这是好的一种。）

现在，快到十一点了。坐在桌子跟前着手写信和做事情。做什么事呢，我还不明白。稍微修改了一点儿《教化的泉源》。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夜晚跟布里金一同度过。跟塞略且谈话。他同意我的见解——人们的内心都居住着上帝。不健康。胃痛。

一月十五日

健康好像渐次地坏了下去。在来信中，引得起兴趣的很少。继续从事《教化的泉源》的工作。弄好了五六天的。没有骑马到什么地方去。只是稍微走了一些路。须得写下来的是——

我清清楚楚地想起来了：现在已是八十二岁的我，意识到自己，正跟五六岁时意识到的自己完全相同。意识是不动的。因此，存在的，只是那被我们称之为时间的东西在运动。如果时间是个进行着的东西，那就不能不应有停止着的東西。我的“我”这一意识，就是不动的。关于物体和空间，同样地也可以这样说。要是有什么存在于空间里面的话，那我以为当然也就该有无形的、不占据空间的存在。但我还不明了可以把后者说明到怎样的程度。

吃饭去。夜里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事情。

一月十六日

起来的时候，精神很好。决定上图拉的法院去。

读信，写了少数回信。然后乘马车出发。

先审判农民，有律师、法官、兵士、证人。一切，对于我都很新鲜。一会儿就开庭审判一个政治犯。被告把那比现行社会组织更正确、更健全的思想读给别人听或使之普及起来，因而被起诉。非常值得同情。

人们集拢来，想要看看我，幸而人数不多。宣誓的仪式动摇了我的心。差一点儿没有说出：这是对基督的嘲笑。心脏好像给捆紧了，因而始终沉默。路上跟朵香畅谈关于马萨里克^[32]的事情。夜里休息。《一日一善》已经在敖德萨出版，不禁为之高兴。已经九点钟了。

没有什么可以写下来的。

^[32]解放前的捷克大总统（哲学博士）。马萨里克和托翁是要好的朋友。他曾在一八八八年和一九一〇年先后两次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问托翁。

一月十七日

虚度一日。整天都是阴郁的心情。布尔卡科夫^[33]带着柴尔特科夫的信和口信来到了。什么事也不能做。领着孩子们坐马车到查塞卡去。马利亚·亚力山朵洛维娜和布兰捷来。

^[33]华·阜·布尔卡科夫，莫斯科大学历史哲学系的学生，崇拜托翁，后来当了托翁的秘书。

一月十八日

心情更加晦暗。伤害了一个从图拉远道而来的女求助者的心。
[34]除了几封信外，好容易才写了八日、九日部分。[35]然后跟布尔卡科夫谈话。我自己是个可厌的人，但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只有一种，那就是善。现在快到五点钟了。夜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事情。

[34]拒绝给一个求助妇人以金钱上的援助。

[35]系指《教化的泉源》一月部分的写作。

一月十九日

晨起，精神还好。一面散步一面想：倘使能够再创办学校，那该多好啊。可以传授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信仰的事情，也可以把自己加以检讨。收到好几封信，但能引起兴趣的并不多。已经写到二十日。成绩不坏。领着达尼亚^[36]、沙夏及孩子们在查塞卡骑马兜圈子。有一个女人从塞瓦斯托波尔来访。我被感动了。好好地谈了一番，说出了自己所能给她做的各种事情。

现在，快到五点钟了。

夜晚如常。搞了一点儿《教化的泉源》。

^[36]达尼亚为托翁长女，斯霍登的夫人。

一月二十日

睡眠不足。衣服都来不及换就着手搞《教化的泉源》的工作。散步。来了好几个可怜的求助者。收到好几封信。库兹明斯基^[37]写来的一封，既愚蠢，又可厌。

老是不能够克制不愉快的情感，连自己也觉得可耻。写完了《教化的泉源》。^[38]

一个非常可怜的士兵的寡妇来访，赠送印花布给她。然后骑马散心。B君^[39]来，一碰到他总要引起恶感。心中不善——这很不好。要斗争。自己依然感到自己可厌，这是好事情。去吃饭。

^[37]托翁夫人的妹夫，在法院里做事情。

^[38]写完了该书的一月部分之意。

^[39]似乎是指布尔卡科夫。

一月二十一日

（一）对不明白的存在、灵魂或是上帝的问题，越是被明确地解决，则对道德上的各种问题、人生问题的态度，也就越发爱得不明确了。

（二）把那由肉体所构成的人认作真实的东西，这是最普遍的迷信。人，不过是感受印象的意识中心罢了。

（三）空间、物质、时间、运动及数目的概念，对超越时间空间的灵魂或上帝的现象，乃是难于适用的概念……谈到上帝的时候，不能说他是一体或是三体（数目），又谈到灵魂，也不能说灵魂将来也有，或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

所有这些都是被时间空间所区划的概念，因而在适用于超越时间空间的存在的场合，是没有何种意义的。

（四）我们谈到人死后灵魂的生活。但要是灵魂在人死后还活着的话，那么生前也应该是活着的。说什么一方面的“永远性”等等，乃是胡扯。

……

醒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什么都忘记了。好像连孩子们都辨别不清了。头痛，非常衰弱。什么事也不能做。但好好地想了想关于正在走近的死亡，写下了两三点感想。

三个布字头的人来过——布尔卡科夫、布里金、布兰捷。今天也睡得很多。

一月二十二日

精神稍微好了点儿。至少记忆力恢复过来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和安特留夏^[40]来访。接到几封有兴趣的信，写了不少回信。其中有一封特别精彩。虽然是个令人惊讶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笔迹，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前人所接受过来的、由于那种显然错误的宗教立足点之结果所产生的一切东西，在人类思想的深刻、真挚上面，是值得注意的。

去吃饭。

夜里，精神更加好了。稍微修改了一点儿《教化的泉源》。

^[40]托翁的第五个儿子，于一九一六年去世。

一月二十三日

完全健康地醒过来。没有感到焦躁，大便也通，完全健康起来了。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

实在巧妙而认真地写好了《关于上帝的想法》，那是由可爱的塞略且和布里金两个人的会话所唤起的。在桌子跟前坐了下来想要写信的时候，男爵来了。是个微妙的人物。他很快就回去了。来了信。有兴趣的很不少。托托勉支^[41]来了一封信，又是谈论合作社的。给戈利真^[42]写回信。不高明。朵香，由于他的真挚、聪明、知识、良善，更加使我心折了。快到两点钟的时候才好容易把信写完。

着手搞《教化的泉源》，稍加修改。但越深入就越不愿意搞这工作。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愚蠢而不必要的，应该赶快放弃。无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有爽快的感觉。

去吃饭。饭后，对自己，觉得有些厌烦。搞《教化的泉源》的工作。玩牌。

^[41]地名。

^[42]托翁的亲戚，合作社的活动家，医生。

一月二十四日

不能好好地睡觉。在床上写了一点儿东西。也写过信。还搞了一点儿《教化的泉源》。早上和中午散步。熟思着关于所谓“真实的东西”。还没有好好地整理出来。

要写下来的是——

（一）要是认真地思考自己及全世界的生活，那么，“某种东西”是存在着的。虽然我们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也不能够体会出它的存在。因为那个“某种东西”，无论在我们的灵魂当中，或是在它本身当中，都是同样的。所以虽然不能够知道，却同样地不会完全不认识。（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什么新的思考；但成功了如同在白齿中间夹着什么的一种东西。）

（二）临到了死，我只能够说：这是和平。因为我知道：我是要回到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天父那边去了。（这还不好？）

（三）我想到了这样的事情：要是有什么必要的、善的、很重要的工作的话，那就是编一部一般民众的自学书，把各种知识依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正确地加以排列。

一月二十五日

昨天，伊留夏^[43]来了。托福，跟他搞得很好；但孩子们都使人觉得很可怜。

不能要求没有的东西。^[44]早上如常。写信。

什么也不能写。纵然想写，体力和精神也统一不起来，特别生动地思考着关于那只是跟爱相结合的现在的超越时间空间的生活。这种想头，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现实生活上面。

四点钟了。散步去吧。自己依旧丑恶，但，心情很好。不能不感到喜欢。

夜里，布尔卡科夫和可爱的斯奇彼得洛夫^[45]来。畅谈。布兰捷把关于《佛陀》的非常好的著述读给我听。塞略且来过。

夜晚如常——心情良好。

^[43]托翁的第二个儿子，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死于美国。

^[44]这大概可以暗示托翁跟儿子们不和睦。

^[45]为托翁所感化而中途退学的彼得堡的大学生。

一月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散步。

可以写下来的是——

我们惯于想象上帝及未来的生活。恐怕不得不想吧，但纵然没有这种思考，也能够达到那关于上帝及未来生活所引导出来的结论。即理性、经验和内心的感情会引导出：对要求思考上帝及未来生活的人本身的一定的东西。

我觉得：这事情，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有加以清晰地说明之必要。

继续搞《教化的泉源》的工作。骑马散心。吃午饭的时候，塞尔更科^[46]拿留声机来。我不喜欢。是呀，忘记了，有着许多有兴趣的信。

跟着，安特留夏领着太太一同来了。我轻易地抑制着自己，客气地应酬大家。整晚都充满了留声机的声音。

^[46]彼·阿·塞尔更科（一八五四 — 一九三〇），一位跟托翁素识的文学家，写了许多关于托翁的著述。

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睡得好。出去散步。坐在桌子跟前喝咖啡和写信。修改《教化的泉源》，几乎完全搞好了，但非常不满意。昨天，和《梦》的校样一起，好像还收到了柴尔特科夫的来信。非常好。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又跟往常一样收到了好信。布兰捷讲了关于自学书的高明意见；但还有再好好地加以考虑的必要。夜晚如常。索非亚·安得列维娜[47]到莫斯科去了。这也是一件好事情。

[47]即托夫人。见本章注17。

一月二十九日

不想思索什么。早晨，在砂石道路上散步。和赛尔该·支维特科夫谈话。回到家里，来信堆积如山。拒服兵役的斯米尔诺夫^[48]寄来了一封非常精彩的信。写完了《教化的泉源》的最后一日。写回信。一点儿也不想做事情。要写下来的只是一一

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当中，重要的是：停留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的前面，不要以不知为知。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宗教的分野、信仰的分野，要从这种假想的知识当中去克制自己。宗教上的妄信或迷信的一切狂妄，都只是从这种懒于自制所发生出来的。

骑马到特利耶登奇去。古拉乌白尔格尔和托卡略夫^[49]来。夜晚如常。

^[48]一个因拒绝服兵役被处四年有期徒刑的青年。

^[49]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为托翁思想的继承者；后者为莫洛肯教徒。

一月三十日

早晨，在散步的路上，碰到了曼丽·向克斯^[50]。依据伊凡·伊凡诺维齐^[51]的信，开始把《教化的泉源》加以修改。工作进展得很好。有兴趣的来信不多。古拉乌白尔格尔和托卡略夫来。托卡略夫是自由的莫洛肯教徒。跟他畅谈。

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夜里，朵尔戈尔科夫^[52]为图书馆的事情来。十二时就寝。

^[50]一位跟托翁相熟的英国姑娘。

^[51]托翁的友人和同志。

^[52]莫斯科和平协会会长。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在托翁故乡创设的农民图书馆，就是由他发起的。

一月三十一日

早晨，跟颇夏^[53]谈话。他依旧是个认真的、正直的、善良的人。报馆通讯员和照相师来过。开始搞《教化的泉源》的新工作。第一就是写作《关于信仰》。然后我还不能不到图书馆里去。^[54]一切都是挖空思想出来的，许多都是不必要的虚伪。朵尔戈尔科夫发表演说，来了好些农民，还照相。

和朵香一同骑马兜圈子。吃饭。夜晚也跟朵尔戈尔科夫在一块儿，把人都搞累了。后来颇夏和向克斯也来了。向克斯给我讲了关于一个盲目而聋哑的女人的有趣的故事。当你问她关于所谓爱的时候，那女人，仿佛如此地写着回答——Yes, it is so simple, it is what everybody feels towards everybody（那很简单，所谓爱，就是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所感到的）……关于上帝，则仿佛如此回答——I know it, but did not know how to call it（我知道他，但不知道怎样称呼他）。

大家一同散去。

^[53]托翁的故友和同志，四大卷《大托尔斯泰传》的著者帕·伊·比留科夫。

^[54]托翁故乡的农民图书馆举行开幕仪式，托翁被邀参加。

二月

Ф е в р а л ь

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
但还活着，
真是值得感谢。

二月一日

睡得很好，精神饱满地起床，但迟了。我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很好的事情，但还没有完全达到结论。让我努力地把它想起来吧。写了几封信。还把《教化的泉源》校到二月份的第十九天。散步。对一个杀人犯的妻子表现出不好的态度。

睡午觉。去吃饭。夜晚如常。不记得什么了。

二月四日

莫名其妙。两天虚度过去了。

二日，决定把第二分册^[1]有关灵魂部分直到最后为止的内容分配一下，而且写好了。骑马散心。没有重要的来信。有一些关于迷信的。夜晚如常。马莫诺娃^[2]来。

三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回来了。很愉快。在《教化的泉源》的第三日当中曾经这么写着：“上帝是在所有的人的内心。”不好。太单调。要加以修改。到奥则尔卡^[3]的孤儿们那边去。

要写下来的是——

（一）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是完成，而是在诸事上头（在我们现在的工作上头也是这样）尽量接近完成。记起这件事情，实在很重要。

Feci quod potui, faciant meliora potentes（我做了所能做的事情，能够做的人们要更好地搞）。记起这件事情实在很重要。

（二）如果必须想到未来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是不想到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的未来——死亡——呢？但谁也不想它。可是，我们必须

想到它，同时，这不但对灵魂是件好事，甚至带来安慰。

刚才散步归来，坐在桌子跟前做工作。

对第四分册《上帝》部分做了颇多的工作。骑马散心。心情很不好。没有吃饭。夜晚如常。读书，玩牌。

[1]系指《永生之道》的第二分册。

[2]托翁长女的友人。

[3]地名。

二月五日

熟睡了很长的时间。心情稍微好了点儿，但胃还是衰弱。到朵香的疗养所去。很羡慕。总得想办法把题为《爱》的第五分册搞出来。散步。频繁地转着念头想要表白出人生的苦痛。一个女子大学学生寄来了一封关于“转移财产”的信。[\[4\]](#)觉得可耻，且不愉快。去吃饭。

[\[4\]](#)一个女子大学的学生从莫斯科寄来了一封信，指摘托翁一面否定私有财产，一面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妻子，是个矛盾行为。

二月八日

两天过去了，已经是二月八日，三日间没有记忆。只知道写了第六分册。

昨天希梅利科夫^[5]遥远地从高加索来，是个信仰深沉的人士。布里金来。费利登^[6]来了一封使人感人的信。健康不好。但写就了第七分册。大致搞得不错。

本日第八分册脱稿。自己的文章好像颇为拙劣。跟沙夏商谈，流下了眼泪。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刚才来过。吃饭前就寝。

^[5]一个火车司机，想辞职从事农业，特来请教托翁；托翁认为对于基督教徒，从事农业是适当的职业之一。

^[6]费氏因普及发行托翁的禁售著作而被处刑，这封信是向托翁报告处刑的判决。

二月十一日

又空过了两天。已经是二月十一日。

我只记得：这两日间，心情恶劣得不得了，但工作总算还继续着。两天都写了东西，而且完成了两日间的。[\[7\]](#) 布兰捷来了。他的《佛陀》的序文不能不写了，其他各种非做不可的事情也很多。重要的事情，就是，那被分给人们的，由折磨着人们的人类罪恶（我自己的也是一种）所产生的苦恼，日益强烈地企求表面化。如今，由于《仆人笔记》[\[8\]](#)，我更加清楚地想到这件事情。那将成为一种多么好的作品呵。[\[9\]](#) 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10\]](#)。但，并不是我所要的东西。

家里都是病人：朵利克、小达尼齐卡[\[11\]](#)和沙夏。爱斯特尔纳尔男爵[\[12\]](#)向我问好。我的一段论文被歪曲了，还接到谩骂的信[\[13\]](#)。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要到莫斯科去。

要写下来的是——

（一）已经忘记了。但今天想到了关于上帝和信仰的重要事情。

（二）倘使时间是流动的，那就该有停顿着的某种东西。我的“自我”的意识就是这种东西。倘使在空间有物体，那就在空间以外也该存在着某种东西。这也是我们的意识。

(三) 在物质界，一切东西都互相吸引。在精神界亦如此。

昨天和前天都曾试行骑马散心。但今天休息。此刻快到五点钟了。这就去散步。我非常清楚地感到：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但还活着，真是值得感谢。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到莫斯科去了。昨天，我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她，并对她说：把读本卖得那么贵是使人不愉快的。这样，她就明显地拒绝我，说是她自己手头已经什么都没有剩下。

医生来。大家都在害病。索尼亚出发。

[7]系指从语录集《一日一善》中选择一部分出来写《永生之道》。

[8]一个农人所写的作品，记录他自己在一个公爵家里所过的二十六年真实生活。

[9]这表现了托翁在艺术上的企图，但最终没有实现。

[10]俄罗斯著名作家。此时托翁正为《教化的泉源》一书找材料而阅读各种书籍。

[11]朵利克、小达尼齐卡二者俱为托翁的孙女。

[12]Baron d' Estournelles de Constant，一九一〇年二月来访问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法国国会首领。

[13]谩骂托翁所提倡的无抵抗主义。

二月十二日

从夜里开始，身体就很不好，胁腹作痛，焦躁、咳嗽，不能安眠。天气坏。刮风。稍微散了一会儿步。给布兰捷的《佛陀》写序文。不高明。好容易修改了一个分册，新编第十三分册。许多的来信，而且有好多是颇有兴趣的。回复了一些。睡午觉，没有外出。应该去吃饭了。心里很愉快。

来了一个曾在印刷所当过童工而后被驱逐的流浪儿，很可怜。夜里又写了六封信。喉头疼痛，但心情可真愉快。沙夏的病好了。

二月十三日

熟睡和深思。想着如下的事情：

（一）一睡觉，我就失去那醒觉着的自我的意识。当人到了死的时候，那由生命所产生的自我意识也会失掉吧。但就在睡觉的时候，意识作用也并没有消失。

死的时候也正相同。这种意识作用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能够知道。

我有这种念头。唔，好吧，我的灵魂呵，这种意识作用是不会死的。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一切时间空间的概念），还会再现的吧？但因为它记不起以前的“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的意识，已经和死同时消失了。死后，“我”已不存在，即是形成我的“我”的本源已不存在，所以已经没有了我。无论到什么时候也将没有，且不能够有。但要是这样，就会生出这种疑问：“那么，和诞生同时突然出现的我的‘我’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什么呢？这个我为什么是我呢？而且，又怎么能够是这个不可解地出现于时间之外，又同样不可解地并未消失于时间之外的我呢？

好吧，我是要死的。但为什么我死后的一切生活并不是我的生活呢？

在那儿，有什么东西存在着。但我不能够把它清楚地加以分析和说明。

（二）我还想到了关于我的记忆的丧失。我已经忘掉，或是将要忘掉，那形成着我，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切吧？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当诞生到世间来的时候所产生的东西；它没有存在过，以后也将不会存在，而现在却存在着的。

并且，这种我的生活——乃是我一个人的，的确是我的。但旁的一切生活，为什么不是我的呢？我已经通过爱而意识着这种事情。又弄得不清楚了。然而je m'entends（我懂得自己所要讲的事情）。

（三）人们把自己的怨恨和复仇心，建立在所谓法律的精神当中，因而也就是正义感当中。把自己的丑恶叫上帝去负担。这是多么错误的事情呵。

以上是我在早晨写下的。在附近散步。然后就写信。写成了一日间的[14]，但写得不好。没有到外面去。沙夏安静不下来，达尼齐卡害了麻疹。

[14]系指《永生之道》。以下同。

二月十四日

起床时很衰弱。沙夏和达尼齐卡依旧卧病在床。天气不好。精神不健旺。索尼亚寄来了愉快的好信。又写了一二日间的。但《分配的方法》没有搞得很好。

此刻是夜里十点钟。感到衰弱。

二月十五日

无事。

[补记]

睡懒觉。写信给希利耶科夫^[15]。一个工人跑来了，说是想要席地而坐，想要教人们都这么做。昨天跟布尔卡科夫做了一次有内容的谈话，谈论关于摆在他眼前的拒服兵役问题。读了几封不很有兴趣的信。坐在桌子跟前工作。

可以写下来的是——

我讨厌活下去，因为生活就是恶。生活之所以是恶，乃是因为我们人类过着不好的生活方式。倘若我们人类过着好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活就会变好，我也就不会讨厌活下去了吧。在所谓人们当中，我也在内。纵然我不能使得所有的人好好地过活——而自身却是能够这样做的。因此，纵然很少，却也可以把人们和自身的生活弄得好些。要是所有的人，都把这种想头，这种简直没有反驳之余地的正确想头，当作自己的东西，那就对于我，对于所有的人，生活都将要变好。而这一点，又特别可以确定这种想头。

又编了第十七日部分，但没有简单化。担心沙夏的病状，我很高兴自己在爱着她。但同时在对她另眼相看这一点，却使我觉得要责备

自己。写这种事情，自己也觉得可怕。可是，啊啊，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夜里也工作。脱离各种罪过的出路就是献身舍己。脱离各种恶的诱惑的出路就是对理性的信仰。对脱离虚伪的教训的吸取就是坚持对真理的信仰。

就寝。

[15]阿·莫·希利耶科夫，托翁的好朋友，写了好些关于托翁的文章。

二月十六日

还活着。但健康不好。沙夏好像渐渐地好起来了。索尼亚回来了。拙劣地编写了一日间的。没有回复完各方面的来信。衰弱。柴尔特科夫的文章很好。帕沙朵夫对柴尔特科夫的态度，倘照索尼亚的话做去，是不愉快的。[\[16\]](#)布兰捷来。对我的文章表示不满。[\[17\]](#)没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的人，要跟那些主要地被引进到这种利害关系的人打交道，是有些难受的。

[\[16\]](#)帕氏为托翁编辑，跟柴氏之间有夙怨，通过托翁新著《永生之道》的出版，被表现了出来。

[\[17\]](#)系指托翁为他所著的《佛陀》一书所写的序文。

二月十七日

还活着。

接到了基辅一个学生给我寄来的信，他劝我空手离开家庭。很受感动。健康好像还好。午前修改《佛陀》的序文，然后写回信。沙夏的病没有好转。要拿出勇气来。已经一点钟了。稍微散一会儿步就睡午觉。

夜里也工作。分类的办法依旧没有搞清楚。

二月十八日

直到快三点钟了还没有睡。今天从早晨起就写分册《生命》[\[18\]](#)。仍旧搞不清楚分类的办法。收到几封不很有兴趣的信。匆忙地将关于《佛陀》的文章多少修改了一些。[\[19\]](#)稍微散了一会儿步。沙夏的病好了。但依旧使人担心。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努力回想起来。现在快到十二点钟了。睡吧。

[\[18\]](#) 《永生之道》的分册。

[\[19\]](#) 系指布兰捷所著《佛陀》的序文。

二月十九日

这是就在就寝前很疲乏的时候写下的。拼命编写分册。骑马散心。米达夏^[20]来。不能够克服不良的情感。……访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好好地想了想关于个人生活的狂妄。不但关于个人生活，并且也好好地想了想关于被时间所束缚的、服务于万众生活的狂妄。这其中的幸福是我们所不知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我们只能服务于上帝。或是做那种时常和自己的真正幸福相一致的事情。那是幸福的，但应该为了自己所不能完成的高远目的而做它。此外就没有其他的道路。

[二月二十日。要是还活着的话。]^[21]

^[20]托家的老朋友。

^[21]托翁晚年的心情是：抓紧现在的每一刹那，不断地努力工作，但同时也不断地感到死亡的临近。结果，就常常在写完今天的日记后，预先写下明天的月日，并附注“要是还活着的话”这些字眼。

二月二十日

——沙夏是可爱的、美丽的，并且也是可怕的——不是她可怕，而是当我在心情不好的每一刹那所感到的。还活着。依旧为着分册而专心工作。搞完了第二十八分册。我喜爱《关于现在》。柴尔特科夫有信来。来了一个丹麦的犹太人^[22]，是一个颇为有趣的人物。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然后，戈尔登布拉特^[23]来。把写给颇塞^[24]的信修改了一些。就寝。

沙夏完全好了——很愉快。

[二月二十一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22]一个叫列文的犹太人。跟托翁谈丹麦的风土人情、文学及社会组织等，颇能引起托翁的兴趣。

^[23]一个陪审员，托翁嘱托他去参加对农民的审判。

^[24]当时彼得堡《为了万众的生活》杂志的主编。托翁写信给他，推荐布兰捷的《佛陀》。

二月二十一日

还活着。现在，快到十二点了。就寝。

收到几封好信。分册全部完成。[\[25\]](#)骑马散心。沙夏又不好了。思考关于救济的事情。夜晚是跟莫洛斯托夫[\[26\]](#)夫妇一同度过的。

[\[25\]](#)大致编完了全部《永生之道》。

[\[26\]](#)军人出身的卡赞县的地主，托翁的友人。

二月二十四日

二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空过了两天。一般地，身体的情况都不好。依旧是一种奇怪的、愁闷的心情。沙夏的病好了。记不清楚这几天内的事情。

二十二日。早晨，跟一个政治犯水手^[27]见面。给柴尔特科夫写信，寄到特利耶登奇去。觉得好像修改过给颇塞的信。从吃饭到夜晚都和莫洛斯托夫夫妇在一起。我依然还介意他人的想法。跟帕乌尔伊齐^[28]一同到特利耶登奇去。

二十三日。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会费列^[29]。觉得好像修改了写给颇塞的信，还写了几封信。到欧夫夏尼科沃去。夜里，写完了给颇塞的信。读关于*Barricade*^[30]的文章。写给列爱尔^[31]的信和关于马萨里克的文章。脚痛。

今天，二十四日。所有的信都写得很漂亮。写完了给颇塞的信。又写了好几封。健康不好，但要坚持。现在是四点钟。

夜里，读有关布乌尔捷^[32]的文章，写信给卡尔白林^[33]。

^[27]一个埋名隐姓的社会主义者。

^[28]托家的马夫。

^[29]托家的马厩看守人。

^[30]法国作家颇尔·布乌尔捷当时新作的戏曲。

^[31]爱利亚斯·列爱尔，专门研究宗教道德的奥地利作家。

[\[32\]](#)见本章注30。

[\[33\]](#)伊·达·卡尔白林·卡明斯基，俄罗斯文学家。托翁著作的法语译者。

二月二十五日

无法安睡。是一种可怕的状态——完全跟没有睡醒的孩子一个样。早晨起床。散步。跟一个酒鬼认真地谈话，据他告诉我说，他已经瞒着老婆把一切都一股脑儿喝进肚子里去了。整天D'une humeur de chien（心情非常恶劣）。写了一篇题为《哈特英卡》的故事，但写得非常坏。在床上写回信给梅里尼科夫^[34]。

白天没有外出。夜里念哲学书。朵香劝我写了一封信给捷克人^[35]。已经十一点钟。睡吧。

^[34]一个小学生。

^[35]写给捷克的卡尔·依欧那希，论述哲学问题。

二月二十六日

觉得身体非常衰弱。什么也不能吃。准备死吧。但，很不好过。不能够平心静气。修改《上帝》这篇论文。写得不怎么好。但这种笔记还不坏。

早上，散步。一个犹太人说是要我把他介绍给任何一位文学家。我有点儿生气。直到吃饭的时候心里都还不舒服。

在笔记上加注。在梦中有两种感想、一个譬喻。但都没有能记录下来。

一整天没有碰到沙夏。睡午觉以后，心情稍觉良好。写东西吧。入浴。

二月二十七日

起床。精神很好。到外面散步。来了好几个哥萨克人。说是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让宗教的东西和世俗的东西相混合，在那儿就会有人们的幸福和建设云云。他们都很使人感动，是专程地跑来的。搞分册的工作——《上帝》《罪》《恶的诱惑》《迷信》——都不满意。

收到了柴尔特科夫及其他的人寄来的有趣味的信。

回信给《新俄国》杂志主持人和拉普辛^[36]。没有到外边去过。饭前稍微睡了一会儿午觉。这就去吃饭。

要写下来的是——

（一）睡眠完全跟死亡相同。即丧失了自己对于“自我”的意识之意。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存在？（这样写着，但现在还想起是什么意思。）

（二）我是没有的，存在的只是在我内心的东西。

^[36]不是拉普辛，而是洛克辛，是托翁记错了。一个读者。

二月二十八日

精神颇好地起床。长时间地散步。

写了几封信。送走了哥萨克们和水手，还有酒精中毒的小俄罗斯人夫妇。沙夏离开了病榻。坐雪车兜圈子。吃了一顿不常吃的早饭。

和列娜一同骑马兜圈子。夜晚在沙夏处觉得很愉快。读“*The autobiography of Supertramps*”[\[37\]](#)。英国人的恶劣谐谑。萧伯纳的序文也是同样的东西。

[\[37\]](#)即英国作家戴维斯（Davies William Henry，一八七一 — 一九四〇）所著的《流浪者自传》。

三月

М а р т

帮助我转换方向吧，
让我这个人走在后头，
只有上帝通过我而大踏步走。

三月一日

精神活泼地起床。有一些要记下来的感想，但现在没有时间记。稍微散了一会儿步。收到好几封有兴趣的信。诚恳地回复。难得的是，我在心里越发频繁地想：只有在上帝的跟前才会有生活。还想到关于死亡的事情。

修改《对于肉体的服务》，不高明。跟朵香一同到勃朵伊娃尼科夫沃村去。我担心也许伤风了。索尼亚身体不好。回来得迟。没有工夫睡午觉。去吃饭。

要记下来的感想是——

真正地醒觉的时候，也就是死的时候。我已经常常以真正醒觉的心情，感到了另一个更加现实的现实。

饭后读书。没有做旁的什么事。

三月二日

早晨起床。非常衰弱。写信。好容易着手修改分册。很疲乏，三点钟的时候睡午觉。骑马到科兹洛夫卡去。吃饭。雪斯托夫来了。并不是个很有趣的人。是个“文学家”，决不是哲学家。

难得的是：颇能记住只是一心一意地生活在上帝跟前这件事情。这使得我们的人间生活变得非常快乐。我感到，而且期待着这事情成为习惯。

此刻是十点钟。

沙夏完全恢复了健康，惦念着布尔卡科夫。[\[1\]](#)

[\[1\]](#)沙夏在患病期间把照顾她父亲的事情完全交给布氏，这里是还想要他继续下去之意。

三月三日

一切如常。多少好了些，但仍然衰弱。可是照旧拼命工作。修改分册，并不高明。写了一封非常没有意思的平凡的信。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走到远处。

要写下来的是——

有些人为自己而思索。后来，觉得那思想很新鲜，而且有必要，就把它传授给别人。别人又为要把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别人而思索。而且，当那些人把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别人的时候，尤其是当人们加以赞扬的时候，就以为自己的思想是真理。

去吃饭。没有好好地应酬从图拉来的年轻人。他说伊凡诺维娜没有给他工作，我本打算想个什么办法，可是回家后，累得要死，什么事也不能做。

三月五日（四日、五日）

昨天比任何时候都来得不好过。做了一点点事情。写了几封信。到玛丽亚·亚力山朵洛维娜的地方去过。从唐波夫来的安特列·达拉索夫^[2]是个了不起的农人，是个有智慧的、坚强的人物。又接到朵塞夫^[3]的信。夜里，戈尔登维则尔^[4]来。真可耻，我竟沉迷于赌博的输赢中。

今天稍好。写信，写第十分册。和安特列·达拉索夫同到特利耶登奇去，跟他及赛尔该·颇颇夫^[5]畅谈。夜晚，读有趣的小说《圣僧》。睡吧。

^[2]原为炮兵下级军官，生活还过得去，后因崇拜托翁，改变自己的生活，亲自参加劳动。

^[3]弗·费·朵塞夫（一八八六？— 一九一九），一个保加利亚人，托翁的同志，著有关于托翁的回忆录。

^[4]阿·波·戈尔登维则尔，莫斯科音乐学校教授，托翁好友，著有关于托翁的回忆录。

^[5]原为彼得堡的中学生。约有十年之久，始终为托翁的忠实信徒。

三月六日

起床时，精神要比昨天来得好。散步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就看信。其中有一个人曾经是革命家，他的自白，叫我非常高兴和感动。我了解：终于结了可喜的、真正可喜的果实。然后整理那部书的十二分册和十三分册^[6]。骑马，非常快活。但只骑了一会儿。饭前小睡。

斯达霍伊齐^[7]来了。这个人的政治学、奢侈和准贵族主义，跟我完全联不起来。就寝。

斯霍登和布尔卡科夫走了。^[8]

安特列·达拉索夫和赛尔该·颇颇夫是小有不同，而斯达霍伊齐却相差太远了。

^[6]《永生之道》的第十二和十三分册。

^[7]托翁老友，为当时参事院之一员。

^[8]到莫斯科去。

三月八日（七日、八日）

昨天好像写过两封信。和朵香一块儿骑马散心。读亚力山多拉·安德烈维娜^[9]的笔记，大受感动。

第一，就是由她的美好的回忆所受到的感动。

第二，就是清晰地意识到了如下的事情的苦痛，即，可怜的她，不能不 *et tout le tremblement*（全身发抖）相信赎罪。因为倘若不相信，那就不能不责难自己的全部生活，而且倘若想要做个基督徒，跟上帝的精神相通，那就不能不改变全部生活。非宗教的人们，就是没有信仰，也能够生活。因此，也就没有糊里糊涂的信仰。但她，信仰是必要的。而正确的信仰，却显出了她的罪证。于是，当她信从的时候，就信从了一种糊里糊涂的信仰。

第三，就是让我体会到这种意识，即：只是在自己信仰的外表裱了一层纸，要想以此责难他人，那是怎样的脆弱而没有根基的东西。她实实在在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自然也就实实在在地、决然地责难着其他。

第四，就是这使我感觉到：关于他人的信仰，我是怎样地时常理解得不正确，而且注意得不够。

夜里，跟斯达霍伊齐谈话。我指出了他的奢侈。但要把他从贵族主义、艺术趣味、正教等所组成的信念里拉出来，恐怕不可能吧。然而那是个可爱的人。

今天比前几天更加精神活泼地起床。收到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农民写的，实在是一封好信。然后修改分册，《对于刑罚的妄信》。

帕沙朵夫和可爱的尼古拉爱夫来。

赛尔该·颇颇夫和安特列·达拉索夫归来了。

我感到神经疲乏。无论在朗读《佛陀》还是跟达拉索夫作别的时候，都想要哭泣。柴尔特科夫寄来很好的长信。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睡了很短时间的午觉。去吃饭。

夜里，把自己写给亚力山多拉·安德烈维娜的信重读一遍，颇受感动。在信里，我写着人生只是劳苦、斗争、过失——对于这一点，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跟帕沙朵夫决定出版的事情。[\[10\]](#)

[\[9\]](#)托翁的伯母。几乎终身都作为一个宫嫔在宫廷里过生活。

[\[10\]](#)决定出版伯母的书信集的意思。

三月九日

起来得非常早。考虑着寄给日本人的信[\[11\]](#)。

收到几封信。一万五千卢布的事情应该决定下来。[\[12\]](#)

骑马。写完了十五分册[\[13\]](#)。非常激动地想起了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要把它怎样表达出来。只有加强真理和为真理服务的念头。

要写下来的是——

关于睡梦中的不道德性……

夜晚，跟左西亚·斯达霍伊齐和布兰捷在一起，不大有兴趣。但跟帕沙朵夫谈得很好。把五种分册交给他付印。

[\[11\]](#) 东京附近地区的一个基督教牧师。

[\[12\]](#) 有一个托翁的同志，叫希马诺夫斯基的，有着一万五千卢布的款项，要应用到有益的事业上面去，曾请教过托翁。

[\[13\]](#) 《永生之道》的第十五分册。

三月十日

照旧很早起床。会到了达尼亚夫妻。接到几封信。其中有一封很可怕，是一个青年寄来的，他为试验自己的成熟程度，想要杀死一个老头子。把第十六分册稍微写了一点儿。柴尔特科夫也来了信。写了给日本人的回信，关于基督教文明的恐怖的信，以及一万五千卢布问题的回信。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睡吧。

吃饭、象棋、闲话、纸牌、留声机。我觉得非常可耻，而且讨厌。再不要让那些事情翻来覆去了。读书吧。

三月十一日

非常早，而且精神很好地起床。在很好的天气里散步。来了五个以各种事情相托的人。有一个非常可怜。但我是跟他谈过话之后，才觉得他可怜的。倘若对所有的人都跟对沙夏一样，那就将要觉得谁都可怜吧。

可以写下来的是——

（一）关于梦。我能够比较理解生和醒觉之相似，还要更清楚地去理解那被认为相似的梦和死。当我睡醒的时候，我就跟那比做梦的时候，比诞生的时候，还要清楚得多，还要活动得多的意识相接近。

并且正如几乎完全记不起诞生以前的事情（？）一般，我在梦中所见的事物，也只能记起极少的部分罢了。每天睡觉的时候，我就会失去记忆，而当死亡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有相似之点，只是在于当死亡的时候简直不能够有意识，而在梦中却具有低微的意识：这是难以置信的）。我失去意识，而在这种丧失当中，不但没有什么坏的事情，并且常常是心甘情愿的。因为那时常是一种休息，一种走向更好的生活的准备。（不能好好地作结论。）累了。

（二）革命在我们俄国民众中间招来了一种结果，那就是使得民众突然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的不合理。这是穿新衣服的国王的童话。

革命乃是个告知了实在的事情，即皆知国王并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

在民众当中，表现出了自己所忍受的不合理的自觉，并且民众还用各种不同的姿态来对付这种不合理（可惜的是：他们大部分都用敌意来对付）。而所有的民众都已经理解了这一点。要压抑这种意识，已经不可能。而我们的政府越是努力想要压抑这种对于极端不合理的不可抹杀的意识，越是会扩大这种不合理，并且越发会煽起对于它的敌意。

坐在桌子跟前写信，做事。

精神并不见得真正的好。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只写了信。骑马散心。夜里的事情记不起来了。是的，读了那封写给亚力山多拉·安德烈维娜的信。

三月十二日

完全失去健康。一直睡到十点钟。收到几封信。把写给日本人的信稍加修改，但并没有写好。后来又睡。夜里，读信。大受感动。婆罗门教的书籍真好，唤起了我各种的思想。

（一）对于上帝的认知是多么重要。而我们不但没有把给予我们的东西正当地加以评价，而且跟这相混合的各种虚妄的结果，又怎样轻易地放弃着它？

（二）对于文明的反动，是怎样地在宗教——婆罗门教、卓罗亚斯达教、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中发生的呢？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宗教意识，对生活之实际的改良，存在于反对的关系上面的缘故。

在现代，那种无论在时间空间方面都没有始也没有终的物质世界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愚蠢的领域。

又把我给亚力山多拉·安德烈维娜的信重读了一遍。

三月十三日

健康好转。又写信给日本人。没有好好地思索过就加以口述，这是错误的。[\[14\]](#)修改过了，但还很难说是完成了。推敲分册《努力》。

到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那儿去。回来之后睡午觉。依旧还是很健康。去吃饭。

[\[14\]](#)似乎开头是由沙夏笔录的。

三月十七日

空过了三天。今天已经是第四日——三月十七日的午后四点钟。

身体一直很坏。写给日本人的信、《教化的泉源》的序文，十四日还写了第十九分册[\[15\]](#)，等等，但都搞不好。亚力山朵洛伊齐·斯达霍伊齐来。心情始终黯淡。

昨天，难得的是：想起了对最重要的东西的自己的态度。这是在我眼前摆着的工作材料，我沉重地感到压迫。马洛齐尼科夫[\[16\]](#)被捕了。可爱的白列欧支尼科夫[\[17\]](#)来。给柴尔特科夫写信。如今又在写序文。

马洛齐尼科夫会来信的吧。序文好像比以前好些了。但《教化的泉源》的一切工作，对于我都变成了苦事。总觉得仿佛有着书呆子气和独断主义。怪讨厌的。有两种性质相同的东西使我有着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读亚力山多拉·安德烈维娜的信和读列斯科夫[\[18\]](#)的作品。

要写下来的话好像很多——

（一）要是有一人对于现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们生活稍微知道一点儿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说出如下的话：“那里的人们，所造成的世界是这么一回事：大部分人，即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断地继续着体力劳动，而且生活在痛苦的贫困当中；而另一部分人，即百

分之一，却生活在怠惰和奢侈里面。要是另外的百分之一，有着自己的宗教、科学、艺术的话，那么，那些宗教、科学、艺术，应该是怎样的东西呢？我以为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邪恶的宗教、科学、艺术。”

（二）爱那讨厌的、自信太过的、愚蠢的人，是多么困难呵。这实在是困难的，然而是不不得已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就有了被规定的工作。

（三）倘若你把那简直不是他所能想象得到的好东西给予一个人。可是，那个人还是要说不好或是少了吧？你把布拿给女人，她会说厚了；当你给她薄的，她又会说要你多给一些。是呀，你，愚蠢的人呵，如果不叫你起来，你就还继续睡着，现在所看见所知道的东西，一切都还看不见不知道吧？你的工作就是：最好地利用你所得到的东西。可是你还是要说一声：“不好。”

（四）（三月十五日记）为要理解任何一种物体，你就应该知道：它的起源、它发生的原因及对其他物体的影响。一切物体的起源及其发生的原因，都被隐藏在无限的时间当中。同样地，那种物体对于别的物体的影响，也是不能够加以限制的。因为所有的物体都可以分裂到无限小，也可以增加到无限大的缘故。这样，一种物体的起源、原因及对于别的物体的影响，我们都不能够知道和理解。

不光是我的八十岁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星球——地球——的存在时间，纵然再有十亿年，也不过是无限时间当中的无限小的瞬间罢了。于是，我、大地及这世界的一切东西的发生原因，对于我们，都是不可解的。我的身体、大地及别的无论什么，对于空间里面的物体的关系，都同样地在无限的世界当中，纵然并非沙粒，却都是不足轻

重的东西。这种时间及空间里面的物体之无限性，并不可惊。可惊的，乃是人们的愚昧，他们仿佛认为物质现象容易理解，而且不必认识什么精神的东西，就可以把人生加以说明。

（五）对于农人，人生首先就是劳动。它不光是对于自己，而且对家族及其他的人来说，也能够给予继续生活下去的可能性。对于知识分子，人生乃是：在他们的环境里被认为重要的知识和艺术的占有，而且使用这种知识去利用农人的劳动所得。怎么能够说：农人对人生及其各种问题的理解，是不合理的，而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理解却是合理的呢？

（六）上帝是造物主，上帝是婆罗贺摩天、毗湿奴（Vishnu）、湿婆^[19]，上帝是朱庇特（Jupiter），上帝是基督，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要断然推翻的胡思乱想。我们非把这种胡思乱想推翻不可。但我们并没有想起：真正的上帝的观念、万物的精神泉源的观念，乃是非常伟大的、不可缺少的观念。倘使没有世间伟大贤哲之思索的努力，而慢慢地启示于人们的话，那么我们就决不会想到它。这是人类的巨大足迹。但我们正在想象：只要有着无线电、飞机和电气，就是没有那种观念也行的。不用说，那也行吧。

可是，那只是动物罢了，并不是人。如今，在纽约、伦敦、巴黎的三十层楼房屋里面，我们正在过着那种生活方式。

^[15]《永生之道》的第十九分册《虚荣》。

^[16]托翁的同志，是个铁匠。为宣传实行托翁的主张，曾两次被捕入狱。

^[17]是个铁匠。在崇奉托翁的学说以前是个主张使用暴力的热心的革命家。

^[18]一个文学家。晚年的思想和托翁很相近。

^[19]这些都是印度佛教最高神祇的名称。

三月十九日

昨天没有写日记。健康渐渐地变坏。可是，难得的是：善的生活。昨天另外没有什么可写的记忆。照旧修改序文和信，寄信给日本人——不高明的信。读波良斯基^[20]的信。作拒绝的答复是痛苦的。到普洛科菲那边去。我已经能够采取更加柔和的态度。不断地想着关于人们和人们的审判，而不是关于上帝和上帝的审判。^[21]夜里读书。

今天一早起床。睡眠不足。天气非常好。散步。鼻炎、咳嗽、伤风、胃弱。再修改序文。读了自己写给印度人的信，非常惬意；而写给日本人的，却觉得可厌。但，由它去吧，因为这对于我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写信给谷塞夫。听说他的住宅被搜查过。好像没有什么可记的事情了。

^[20]波氏为托翁的一个知己的儿子，把自己的作品寄来，要托翁介绍出版。

^[21]有一个农人被控以盗马罪，被判决监禁三个月。他来找托翁，说是冤枉，那马是向普洛科菲买的（普氏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乡村学校的教师），要托翁写信到法院去加以证明。托翁乃为此访普氏，调查真相。但后来发觉他们双方说的话颇有矛盾，最终拒绝替他写信。

三月二十一日（二十日、二十一日）

昨天身体非常不好。伤风。咳嗽。发热。完全不想吃东西。我想，这也许是死的通知。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苦痛。这么一想，心情却变好了。没有到外边去。写信，修改笔记。夜里健康情况更加不好。

今天也是一样。早晨很痛苦，但一会儿就渐渐地好起来了。又做事情。接着读有兴趣的信。然后读爱尔纳费尔特^[22]的著作。我对他的戏剧不很有兴趣。

现在是十点钟。仿佛好了很多了。沙夏又病了，但并不严重。我的心情非常好。能够清清楚楚地想事情，这是很难得的。我想把所想到的写下来，但不写也好。

达尼亚很可爱，我十分喜欢她。

[三月二十二日。要是还活着，就得写。]

^[22]阿·阿·爱尔纳费尔特（一八六一 — 一九三三），芬兰作家。

三月二十二日

无事。

[补记]

还活着。不但如此，而且咳嗽也变得很轻微了，但肠胃还是不行。信都是没有意思的。稍微看了一些分册的校样。我不喜欢看校样。帕沙朵夫来。

一直睡到现在。吃饭去吧。有些话要写下来的。

三月二十三日

身体好了。收到好几封信。看分册校样的工作是非常无聊的。写了关于自杀问题的摘记，但也不惬意。打算给特利耶登奇的人们写剧本。[\[23\]](#)

去吃饭。来了会打小鼓的非常可爱的吹鼓手。

[\[23\]](#)特利耶登奇地方的青年俱乐部想要演些有趣味的戏给老百姓看，就请托翁给他们写剧本。托翁答应了，决心要写，连题目都有了，但可惜最终没有写成。

三月二十四日

吹鼓手的音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今天精神很好地起床。但依旧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很满足。对分类方法不满意。想要努力避免。回复了几封有兴趣的信。着手写了一点儿序文^[24]。

想要为德莫齐卡写剧本。但没有内心的要求。到底搞不成吧，没有必要。

马洛齐尼科夫来了一封叙说牢狱的可怕详情的信，很使人感动。仍然没有空间时间把心里所想的事情写下来。

^[24] 《永生之道》的序文。

三月二十五日

散步到很远的地方。碰到朵那爱夫^[25]。心里很悲哀。涌起了各种思想。

但我没有力量去加以表现，也找不到表现的形式。读了柯罗连科^[26]的关于死刑的强有力的论文。骑马散心。晚间玩牌。但心里很沉闷。应该停止。睡吧。

^[25]托翁的同志和老友。

^[26]与托翁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

三月二十六日

积存着不少要写下来的感想。现在只是把非常重要的两点写下来。这是最近才想到的。

（一）要救人类，只有不给予暴力才可能。连不纳税都不行。他们要来强抢的。但不做暴徒，常常是能够办到的。这不是我的想法，是布里金的卓见。

（二）我自己的想法。年轻的时候，为自己的罪恶而感到苦痛，渴望着自己——自己的有机体的幸福；上了年纪，正如我现在所痛感着的一般，就为共同的罪恶而感到苦痛，渴望着共同的——全人类的有机体的幸福。

散了一个多钟头步。非常好。把序文加以改正。吃早饭去吧。收到一封动人的信，写着关于基督的事情，是一个牧师写来的。夜里，读柯罗连科的论文，真的写得好。不能不放声一哭。写信给柯罗连科。

三月二十七日

早晨醒来，把写给柯罗连科的信加以推敲，并将序文改正了两个地方。出外散步。

读信或是写信。另外什么也不能做。衰弱。虽然什么也不能做，但心情很好。睡午觉。现在是五点钟。想要把还没有写下来的东西写在日记里面。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两项感想，记得两者对自己都很重要。我相信能够想得起来，就把它很简单地写下了。

是这样写的：

（一）世界是什么？

（二）让意识跟个别的有机体相结合。

第二项是记得的，但第一项反复地读来读去也想不起来。

（一）为什么我的舌头、我的脚跟、我的肺，联结着我唯一的肉体？

那并不是依据亲近的程度。我的排泄物要比我的皮肤来得亲近。但那并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我的身体的皮肤、耳朵、脚跟、细胞等，却是我的一部分。这一切都依据我的认识而被结合为一。但这宇宙并不能依据认识而被结合。具有对地球、火星、太阳的认识和具有时

间、空间观念的我，是可以认识其他许多并不认为是被结合为一的事物的。

关于这一问题，是曾有过什么感想的，但已经忘记了。

（二）是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是什么。

（三）我忘记了一切没有意义的事情。在我的内部正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责难的内心活动（完全占有着我的精神力量的巨大努力）的现在，真是一种不得已的事情。

（四）信仰？所谓信仰是什么？所谓信仰就是人类全部生活都建立在这上面的精神立脚点。那是给人类以据点，因而有着活动的可能性的东西。肉体的存在也是建立在这上面的。为要立脚在这上面，对于一条虫，有毛发就行；对于蜂儿，有花朵或是叶子就行；对于鸟儿，有树枝就行；对于栗鼠，有木节就行；对于熊，有树木就行。人类，对于信仰也正相同。对于某一个人为圣像，对于另一个人为神秘体，对于第三个人为预言者，对于第四个人为入格的神，对于第五个人……一切都根据那个人的心灵和理性的要求程度如何而决定。

（五）在精神界，是比物质界还要来得复杂的。

（六）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七）你惦念人们的事情，而上帝却惦念你的事情。

（八）对于肉体是满足，对于灵魂是幸福。满足和幸福互相一致的事情是不多的。

三月二十八日

昨夜读书。什么都没有吃。今天八时起床。在散步的归途中，觉得身体非常衰弱。呆滞地写了两三封回信之后，又着手修改那篇序文。还开始写关于自杀问题的文章。我觉得这将成为一件重要的工作。骑马散心。此刻才回来。睡吧。

很衰弱，但没有像以前般的厉害。在我内心里面，成熟了的、要求着表白的东西，果然就这样最终不能发表了吗？大概，不，一定会有好东西要出来的。

三月三十日

两天过去了。昨天（二十九日）早上散步的时候，碰到斯特拉霍夫^[27]，还碰到马萨里克。两个都是痛快的人。马萨里克尤其是这样。二十八日斯达霍伊齐夫妻来。颇为无聊。他在精神方面恐怕已经变得跟我没有联系了。昨天和马萨里克畅谈两次。到欧夫夏尼科沃去。快速地写喜剧。也许写得成。马萨里克是个教授。但相信人格的神，相信人格不灭。

今天是三十日。更加衰弱。虽然如此，但还是去散步。碰到可爱的颇夏。除写信外什么都不能做。连信也写得不多。骑马到特利耶登奇。夜里无事。就寝。十二点钟了。

^[27]弗·阿·斯特拉霍夫，托翁的挚友和同志，是个哲学家。

三月三十一日

身体依旧很衰弱。但并不感到无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心里很难过，但精神还好。凭着经验，我晓得了：喜欢——与其说是喜欢还不如说是幸福，即精神工作的幸福，该有多大呵。唯有此刻我才开始，而且异常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经成功地从世俗的荣誉当中解放出来。倘使不为所有不足为训的事情，即为人们所诽谤的事情，如喝酒、玩牌、过奢侈的生活——这些事情所扰乱，那就一定可以体验到那种屹立不动的自由罢。我想，这是不会错的。

今天睡得很好。把酒坛碰翻，打坏了，揩揩，收拾收拾，人都搞累了。休息一番。

死亡走来了。渐渐地走来也不坏。柴尔特科夫也不会加以责难吧。毫无成见地站在漠不开心的场所，既不愿意，也不害怕生和死。

服务，是件好事情。

尤其来得好的，就是：当自己看不见忘我的服务结果，但自己内心意识到它，而知道它存在着的时候。

早晨散步。有一个已经做了革命家的农民从帕宁地方来到我处。他的父亲也在一起。两个人都坐过牢，都知道我。但对于他们我之所以成为必要，却只是由于他们在我的内心所看到的革命的要素。送他

们书。我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态度不好。无论怎样，我并不企求世俗的荣誉，这是可以明白的。革命家向我要钱。这是一件苦痛的事情。后来，我就开始写剧本，但没有写得好。

来了一个芬兰新闻记者。领他到屋子里，热心地谈到了各种事情。很好。后来，白兰基拿着马洛齐尼科夫的信跑来了。我呆呆地张着嘴，拜托回家去的鲁伊则夫斯卡雅^[28]。

然后读书，睡午觉。索尼娅要到莫斯科去。沙夏也要到图拉的演奏会去。到饭厅里去吃饭。

帮助我转换方向吧，让我这个人走在后头，只有上帝通过我而大踏步走。

大致有两项感想要写下来，但此刻没有空闲的时间。

^[28]这是托翁的一个亲戚。她要到莫斯科去，托翁托她转达她哥哥，设法照料狱中的马氏。

四月

А п р е л ь

理解自己的渺小，
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

四月一日

昨天德莫齐卡来。对我谈起赛美诺夫^[1]的小说。非常好。我把赛美诺夫的作品拿了来耽读终宵，实在好！从昨晚起，身体就很衰弱，今早更糟。什么事都不能做，心头很沉重。可是，对自己抱着非常的反感，而觉得自己非常丑陋，这是好的。

要写下来的是——

（一）物体和空间、时间和运动这些东西，把我及一切有生之物，从完全的神区别开来。怎么能够把上帝想象为个人的存在、被划分了的存在、为时间空间所束缚的存在呢？

（二）在我们的内部都存在着两种“自我”。具有肉体的自我，就是肉体 and 自觉的结合体，也就是肉体的生命，以及只有自觉的自我，也就是精神的生命——这两种自我。在儿童方面，可以发现精神的生命，同时，没有加上智慧和智慧的各种诱惑，可以发现完全纯洁的姿态。因此，它也就特别美丽。

此刻是九点钟，坐在桌子跟前喝咖啡和写信。

^[1]赛·特·赛美诺夫（一八六八 — 一九二二），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托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四月三日

两天没有写日记了。

四月一日做了怎样的事情，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衰弱得厉害，没有做什么工作。昨天也同样。除开写了几封不很有意思的回信外，什么也没有做。今天也同样。睡得很好。但身体越来越衰弱了。

已经六点钟，到此刻才起床。来了许多信。回了其中的好几封。从早上起，就想要写下关于自己的葬仪的事情，还有关于要在那时候诵读的东西。可惜没有写下来。越发频繁地感到死亡的来临。

无疑地，我的生活，而且恐怕所有的人的生活，都跟着年龄的增加，而越发变成精神的东西。在全人类的生活上也进行着同样的事情。所有的人的全部生活的意义及本质也都在里面。因此，我的生活意义，也只有存在于这种精神化当中。意识到这种事情，而且做着这种事情，你就将会知道并继续完成自己所被赋予的天命。因为自己生活的精神化，纵然很少，也将有助于一般的精神化的完成。

在散步的时候，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清楚地感知到这件事情。现在是衰弱不堪。眼睛睁不开，连动一动也觉得累。

四月四日

起床。精神很好。到外面散步。早晨及散步的时候，都能够好好地思索。

早晨，想到这样的事情——

（一）二者当中只有一种——是让当前的、外在的物质条件，去引导自己的行动，而只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感到恐惧、希望和不断地失败，苦恼呢？还是只由于精神本源而生活，让灵魂去引导自己的行动，不晓得有什么恐怖、幻灭、失败、苦恼，而生活于精神本源法则的爱当中呢？——二者必居其一。

生活，只能是其中的一种，不能贯通全部。生活，只有在精神本源克服了物质本源时，才成为生活。只有在这种胜利当中，才会有生活。（乱七八糟，但在脑子里是蛮有条理的。）

（二）对上帝的爱和对上帝的意识，正如同大地对大地的吸力和重心一样。巨大的重心的吸力也是无限的。对于邻人和动物的爱，正跟在全吸力的互相关系里面的物体间的吸力相同。我们正确地认识上帝，正跟认识吸力完全相同。正如依据吸力的法则而知道吸力，我们知道上帝的场合，也是依据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即是依据爱的法则，对上帝的爱的法则，正跟对将其基础安置在重心上面的全部物体的吸力法则相同；个别物体间的吸力法则，则跟对个别生物的爱

法则相同。并且，正如我们之不知道全部重心是什么，甚至不能加以想象一般地，我们也不能够知道上帝，甚至于不能加以想象。可是，难于捉摸的重心无疑是存在着，与此相同，上帝的存在，也是无疑的。

对吸力的朴素的思索，只是上和下。想到更高一层，则地球有吸力。再高一层，则太阳吸引地球。太阳自己也被什么东西所吸引。等等。对上帝的思索也是一样。对上帝的最是朴素的思索，就是偶像。更高一层，就是基督、佛陀，等等。再高的，就是人格的神。但前者和后者，对于人类，都是不能达到的东西。前者和后者，作为观念和事实，都是难于避免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四月五日

精神活泼地起床。去迎接索尼亚。在床上写作总算已经能够写得不坏，后来还收到好几封信。修改“十月”部分。重读《教化的源泉》和《永生之道》第十九、二十分册。喜剧没有写得好。夜里也做事。沙夏依旧害病。就寝。

理解自己的渺小，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数十亿人其中的一个，数百千万亿动物当中的一只，跟天狼星及其他相比较，自己的住所真等于沙粒；跟数百千万亿世纪相比较，自己的生存时间，真等于一瞬——能够这样地想，那就很好。

唯一的意义，就是：你是个劳动者。被指定的工作写在你的理性和灵魂当中。它被那跟你一样存在着的优秀的人们明白易解地表现着。对完成了被指定的工作，马上就在你的内心有着确实的报酬。但你的工作及其成就，究竟具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不许你知道，也没有知道那种事情的必要的。这样你就很幸福。

此外，你还希望什么呢？

四月七日

昨天没有写日记。昨天起来得很早。收到很少的几封信，作复。不想写什么新的东西。Et je m'en trouve bein（而我的心情很好）。

和朵香一同骑马走得很远，非常愉快。简直是个不晓得怎么说才好的愉快的春天。虽是常事，却简直使人不能相信。这种美丽，果真是凭空生出来的吗？

夜晚，塞略且来。我已经能够了解塞略且的心情了——我也很高兴。德莫齐卡、布尔卡科夫、小塞尔更科来。回复格拉朵夫斯基的信。

还有今天——

送米海尔·塞尔该维齐^[2]和塞略且上马车。然后收到很少的信。沙夏在睡着。和朵香在森林当中骑马兜圈子。着手修改分册，还是不知道究竟标上什么题目好。后来，跟菲洛索霍夫^[3]谈话。完全是个没有感觉的人。接到一个农人的信，很好。一个半疯痴的姑娘来访。

对啦，忘记了。昨天曾经有过两个农民来访。一个来自尼则哥洛特，另一个来自爱卡特里诺斯拉乌。两个人都是特地从远方跑来求助的。

不是自己的意志，只是为要完成上帝的意志而生活。多么自由呵！而我已经开始经验那种自由。无论对诞生，对生存，对死亡，都是这样。怎能不感谢呢？

现在是十点钟。我想：从此刻起，还要做写作分册的准备。已经进展到第二十五分册。

[2]即米海尔·赛尔该维齐·斯霍登，托翁女儿达尼亚的丈夫。

[3]作家菲洛索霍夫的弟弟。一九一〇年曾当任国际和平联盟俄国支部的副会长。承认战争和军队有存在之必要，很引起托翁的不满。

四月八、九日

昨天什么记忆也没有。修改《关于生命的思想》[\[4\]](#)。写了几封信，但都很拙劣。什么也不想做。和朵香骑马散心。很难过，心情恶劣。

今天也是同样。沙夏的病状不好，她已经决定迁地疗养，到克里米亚去。

要记下来的是——

（一）“你是帝王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奴仆。”

（二）在我的生活上最苦痛的条件之一，就是我正生活在奢侈当中。所有的人，都为我的奢侈而继续浪费，给我以不必要的东西，我要是退还他们，他们就要生气。然而，各方面又向我乞求各种物品。我不能不体味着不愉快的情感，加以拒绝。并且，我还撒谎，说是很痛苦。不错，痛苦乃是事实。但那是因为我是个坏人。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也好。非常之好。整天d'une humeur de chien（心情非常恶劣）。总之，我以为：唯有上帝的赞赏，才是必要的。

[\[4\]](#)即《永生之道》的分册《生命》。

四月十日

心情依旧非常不好。不能考虑任何独立的工作。修改关于生命的思想。会到尼古拉爱夫。帕沙朵夫送来了校样。沙夏要动身了。[\[5\]](#)很难过。好好地谈了一次。两个人都哭了。

要记下来的是——

（一）在对旁人生气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是否因为自己不好。在对动物生气的时候，十之八九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心中有不好之处。在对物品生气的时候，因为一切都在你自己的内心当中，要知道应该很仔细地察看自己。

（二）难得的是，我已经惯于独自祈祷。但我还不能习惯于在最必要时，即和人们在一起的时候祈祷。跟人们相对的场所，无论跟怎样的人打交道的场合，你都要倾注全力，对自己这么说：“上帝呵，请赐我以力量吧，让我能够以四海皆兄弟的爱跟这个男人（或是这个妇女）相处！”并努力养成习惯。

（三）把财产给孩子们，我是犯了多大的罪过呵。使得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害处。这，如今已经清清楚楚地懂得了。

[\[5\]](#)到克里米亚去疗养。

四月十一日

一切如常。除写信外什么工作都没有做。信也都是无聊的。非常想做工作。

跟沙夏畅谈。布尔卡科夫把信弄掉了。那是非常好的信。但没有经过什么抑制，就已经不以此为可惜，这是可喜的。对于前来求助的农妇们采取了不好的态度。因为没有想起祈祷的心情之故。

要记下来的是——

（一）虚荣的恶魔竟老奸巨猾到了这种程度，即：当你完全由衷地开始批判自己、反省自身一切丑恶的时候，那恶魔就向你悄悄地说话了：“喂，看吧，你实在是个好人呵。你完全跟旁的人们不相同呵。你很谦虚，你在责难自己。你实在是个好人呵。”

（二）在宗教的名义下面，我们被教以关于上帝及其法则的、某种确切的、一定的记述。结果，我们对那并非记载在书本上而是记载在我们心中的、虽然不可理解但无疑地存在着的上帝及其要求的认识，却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然而，只有在这种不可理解的上帝及被记载于我们心中的要求里面，才存在着宗教——唯一的真正的宗教。

（三）在跟人打交道的场合，对于融合为一的可能性之出现，应该只有感谢和喜悦之情。

（四）对于相信做任何事情都要合理的人，爱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五）在这世界上，一切都充满着矛盾；对于我们，用烟酒来麻醉自己，就被认为必要了。

四月十二日

早上两点钟。依然无力工作。接到了报告彼得罗济茨基^[6]死亡的信。有一件好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越发进步，对于旁人的责难可以不介意了。跟人谈话的时候，对对方也已经感到了大大的尊敬。我对能够这样地跟人们打交道的喜悦表示感谢。

午前写信，修改昨天所写的信。骑马散心。

没有吃饭。在那些为着让自己和家族好容易免于冻死和饿死而劳动着的人当中，想到自身生活的丑恶，觉得异常忧郁。昨天有十五个人来大吃面点，五六个用人，一边哼着歌儿，一边做菜，端菜，跑来跑去。使人感到非常可耻和苦痛。完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昨天也从打石头的人们旁边走过。感到像鞭打着似的苦痛。他们的贫困及对富人们的羡慕、憎恶，实在是一种难堪的苦痛！但跟我对于自身生活的羞耻相比较，究竟哪方面要苦痛些呢？——我不懂得。

^[6]一个受托翁感化，迁居高加索，实行过体力劳动生活的小学教师。

四月十三日

今天是四月十三日。五时起床。继续想着：要怎样出走？^[7]要干什么？到底不了解。想要写作品。但要停留在目前的生活里面来写什么东西，是很讨厌的。跟她^[8]商谈一番呢？出走呢？还是一点点地慢慢地改变呢？^[9]……我觉得：只有最后一种似乎还可能。但还是很苦痛！这恐怕，不一定可以顺利地实行罢。救救我吧，庄严地存在于我内心及所有生物内心的上帝呵，成了我所爱慕和祈祷的对象的上帝呵，赐给我力量吧。是的，我要爱。如今，我是在尽情地爱着，哭泣着。

^[7]正如大家所知，托翁因不满于自己的优裕生活环境，常欲出走。

^[8]系指托夫人。

^[9]想要把自己生活的外在的条件加以改变之意。

四月十四日

昨天真是苦痛^[10]。昨天曾到克尔诺生科娃和辛捷科夫^[11]的地方去。只是写了一封毫无意思的信，什么事也没有做。

骑马外出。很痛苦，但我不明白要怎样做才好。沙夏走了。我爱沙夏。但她对于我——不是在工作上，而是在精神方面，却不太够。戈尔登维则尔夫妇来给她送行。他弹钢琴。我软弱地“Kiss（亲吻）”了。^[12]

夜里身体很坏，精神方面也多少受了些影响。

起来得很迟。一个名叫波叔斯卡亚的女人来访，向我申诉，说是她丈夫由于加入新俄国共和党而被判罪。给欧尔斯费爱夫写了封介绍信。

今天，无论对来要饭的人，或是来请托的人，都能够始终一贯保持好的态度了。

到欧夫夏尼科沃去。读自己所写的书。我已经没有再行写作什么之必要。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我还想写，非常想写。

晚间，修改《关于生命的思想》。已经十二点钟了。睡罢。

心情依然不好。好生注意，坚强起来啊，列夫·托尔斯泰！

[四月十五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0]系指托翁自己在精神方面的矛盾冲突的苦恼。

[11]贫苦农妇和农民。

[12]此处所谓Kiss，乃是听琴声而不觉凄然泣下之意。

四月十五日

还活着——虽然精神并不好。可是，起床的时候，人却要比前天好得多。又是日常茶饭烦琐事情。来了好几个有所请托的人。我一面想起对于能够跟人们融合为一的欢悦的感谢之情，一面用很温和的态度接待所有的人。唯有那个喝醉了的女人是个例外，给我很不高兴地拒绝了。接到了好几封信。由萧伯纳寄来的，由和平协会寄来的。都没有意思。看校样。依旧什么也没有写。索洛马兴^[13]是非常愉快的人。夜里，有铁路工作者从沙马拉来。刚才有些发冷。写信给沙夏。

[四月十六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3]托翁的信徒，努力普及托翁被禁书籍的发行工作。

四月十六日

已经是应该起床的钟点了。还活着，还活着。起来得很迟。喝矿泉水。到梭洛夫^[14]的地方去。许多人在那儿。跟老人相对聊天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一看见他那神情，我的心里觉得异常不愉快。我想起了这是可能融合一致的、应该是值得感谢的事实。我自制着跟他谈话，满足了他的希望，结果，就变成了愉快的好心情。回家后，有一个从遥远的南方来的小学教师^[15]来访，是个极亲切的人物。修改《关于生命的思想》。接到好几封并没有多大意思的信。这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梅尼希科夫^[16]对我的批评使我觉得很不愉快。

跟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到特利耶登奇。跟他畅谈。夜里，读犹太传经的箴言。心情依旧不好。一个农民因为我拒绝施舍五个卢布就对我胡说八道地加以恶骂。这正如梅尼希科夫的讥刺态度一般，不，比那还要厉害地使我感到不愉快。

要写下来的是——

（一）想不起究竟是朵塞夫还是基辅的大学生，总之，他们曾经劝我放弃我所过的贵族生活。在他们看来，我所以还是过着这种生活，乃是因为我离不开甘美的饮食和骑马散心这一套——这很好。简直是开玩笑！

（二）当此信仰被歪曲，而学问是胡扯的时候，人怎么能够不自杀呢？从信仰到学问——那就是从火到焰。

（三）信仰之所以成为虚妄，乃是因为信徒古老却又想要维持新的生活方式的缘故。

把解释的话语加以罗列，乃是暧昧和无聊。没有什么用处。疲乏了——我已疲于活下去了。

还想写下一点儿什么。但不了解是什么，也没有必要。

[14]托翁的用人。梭洛夫的希望以及托翁不愉快的内情，俱不详。

[15]即华·白·马兹林氏，《托尔斯泰回忆记》的作者。

[16]米·欧·梅尼希科夫（一八五四 — 一九一八），曾经是托翁的挚友和同志，但后来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在报上发表对托翁充满敌意的嘲骂论文。

四月十七日

我总以为不能再坏了。但今天的心情比平常还要糟。艰苦奋斗下去吧。柴尔特科夫寄来了一封很好的信。还收到了中国进步集团的杂志。[\[17\]](#)很有趣味。什么地方都没有去。饭后，校订分册。全部都得更改。

另外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四月十八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7\]](#)这一天，托翁收到了一本中国进步青年所主办的杂志，名叫《寰球中国学报》（一九一〇年四月，上海出版），托翁读了其中好几篇论文。其中，《论中国文明》一篇，尤引起他的注意。该文中有“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一语，特别使托翁感到兴趣。据说，他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倘使我年轻些，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四月十九日

昨天也还活着，但什么也没有写。从现在起，开始写日记。

昨天，心情多少好了一些。午前修改分册《思想》和《生命》。不坏。到欧夫夏尼科沃去。夜里，看校样。今天，人很爽快。

昨天，来了个奇妙的访客。一个在警察局里做事、杀害革命家的暗探前来要求我的同情。并且，明显地，他还故意说僧侣们的坏话讨好我。不能够以人性，即依照上帝的法则，用爱和理性去对待无论怎样的人——也就是还不懂得要怎样做才能办到，这是非常苦痛的事情。今天，也有两个青年来教训我，并指摘我的罪过。一个要我使用炸弹，“实行斗争”，另外一个责难我为什么把直到一八八〇年为止的著作权让给家族。我还不能够亲切地、没有讥讽地对待他们。

昨天，关于爱，我说过有兴趣的话。

世人都将排他的独占的爱看成至高无上，而把真正的爱露骨地称作伪善。但在《关于生命的思想》当中，关于小说等的堕落的作用及一般地对排他的爱的不良的赞美，都应该触及到。

今天早上，来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个野蛮人，对于西欧文明，表示惊叹和感动。反之，一个印度人^[18]寄来了书和信，表示他理解到西欧文明的一切缺陷和不中用。

跟朵香骑马散心。已经五点钟了。在饭前，且小睡一会吧。

（一）对于别人的事情，你纵然不晓得那些人，也要加以批判。但关于自身，虽然知道许许多多的丑恶，却立刻就被忘记了。

（二）变更社会组织的运动，是要慢慢来的。那是要连续好几世纪的。例如那些并不以自己的境遇为可耻的一般富裕贵族，和那像今天来过般的那样自满的自由主义革命家们，在这两种人物还未灭亡的期间，那种运动大概是不会有的。

现在，留声机一开，人们都来了。人们在舞蹈。农民们也来了。那两个日本人回去了。一切都很好。睡吧。跟可爱的达尼亚作别。

[四月二十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8]即印度的甘地。

四月二十日

依旧还活着。起来得不很早。在嫩枞树下散步。蚂蚁在忙碌地劳动着。写了一点儿什么东西。那位对我显然没有好感的上校又来了。校正分册四种：《罪》《恶的诱惑》《迷信》和《虚荣》。不坏。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引得起兴趣的来信并不多。夜里，读甘地的《文明论》。非常好。

要写下来的是——

（一）真正进步的活动，是要经过好几世纪的。为要前进一步，整个世纪的死亡是必要的。如今，那些不以自己的财富为可耻的富裕的贵族阶级，那并非由于实际生活和意识之不一致所生的苦恼，而只是生活在作为职业的革命虚荣里面的革命家们，都不能不灭亡了。因此，第二个世纪，即对孩子们的教育，变成了怎样的重要啊。

（二）日本人把基督教当作文明的附属物之一而接受着。他们果真能够像现代欧洲人一般地，使基督教变成没有害处，且不会破坏他们从文明当中所获得的东西吗？

（三）大多数人都只是过着动物的生活。并且对于人世间的各种问题，只是盲从着社会的舆论。

（四）思想上的努力，正如可以长出大树的种子一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见的。但人类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化正发生于其中。

四月二十一日

很迟才无可奈何地从床上爬起来。来了一个农民，跟我讨论土地问题。我没有好好地接待他。那个女人又领了两个女孩来了。[\[19\]](#)尽可能地跟她好好地商谈了一番。读关于甘地的书。

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非给他写一封信不可。后来米夏[\[20\]](#)来过。跟着安特列夫[\[21\]](#)也来了。那并不是个很有趣味的人物，但具有着愉快而善良的态度。缺少真挚的地方。传来了关于沙夏身体不好的消息。我想马上写信到她那边去。夜里，读关于自杀问题的文章。有着异常强烈的印象。睡吧。

已经十二点钟了。没有什么要写下来的。

柴尔特科夫有信来。

[四月二十二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9\]](#)这个女人的两个女孩，由于受到丈夫酒精中毒的遗传，都有着不正常的性格，特来要求托翁设法加以矫正。

[\[20\]](#)托翁最小的儿子。

[\[21\]](#)象征主义派的小说家和戏曲家，是《死的舞蹈》和《大笑》的作者。

四月二十二日

还活着。独自外出散步。拒绝了安特列夫，也拒绝了那个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人[\[22\]](#)跟我一起走。

过了一会儿，就跟安特列夫谈话。他对于人生缺少真挚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各种问题都抱着浅薄的见解。写了几封信。修改《教化的泉源》二月部分。很满意。

散步。戈尔登维则尔夫妻来。依旧是压抑着反感去接待他们。写信给沙夏。饭前睡午觉。沙夏来了信，狠狠地打击了我。大受音乐的感动。演奏得真好。

[\[22\]](#)一个年轻的同志。姓名不详。

四月二十三日

只做了一点点工作。跟戈尔登维则尔一块儿到中尉[\[23\]](#)的地方去。饭后戈尔登维则尔非常巧妙地弹奏钢琴。音乐强烈地使我受到感动。

[\[23\]](#)即居住在附近的林务官。见本书第一章注28。

四月二十四日

从早上起身体就很衰弱。头痛。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外出。昏昏欲睡。精神的虚脱。柴尔特科夫有信来。说是特利耶登奇的业余演出已经成功了。此外什么也没有写。

四月二十五日

稍为好了点儿。散步。写了几封信。喝咖啡。吃早饭。精神好像好了一点儿。但一到晚间，又昏昏欲睡，现出精神虚脱症状。可是，心情愉快，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好。

四月二十六日

身体已经好得多了，但还不能够工作。一定非这样地搞下去不可吧？那也好。有两三点感想要记下来的。领着欧利亚^[24]和她的孩子们散步。很忧郁，但没有犯罪的心情。

夜里读书。德莫齐卡和亚略夏·塞尔更科同来。暗讽柴尔特科夫夫妇——很愉快。

睡吧。沙夏寄来了很好的信。

^[24]托翁的儿媳。

四月二十七日

心情非常爽快地起床。写序文的工作搞得非常顺利。写好了草稿。徒步走到科兹洛夫卡去，并没有感到疲乏。天气非常好。夜里欣赏赛美诺夫的短篇小说。塞尔更科回去了。给沙夏写信。传来了关于她的病状的好消息。睡吧。今天没有什么要写在笔记上的文字。

四月二十八日

身体又不行。上午什么都没有做，也不想做。散步到科兹洛夫卡。中途遇雨，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回来。饭后修改序文。文白尔特^[25]从达希肯特来。写了几封信。心里郁郁不乐。喜爱孤独。跟人们在一块儿简直痛苦不堪。

[四月二十九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25]达希肯特的农业殖民官员。

四月二十九日

还活着，活着。但健康不好。昨夜真糟。昏昏欲睡。衰弱。收到几封颇好的信。普留斯宁^[26]是个非常愉快的人物。睡吧。

要写下来的是——

（一）我们用话语祈祷。但跟他打交道，跟上帝打交道，不是用话语，只有用爱才有可能。

（二）意识使我们从梦中清醒过来。同样地，也只有“所谓我是什么东西？”这种意识，使得我们从虚伪的肉体生命当中清醒过来。这种意识，可以认为实在是个微小的东西。人生实在很复杂，充满着活生生的实感；但意识却不过是个极其微小，好容易总能看得出来的东西。是的，那不过是微小，微小到好容易总能看得见的东西。但这就是全体。

所谓意识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所谓我是什么，什么东西？”这种自问的本身。而我要加以回答了。所谓我，就是：我，并不是他。但我更要自问：这所谓“第二个我”原来是什么东西？答语相同。还是我。不论你问多少回数，我还是我。我就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某种东西，这是很明白的事情……真正存在的东西，只有一个。一

切肉体的东西，都能够发生于时间空间的条件之下，唯有意识不然。
而意识就是一切。

（这很好。）

[\[26\]](#)一个崇拜托翁的人。

四月三十日

起床时，精神稍觉活泼。朵尔诺氏跟太太同来。是个写作基督教解说书的人。胡闹得可怕。但那不成为简慢的理由。然而，我责骂了他。后来，希比洛来过。跟着就给小学生们写信。好像写得非常要不得。到特利耶登奇去。夜里，亚力山大·彼得洛维齐和科齐尼朵维科夫（半疯子）来访。……后来，从特利耶登奇来了八个人。大家都好好地走了。跟普留斯宁和他的朋友作别。写信给好久没有通信的沙夏。

[五月一日。要是还活着，就得写。]

五月

М а й

人类每月都得像月亮般地生活。

走到能够看见自己的地方去。

五月一日

还活着。要写下来的是——

在欧洲，自杀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地狱和乐园的基督教教会的错误说教。纵使人们未必相信地狱和乐园，但因为在脑子里具有人生不能不是地狱或是乐园的想头，就不容许对于人生的真实姿态具有合理的理解，即，不容许具有：人生既非地狱，也非乐园，乃是不断的斗争这一理解。人生乃是不断的斗争。因为唯有在斗争当中，人生才能存在。但那并不是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一个别的生物之间的斗争，而是精神力和肉体的有机体的斗争。人生乃是灵魂和肉体的斗争。这样地去理解人生的时候，自杀就变成了不可能，不必要，没有意义。幸福只有在生活当中才会有。我找寻幸福。为要获得幸福，为什么要抛弃人生呢？我找寻菌子。菌子只有在树林中才有。要找寻菌子，为什么我要走到树林外边去呢？

——此刻是早上八点钟。昨晚只睡了一点点的觉。约莫只睡了四个钟头。衰弱。索尼娅^[1]要回来了。换衣裳，到外面散步去吧。

现在是夜晚。索尼娅回来了。收拾行装。^[2]散步时顺便去看汽车竞赛^[3]。来了约莫二十名可爱的实业学校学生。跟他们畅谈。后来，又和可爱的德莫齐卡畅谈。睡吧。

什么也没有做。修改序文，却搞糟了。写给小学生们的信中止了。完全要不得。

[1]夫人（索尼娅）到莫斯科去了，今天要回来。

[2]托翁打算于次日（五月二日）到长女（卡柴特维）家去。

[3]这一天，在莫斯科和奥勒尔之间举行汽车竞赛。

五月二日

在卡柴特维准备出发，七时起身。累了。人们的好奇心。看到了可爱的两个达尼亚^[4]和米海尔·塞尔该维齐。

晚间在公园里散步，迷了路。健康不好。

^[4]托翁的女儿达吉雅娜·略维娜和外孙女达吉雅娜·米海伊洛维娜。

五月三日

起床的时候，没有精神。什么事也没有做。在公园里散步，读马萨里克的著作。衰弱。修改序文。思索关于自杀问题，重读写好了的部分。很好。也许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给马萨里克、沙夏、索尼亚写信。睡吧。已经十二点钟了。

五月四日

饭前在树林里面散步，生活中有着“看不见的力量”，这使我感到喜欢。我做了一个在心理的正确方面值得惊奇的梦。想要写下关于自杀问题的感想。但在桌子跟前一坐下来，就觉得思索力衰弱，提不起劲儿来。

又痛感贵族生活的奢侈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苦闷。所有的人都忙碌地工作着，只有我什么事情都不做。痛苦，实在痛苦！上帝呵，请赐给我力量吧，让我找到脱离这种环境的出路……纵然最大的、确实的出路，就是死亡，还没有来到。可是……对于目前这种状态也应该感谢。并且我正在感谢。

要记下来的是——

（一）对于为灵魂而生活的人，最值得高兴的，就是：自己至少总没有从前那么丑恶了。这不是为着思想和语言的美丽而说的，这是我的真挚的——最真挚的、最近用实际经验来确定的精神状态。虽然很少，但知道自己正在进步，真是个大大的欢喜。

（二）预先确知那件工作将没有终结，也一定看不到它的成果，却为着做这种工作而生活——这是很好的事情。

已经六点钟。吃饭去吧。夜里读书、散步。

五月五日

又是昏昏欲睡。思索力衰弱。没有写什么，没有做什么。阅读法国古典文学者们的著作——波华德、孟德斯鸠、拉·罗希夫格等的著作。

散步。心情不能说好。睡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意识的无为。所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后只有但求无害地等待死亡。可是比什么都还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上帝跟前、和上帝一起、依靠上帝而生活。睡吧。

五月六日

昨晚沙夏和柴尔特科夫打来了电报。柴尔特科夫说是七日要来。

雨。寒冷。完全不健康。衰弱。焦躁。头痛。散步。信并不多，但柴尔特科夫来了一封使我备受感动的好信。希克斯奈兄弟^[5]也有信来。也写得很好。

上帝呵，请赐给我力量吧。请帮助我吧。请让我直到临终之前，都只是在您的跟前，常常跟您在一块儿，依靠您而生活下去吧。跟达尼亚畅谈。什么也没有写。

要写下来的是——

习惯——机械的、无意识的行动，就是真实生活——道德完成的基础。人生就是要为完成道德而努力。人得到它，而把它安置在完成了任务的领域当中去的，就是习惯。而为要获得另外的习惯，好安置到无意识的领域当中去，又在做新的努力。努力常常是否定的。其不得不然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生存在于自由当中。自由是可以完成的。人生的主要问题，就是不要做妨碍自由的事情。因此，一切人生问题，都是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并抗拒那妨碍人生的事物。

将已完成的事物转变成习惯的努力，乃是人生最重要的，唯一的问题。没有努力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而是动物的生活。

在说到动物的生活，将其归纳于为生存和习惯而斗争的时候，唯物论者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说到人类生活的时候，就应该说明：其主要的特质，乃是努力。从唯物论的见地看来，所谓努力是什么呢？

[\[5\]](#)农民。特来信说明自己和朋友们怎样地受到了托翁学说的影响和感动。

五月七日

今天稍微好了点儿。使得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就是柴尔特科夫来了。散步两次。草拟那篇序文，写得颇为顺利。记了些东西在笔记本上。十一时左右就寝。

五月八日

今天也稍微好了点儿。写了点儿关于自杀问题的东西。大概可以写得成吧，但序文还没有写好。应该更简短一些。还有多少应该特别记录下来事情，但时候不早，不写了。

沙夏来了封叫人高兴的信。

五月九日

虽然有着应该加以记述的事情，但时间又来不及了，稍微写几句吧。

今天一直在散步。改作序文，弄得简略些。关于人生的狂妄问题的思考，日益搞得井井有条了。

索尼亚和安特列^[6]一块儿来了。

对安特列表示出冷酷无情的态度。不好。开始对索尼亚说出了一些自己内心的苦痛。

后来，为要使得所说的话变得柔和起见，还默默地吻了她一下。——她完全理解了我的话。

^[6]托翁的儿子。

五月十日

晚上九点钟。

今天睡得很少，但起床时心情非常轻快。心里发生出各种感想，一早就把它记到笔记本上。跟着就散步。因为身体很衰弱，散步很吃力。但活泼泼的、重要的并且不用说对于我正是不可缺少的各种思想，像云一般地涌起来了。《世间无罪人》及其他三四种作品应该怎样写作，也清清楚楚地明白过来了。跟大家谈话。后来还跟柴尔特科夫谈及格拉朵夫斯基的要不得的来函，那对于他一定觉得不愉快。

现代人的疯狂——悲惨的疯狂，更加来得明显了。和爱葛尔^[7]一同骑马到伊兹维科沃去。互相意识着不能够理解对方的心，跟安特留夏分别了。这真可悲。是的，忘记了。还修改那篇序文。我觉得这样就算完成了。此刻的心情也很愉快。但早上更是可惊的愉快。

要写下来的是——

（一）活着的时间越长，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就越少；反之，对于不可理解，只能意识到的东西，也就越来越认识得多了。

（二）想要从现代的不幸当中得救，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认识现代的完全疯狂，然后完全离弃它……

^[7]长女家的一个用人。

五月十一日

又是昏昏欲睡和感到衰弱。几乎没有动过，也不想写什么东西。但一边散步，一边把觉得重要的东西写下来了。并且，托福，既没有做坏事，也没有犯罪，心情很轻快。柴尔特科夫把那篇序文加以誊清和重读，但我并不想要继续做这项工作。倘使上帝叫我写的话，那我就想要写有关疯狂的文章及《世间无罪人》。

骑马到芒戈尔去。沙夏来了信。亚布利科索夫父子来——儿子弗利山夫很可爱。

要写下来的是……

现在马上应该起来到床边去拿书，但要把身子支撑起来怪累的。

要写下来的是——

关于恶的迷信。恶并不存在。人生是善的。所谓恶，不过是缺乏善——错误和过失的表现。所谓时间，不外是为要叫我们发现各自的错误，加以改正，并获得改正的欢悦（最高的幸福）而存在着的。倘使我们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是违抗自己的意志，要用死亡才能加以改正。

是的，人生是善的。恶并不存在。存在着的，只是我们的过失——一般的过失和个人的过失。而且，对于我们，不但借时间之助来改正那些过失，同时，还利用人类所体验过的一切经验，使我们得到欢悦。

[五月十二日。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得写。情况越发严重了。]

五月十二日

还活着。早晨，散步，深思。但后来就累了，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阅读关于宗教的书籍。

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宗教的新事情。各种感想像云一般地涌了起来。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

由于三四种原因，待在家里真是痛苦难堪。沙夏来了信。跟一个小商人和警察聊天。

要写下来的是——

（一）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要占有现在那些被称作文明的东西，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呵。利用进大学、修指甲、裁缝和理发匠的服务来出洋，就成了顶呱呱的文明人物。对于整个民族，由于铁路、学院、工厂、无畏战舰、要塞、报纸杂志、书籍、政党、议会，等等，也可以变成顶呱呱的文明民族。因此，作为个人或是民族，都只是捉住文明，而没有捉住教化。前者是容易的，无须努力就可博得赞赏。后者却跟这相反，需要紧张的努力，不但得不到赞赏，并且由于揭发文明的虚伪，还常常为大多数人所轻蔑、所憎恶。

（二）我们把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肉体所讨厌的东西就称作“恶”。例如恶犬、恶马、恶笔（不好写）；对于小孩，则有恶桌子

（当小孩把头碰着了它的场合）、恶人、恶上帝，等等。

（三）侵略的威胁将要破坏东洋宗教的牢固性。这是军国主义的明显的红利。

五月十三日

要写下来的是——

（一）我们的生活。无论从其不道德、愚蠢、危险及贫困说来，都实在可怕。我们一定要加以传述：大部分人正像期待恩惠般地期待着阐明这些事情的工作。

（二）在医学的分野里，也可以看到跟其他所有科学的场合同样的现象。那就是没有什么检讨地尽管往前头跑。少数人直到不必要的微末的事情都很了解，但全体民众却缺乏着健全的卫生观念。

（三）你想只在上帝跟前过生活，这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行的。不是说介意人们的批评，也不是说喜欢听那些。正如一个人虽然渐次衰弱下去，但总还意识得到是自己的肉体一般，对人们的批评无疑地是会感觉到的，加以压抑也不行。（这是不会错的事实。）

睡得很好。但跟往常一样，起来的时候觉得非常衰弱。散步。到医院里去会人，很有趣味。还是什么都没有写。跟学生们畅谈。达尼亚的继子们来了——没有什么事。夜里很愉快。跟朵香和布尔卡科夫谈话。

继续要写下来的是——

（四）所谓恶不过是一种迷信；死亡也被认为是一种恶，由这一件事情看来，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我知道，对于自己，恶是不存在的。

五月十四日

肋腹作痛。但起床时精神很好。散步到很远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写。在家里读维列塞夫^[8]和赛美诺夫。早餐后到捷利亚布哈村去。很愉快。柴尔特科夫来过。达尼亚也回来了。跟农民们畅谈。诙谐的、可爱的人们多起来了。

回家睡午觉。住在家里的戈尔波夫是个承受了文明恩泽的商人，是个非常无聊的人。“您的健康怎么样？”对于这一询问，倘使能够激起我认真回答的心情，那该多好啊！但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毫无关系的事情。沙夏写来了很好的信。睡吧。只给洛尼特·赛美诺夫^[9]写回信吧。

^[8]维·维·维列塞夫，俄罗斯作家。

^[9]一个基督教自由思想的继承者。

五月十五日

整天身体都不好。什么事都没有做。也没有把书页翻开过。跟农民们聊天。无聊的绅士来过。

家里的人们都很可爱。想要把某种不很重要的事情写下来，但忘记了。柴尔特科夫和达尼亚劝我写喜剧，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行——健康坏得很。

五月十六日

整天卧病在床，焦躁，衰弱。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到外边去。

五月十七日

今天稍微好了些。沙夏来了好信。早晨稍微散了一会儿步。阅读列维友[\[10\]](#)的著作。有趣味。涌起了各种感想。

在大客厅里吃饭。夜晚来了许多客人。玩牌。无聊。引得起兴趣的来信并不多。但要我一定写回信，都是一些来请托麻烦事情的。十一时就寝。

[\[10\]](#)一位牧师，法国某学院的宗教史教授。托翁读的是他所著的《野蛮人的宗教》一书。

五月十八日

今天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很好。散步。修改剧本，但很难写得好。一个名叫乌克留莫娃^[11]的女人寄来了一封讨人欢喜的、使人深受感动的信。写了封很长的回信。饭前睡午觉。夜晚如常。

继续阅读列维友的著作。非常有趣。据说在霍登特特民族，那宣布了人家的死刑的审判长，得抢先地把手搁在死囚的身上。他们说：人类每月都得像月亮般地生活。这说得很好。这就是：“边死边生，边生边死（Vivre en mourant et mourir en virvant）。”列维友是个非常朴素的著作家。他对那些不承认国家和私有财产而生活着的民族的非文明性给予着最高的评价。耽读这本书，使我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感想……

（一）完全不管别人的责难，只是生活在自己的良心，即是上帝的跟前。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呵。可是，这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呵。我常常有这经验，真是幸福！

（二）所谓记忆是什么？记忆实在常常被误解为智能。人们都不知道：记忆是排斥智能的，记忆是跟独自解决各种问题的智能不能两立的。前者正在取后者而代之。

^[11]事实上，写信给托翁的是马里亚·尼科拉维娜·雅科武莱娃。托翁记错了，把转信的人误记为写信的人。

五月十九日

这是留在卡柴特维的最后一天。倘若这不是有组织的、端正的善良态度所缓和的贵族生活，也没有那种一直磨折着我的、可怕而惊人的贫富对照的话，那该多么好呵。

修改剧本。此外什么也没有做。健康状况颇好。照相。写了点儿什么东西，但不想继续写下去了。因为时间已经不早，而且累了。昨夜只睡了三个钟头左右的觉，可是整天的精神都非常好。

[五月二十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五月二十日

还活着。又只睡了约莫三个钟头，不，还不到三个钟头。可是，头脑清晰，元气旺盛。散步到很远的地方。夜里，思索着各种事情，写了些在笔记本上。整理那篇喜剧。全部稚拙。夜里，把最近自己所爱好的祈祷词句捧献给上帝：“主呵，请给我以力量吧，让我能够离开人们的批评，只是在您跟前，跟您在一起，并且依靠您而生活。”

要写下来的是——

（一）“主呵，请帮助我吧，让我只是奉行着您的意志而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只有在时间空间的界限当中才有思考能力的人格的我，也自然而然地不得不把那给万物以生命的看不见的本源同样地想象为一种人格。

其次，我除开和这本源融合为一之外什么也不想，或是比什么都强烈地想这么做，想要排斥那妨碍这种合一的一切事物。（这种思考，还没有达到结论，但被我顽强而新鲜地思索着。）

（二）农民们以为撒谎是必要的。在同样的条件下面，他们以为虚伪比真实强。这是由于他们是被这样地教训着的。因为人们跟他们谈话或是谈到他们的事情时，常常都是撒谎的。

（三）在我的内心，存在着一切生命的本源。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并非由于我研究过这世界，而是由于我感到了这世界的一切。是由于自己是依靠这世界的一切而生活，意识到自己在时间空间里面的界限性，而感觉到这世界的结果。

在自己肉体的界限里面，我完全明了地感到自我这东西。对那些和自己同时同地生活着的其他的人，就不能那么明了地感觉到。

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跟自己分离着的人们，更加不能明了地感觉到。但无论如何，关于那些人，我不但知道，而且感觉得到。对其他动物就越发不能明了地感觉到。至于无生物，那就更加模糊了。但无论如何，我不但知道而且感觉得到：对万物给予生命的同一本源。

（四）有一位大学教授对于“野蛮人”的非文明性大吃一惊地叙述着他们的“禁忌”的事情。而他本人却承认着：私有财产的禁忌——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禁忌和土地私有的禁忌。

（五）走到能够看见自己的地方去。——一切的关键就在那儿。

（六）被我们名之为现实的东西，毕竟是个梦罢了。这梦是连续一生的。到了老年我们也就从这梦里慢慢地清醒过来。（即对那更加真实的现实之意识清醒过来！）而到死亡的时候才完全清醒过来。

（七）在所有的农民家庭中间所做着的的事情，是多么崇高的道德的生活方式呵。那就是成年人为了着扶养老幼而全部贡献出自己的劳动所得。

五月二十二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散步。思索。

（一）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与其留意于对方是否注意到你所具有的好意，还不如留意于自己对他是否抱有真实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一切的问题不是非常简单吗？侵略者、杀人者、掠夺者，都要使得劳动阶级服从他们。他们保持着分配劳动阶级劳苦所得的权力，同时，为要扩大、维持、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还从那服从于自己的人们当中召集参加掠夺行为的人，而将掠夺所得分一部分给他们。往昔直截了当地公然地干着的事情，如今却掩饰着悄悄地干。在服从他们而参加掠夺的人们当中，时常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究竟干的是什么勾当，或是纵然理解，而为着私利，仍然参加迫害自己的兄弟姐妹。特别在现代更是如此。如今这事情是由刽子手、军队、宪兵、狱吏，乃至元老院议员、大臣、银行家、议员、教授、大主教这些人干着的。并且，这很明白：第一，要看穿这种欺骗；第二，为着不参加迫害和磨折邻人的行为，须得把德行提高到能够拒绝私利的程度。除开用这两种方法以外，无论采取任何手段也不能使之终止。

(三)

甲 探求真理，由自己去发现——把这加以区分，则为：

A 探求真理，满足于自己的发现；

B 没有感到满足，还不断地继续探求。

乙 探求真理，但并非用自己的智能和努力，而是在旁人的探求里面去探求，勇敢地依从旁人的发现。把这加以区分，则为：

A 时常支持同样的东西；

B 时常变更。

丙 并不探求真理，只是把握住那浮现在脑海里的或是偶然得到的东西，而在不妨碍生活的限度之内继续加以保持。

丁 并不探求，只是把偶然碰到的东西为着体面而继续加以保持。把这加以区分，则为：

A 宗教上的；

B 学问上的。

戊 什么样的真理也不承认。把这加以区分，则为：

A 承认这种事实；

B 并不承认。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补记）

记漏了。精神一直很好。只做了一点点工作。骑马散心。农妇们跑来哭诉。我已经和索尼娅说过。[\[12\]](#)夜里，安特列和塞略且来过。我很早就跑开了。

今天是五月二十二日。一早就醒了。抄录布尔卡科夫写下来的东西。到查塞卡散步。找不到路了，骤然跑到了中尉的地方。疲乏得要命。修改剧本。多少好了点儿，但还是不高明。来了许许多多的客人。不管对方怎么想，只是考虑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应用着这种规则，我觉得好像并不很坏地接待了他们。吃饭时，帕沙朵夫拿校样来。跟着有一个为拒服兵役而做了八年半苦工的、图拉县的非常人物来访。我要布尔卡科夫把他的故事写下来。我给了这个人十个卢布，他叫霍金。

跟索尼娅做不愉快的商谈。是我不好。凡是我要她做的事情她都做了。

十一点钟了。睡吧。

[\[12\]](#)为要保护庭院中的青草，托夫人禁止农人们通过。农人们颇以为苦，乃诉于托翁。由托翁对夫人说过之后，才得解禁。

五月二十四日

昨天，五月二十三日。没有写日记，但实在是很有趣味的一天。搞分册的工作。骑马到帕沙朵夫那儿去。吃饭时，安特列和米达夏来。夜里来了一个正想要拒服兵役的真挚而聪明的青年。跟着，来了布里金、戈尔登维则尔、亚略夏·塞尔更科、斯奇彼得洛夫、尼古拉爱夫。我感到十分苦痛。说了话……但从义务观念而开口，实在是一种苦痛。

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起来得很早。现在是七点钟。

要记下来的是——

世人喜欢访问那由于思想表现之重要和明确而获得名望的人。一跑去，就不让他说一句话，而将那些对于他已经完全明了，或是老早就给他证明为愚妄的事情啰里啰唆地说个不停。

散步到很远的地方去。思索。看到了各种的花，闻了闻，采了一些。心里很是愉快。有如独自跟上帝相对一般。回到家里，跟伊利亚·华希里维齐^[13]大笑了一场。

下午，修改分册《上帝》《献身舍己》《谦让》各篇。剧本还是不行，要拿出去请人家看一次。和朵香在树林子里面骑马散心。夜

里，秋克、斯奇彼得洛夫、亚略夏·塞尔更科、戈尔登维则尔来。在凉台上愉快地谈话。已经十二点钟了。睡吧。

[\[13\]](#)托家的老仆。

五月二十五日

身体很好。稍微散了一会儿步。思考力薄弱，不大活动。把分册数篇热心地加以修改和重读，但还是不行，拿到帕沙朵夫的地方去。写了一封信。收到了谷塞夫寄来的一封信和一本维伊纳尔（H. Weinel）教授所著的关于基督教的宗教书籍。

一切都关联着一件事情。不想要思索什么。对于所谓自己，非常反感。啊啊！

沙夏来了信。塞略且来过。没有什么值得写下来的。这就是思索力薄弱的证据吧。

对啦，早上来了一个用自杀来威胁我的年轻的小学教师。我对这青年的态度很不好。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补记）

五月二十六日漏记了，今天是二十七日。

昨天起来得很早。记得自己对那些有所请求而来的人好像表现出不好的态度。鼓起劲把分册搞了相当长久的时间。五篇已经完全弄好了，还要再写两篇。跟朵香骑马做短时间的散心。沙夏要回来了吧。

夜里，阅读维白尔^[14]谈罗马的论文，写得很好。想要写一篇以杀了人的兵士做题材的东西。

早上，不，错了，应该说昨天夜里，醒得很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新的极强烈的感想——

（一）我开始鲜明地感到了这世界一切所谓偶然性的东西。我——这么明了、单纯、聪明、善良的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混乱、复杂、狂妄、罪恶的世界里面呢？为什么呢？

（二）（关于裁判）啊啊，这些不幸、愚蠢、粗野、自满的恶汉！倘使他们身穿官服，坐在那覆着绿绒的桌子跟前，把记载在那以侮辱人类为能事的可厌的书本当中的毫无意思的语句，装腔作势地穿凿附会，翻来覆去，并因此而理解他们自己究竟干着怎样的勾当，那该多好啊。

倘使他们能够理解那被他们自己称之为法律的东西，对于那写在全人类心灵上的永恒法则只是一种粗野的嘲笑，那该多好啊。

有些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在被称作教会的场所用枪打死了鸟儿，就被认为冒渎神圣，而被处以徒刑。但反之，在这世界上，对于最神圣的东西——人类的生命——不断地实行冒渎神圣，并以此为常而生活着的家伙们，却洒脱地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皇帝自己就教导着无罪的儿子去杀人。而且这正是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干出来的。一个兵士，自以为没有必要，不想服从，就开小差。啊啊，描写这件事情是多么必要呵！我又怎样地想要写呵！

[\[14\]](#) 莫斯科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五月二十七日

沙夏回来了。我们两个人都喜极而泣。女孩子的精神已经好到不能再好。我反而担心起来了，我的精神还是不好。但拼命做事情。去吃早饭。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睡午觉。

柴尔特科夫来信谈到欧尔列涅夫^[15]。剧本非努力完成它不可。科利齐卡·格来了。愉快。夜里，听他说话。沙夏很好。十一点钟回到寝室。

[五月二十八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5]帕·尼·欧尔列涅夫，一个专门在俄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剧作人。写过两篇关于托翁的访问记。

五月二十九日

还活着。但昨天漏记了一天的日记。

今天是五月二十九日。昨天晚上只睡了一点点的觉。散步。抄笔记本。写《永生之道》的分册。不很满意。收到好几封信。

布尔卡科夫回去了。夜晚如常。对塞略且非克服自己的要不得的感情不可。

今天起来得很早，但人很衰弱。跟索尼亚商谈。她兴奋起来了。我非常担心，但总算情况很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16\]](#)特尔白科伊[\[17\]](#)来。非常愉快。在工作方面也很好。分册已经全部完成，交给帕沙朵夫了。晚间，又跟索尼亚商谈。我自制着。十一点钟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现在已经十二点钟了。睡吧。达尼亚来了信。想要写一点儿什么下来。可是，算了吧。

那篇序文无论怎样也搞不好。昨天和今天只是稍微把剧本修改了一点儿。

[\[16\]](#)这一天，托翁夫妇照例由于对生活方式的见解不同吵得很厉害。夫人因此出走，陷身泥沟，后来总算被接回家了。

[\[17\]](#)帕·白·特尔白科伊，雕刻家，曾为托翁塑过五次像。

五月三十日

散步后，修改剧本和序文。二者都写得很坏。和特尔白科伊一同骑马散心。他是个颇为独特的聪明人物。好像没有什么要记在笔记本上。

晚间，跟尼古拉爱夫谈话。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寝。

六月

И Ю Н Ъ

恶只是脱离了法则，
死也是这样。

六月一日

昨天也没有写日记。今天是六月一日。

昨天精神不好。有所请求而来的人不少。但我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收到少数的信。而且真是可耻，我还为此而觉得不愉快。继续修改剧本和序文。和特尔白科伊一同骑马到特利耶登奇去。许多人。看到格和左西亚·斯达霍伊齐。

晚间，两个人一同回来。

今天睡得很好。修改工作好像也做得不坏。特尔白科伊跟我一同骑马兜圈子。我怀疑他的态度似乎有点儿谄媚，颇为不快。刚才回来，这就去睡觉。早上好像有过什么可以记下来的好事情，可是忘记了。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钟，睡吧。沙夏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1]的著作。他对于跟自己见解不同的人们的胡乱责难采取宽容态度，非常富有教训意义。我感到对索尼亚的非常愉快的、善良的感情——精神上的优美爱情。什么也没有做，但心里头很痛快。

[1] 俄罗斯著名作家。他是时代的先驱者，长年累月都过着牢狱生活。

六月二、三日

二日。

睡得很好。衰弱。把那倾向极端不同的两篇文章加以推敲——那就是叙述构成我现在生活基础的信念的那篇序文和那愚昧而空虚的喜剧。两篇都多少搞了一点儿。

和特尔白科伊一同骑马散心。骑马散心是非常愉快的，但他和他的谄媚叫人感到烦腻。吃饭。还是对塞略且没有好感。对它（这并不是说对塞略且，而是对这种感情！）抗衡的心情是不充分的。可是，反之，对索尼亚，却真有好感。谢谢上帝！晚间，来了一个拥有石油发动机和英国式马车的完全像个蛮子的贵妇人。

今天是在三日。早起。马上着手搞那两篇文章。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就提笔修改。散步。非常疲乏。又稍微着手推敲那两篇文章。

要记下来的是——

无论如何我还不能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是：只是为着自己而生活于上帝跟前，而不介意于旁人的意见。之所以不习惯，乃是由于：在上帝跟前的灵魂的要求和那想要博得他人称赞的欲望（在许多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纠缠得很厉害，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区分。可是，介意旁人的意见的时候，将招来怎样的软弱、焦虑、不确定？只是为自己

而生活在上帝跟前的时候，将生出怎样的自由、平安、全能？——知道这些，乃是非常必要的！

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夜里，跟尼古拉爱夫愉快地谈话。对于塞略且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心情，但我要为克服它而奋斗。

六月四日

起来得很早。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去接待有事请托的人们。然后就去散步。收到几封信。写了一封很认真的关于把著述认作传染病的覆函。

着手搞那篇喜剧，但觉得很讨厌，就丢开了。序文方面却做了相当程度的改正。

工作过后，累了，就走出书房。看到了十多个农妇。我的态度很不好，不但对她们，就是对那位可爱的实行自我牺牲的朵香也是这样。我斥责了他。我嫌厌一切。

和朵香一同骑马外出。很愉快。一回来，就碰到那跟普洛科菲在一道的拆尔卡斯人。^[2]感到难堪的苦闷，想要马上就这样地离开这个家。^[3]

^[2]为管理农事，托夫人曾雇用拆尔卡斯人做骑马巡逻。但那巡逻对农民老是采取迫害态度，这使得托翁时常觉得不满和苦痛。

^[3]托翁是否定土地私有制度的，而夫人却在认真从事私有田产的经营。这很使托翁感到苦痛，而且成为夫妇不和的最大原因。

六月五日

而到了今天，五日的早上，我还是没有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可爱的、可爱的达尼亚来了。跟她谈着谈着我就啜泣起来了。这期间，连自己也觉得很可厌。这一切，都为了我、我、我自己的满足，这是我所不应该做的事情。一会儿，我就扭转了想头，对索尼娅说：一切都很好。对于妻子，我已经毫无恶感了。啊啊，上帝呵，请赐给我力量吧。上帝呵，我感谢您，但那不是因为您帮助了我，而是因为：依照着您的意志，我能够原谅，能够爱，而且能够喜欢这些。吃饭。克洛特^[4]来。布尔卡科夫来。又照例对塞略且发生出同样的心情，但抑制住了。非常自负。有教训意义。这自负的结果，世人们是怎样地丧失了自己的美德——爱——呵。

要写下来的是——

（一）对一个人说：“你工作吧。”他大概要回答说：“我不想工作。”要是说所有的人都非工作不可，那就得请那些什么都不做的富人先行示范。要是他们工作，我也工作。可是他们什么都不干，那我也不想干。

（二）我想要把意外地吃了馒头不晓得要怎样做才好的、这教人忏悔的故事，加进到《孩子的智慧》里面去。

（三）正像学弹小提琴一般地，爱的方法也应该学习。可是，对那被所有的人所嫌恶而尚具有自信的人，该怎么办呢？会发生轻蔑的心情吧？然而那是跟爱相违背的。避开这种人吧？是的，但必须有爱的期望。因此：

甲 你应该充分地省察，在你的嫌恶当中，有无个人的要素，即被伤害了的自负心等的东西；

乙 不容许自己想起或考虑到关于那人的不好的事情。

（四）愚蠢的帕拉夏^[5]的历史是多么具有魅力呵！

[4] 芬兰人，托翁的同志，绘画教师。

[5] 一个生活在托翁故乡的呆女人，她的经历很使托翁感兴趣。

六月六日

早晨。起来得很早。衰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上帝呵，上帝呵，请您救助我吧。

整天都很不好。什么工作都没有做。整天都在心里头自己可怜自己。想要人家也觉得可怜。好像要哭泣般的心情。而自己却像任性的孩子般地，要跟所有的人为难。但低着头自制着。只有一次，在吃饭的桌子上，曾泄露出想死的心情。而实际也是切盼着死，我不能抑制住这种期望着死的心情。

夜里，戈尔登维则尔弹钢琴。好得很。但我始终保持着冷冰冰的姿态。骑马乱跑。然后给特尔白科伊做模特儿^[6]，一直坐着。

今天是六月六日。还是一种悲哀的、仿佛是在怜悯自身的心情。到查卡支去。碰到一个青年农民。他问我可不可以通过，不然的话，就难免从那个拆尔卡斯人那边吃到苦头。心里觉得非常苦闷。思索倒还可以思索，但一切都没有联系，松懈得很。写序文。喜剧方面却搞不好。

柴尔特科夫寄来了很好的信。早餐后，普列齐斯登斯基劳动学校^[7]的学生们来访。跟他们畅谈，然后特利耶登奇的人们和欧尔斯费爱夫一块儿来了。跳舞。后来又跟农民们畅谈。

夜里，戈尔登维则尔来过。对塞略且感到忌怯的心情渐渐地好转了。睡得很迟。非常痛苦。一种异样的精神状态。头脑里面好像给什么东西塞满了似的。而且感到疲劳。依然是一种自我怜悯的心情。这很不好。

[\[6\]](#)给托翁塑像。

[\[7\]](#)这所学校，直到十月革命前，一直是莫斯科工人区的文化教育的中心。

六月七日

不能够好好地入睡，而且睡的时间也很短。修改序文。然后就为那拆尔卡斯人的事情跟索尼娅商谈。又是兴奋、激昂。非常痛苦。一种想要哭泣的心情。骑马到中尉的地方去。一个农妇——那个杀了人的男子的母亲来。[\[8\]](#)写信给报纸。[\[9\]](#)夜里，尼古拉爱夫来。做了孩子气的争论。尼基丁[\[10\]](#)来。

[\[8\]](#)当时有一个青年农民叫作斯内托科夫，杀死了他的朋友，构成了有名的斯内托科夫事件。

[\[9\]](#)写的内容是说明作为主义不能用作金钱上的援助的公开信。

[\[10\]](#)朵·华·尼基丁，给托翁看病的医生。

六月八、九、十日（六月十日记）

两天没有写日记。身体很不好。八日这一天特别不行。死期已经近了。八日只写了几封简单的信，其他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来了一个扶着手杖的女人，照例向我做无限制的要求。医生们也叫我感到不愉快。尼基丁尤其使我不快。他深信自己的迷信，要使旁的人们也对他的迷信心悦诚服。给报纸写了一封说明不能以金钱助人的公开信，可是写得很坏。不想发出去，没有必要。欧尔列涅夫来。一个可怕的人物。只有虚荣心，是个品质最下贱的人。真正可怕。柴尔特科夫会把这个人跟席丁^[11]比较，那是恰当的。两个人大概都保持着真正生命的火花，不，一定保持着，但我不能够看见它——一定是那样的。

十日身体稍微好了点儿。又着手搞序文。然后就阅读关于巴布教^[12]的各种文件，一经自省，颇觉不快。这恶魔已经给捆绑住了，却还不能把他赶走。但，纵然不能把他赶走，而我知道：那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恶魔。这样也好。

什么地方都没有跑出去过。

而且天气正冷，更不愿意出去了。

今天，十日，一早就醒过来了。但在睡着的时候却睡得很熟。结果，精神很好——连头都不痛，可以说完全健康。现在是快到上午八点钟了。

[\[11\]](#)席丁出版社的老板。

[\[12\]](#)回教里面的一个进步派别。一八四八年由阿里·穆罕默德（通称巴布）所始创。

六月十一、十二日（六月十二日记）

前天也是修改序文。没有什么值得记的事情。跟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昨天也同样。对于那两个姑娘，实在叫我为难——她们真是可怜，但没有什么值得援助的，只是耽误工夫。[\[13\]](#)

决心要到柴尔特科夫的地方去。沙夏也想去，但后来她又变了念头。

在欧托拉朵诺埃[\[14\]](#)

今天是十二日，沙夏也终于同行。我担心她的事情。[\[15\]](#)途中很快乐。此刻是夜里十二点钟。在柴尔特科夫家里写东西。

沙夏在我身旁。整天没有做什么事。可写的事情很多。对啦，早上还到那两个姑娘那边去过。但还是不能够就这么放手。然后到尼古拉爱夫的地方去，为着调解争论。

[\[13\]](#)两个赞成托翁学说的姑娘，从远处跑到托翁的住处，要求托翁给予她们各种援助，并希望托翁能审阅她们的作品。

[\[14\]](#)柴尔特科夫由于接近托翁，宣传他的学说，被认作危险人物，沙皇政府禁止他进入图拉县境。那年五月三日，柴尔特科夫从克利约克希诺，迁移到靠近梅希柴尔斯科埃的欧托拉朵诺埃居住。

[\[15\]](#)担心沙夏的健康。

六月十三日

睡得很好。早上照例搞序文。从早上到中午徒步走到梅希柴尔斯科埃去。非常愉快。

沙夏的身体不好，苦于无聊，真可怜。这儿的近乡，有实在值得惊叹的东西。各种地方性的设施、保育院、医院等都多得惊人。然而还是到处碰到要饭的。夜里，又修改序文。心里很愉快。

感谢的祈祷特别强烈地在我身上发生作用——那只是对目前生活的感谢。是的，我感谢您。我感谢给我以生命、给我以一切幸福，而且现在正给予着的您。那所谓幸福，自然是精神的东西，我还没有全部享受的力量。但我对肉体的东西，即善、爱、温情及共同生存的欢悦，也同等地表示感谢。只有当我注意到：名为人类的自己被给予了不相称的、不敢当的幸福的时候，马上一切也就可喜地变成幸福。

如今已经是夜晚十二点钟。

六月十四日

必须写到另外的簿子上面去了。这是柴尔特科夫从笔记本上给抄下来的。[\[16\]](#)

(一) [\[17\]](#).....

(二) 我们的心灵教我们要爱什么，因此，也教我们要想什么、研究什么。

(三) 恶只是脱离了法则，死也是这样。

(四) 死后是怎么样的？不许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能够知道，也正在知道：什么是善。

(五) 文明人，尤其是妇女，只是把刻着灵性烙印的部分——脸孔——暴露出来，而将旁的肉体全部隐蔽着，这实在是很自然的。肉体的露出，如今是堕落的征兆。我以为男人也要这样。

(六) 想要在极强烈的、发自心底的确切精神上祈祷。而实际上也试做了那样的祈祷。上帝呵，请帮助我，让我跟您同在吧。请让我达成您的事业，打倒自己内心一切恶的成分吧。我所想的一切事情都

不是真的，都是不必要的；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要请求的东西，我所要请求的一切，全部都给了我，通通都由自己保持着。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只有感谢！

（七）只有唯一的宗教——只有对于生命的唯一的阐明——才是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使得我们融合为一，只是因为对于那样的东西的理解。但那样的宗教是没有的。教会基督教、巴布教等都不是那样的，只不过是有着渴望那样的唯一宗教的心情罢了。妨碍这一融合一致的，第一是对于我们的目的何在缺乏理解；第二是——这是最要紧的——虽然理解着那样的事实，但拘泥于一种假想，以为那样的宗教已被发现，那就是天主教、巴布教。

真正的宗教，首先就是对真正宗教的探求。

（八）会到了爱斯托尼亚人的商店伙计。是个有为的、端正的漂亮人物。而这才开始清清楚楚地懂得：组成“俄罗斯”的意义的，就是，抢掠、虐待那无论道德和知识水平都比自己高超的善良的诸民族，而以此为夸耀，正在倾注全力去拴住被征服者——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事实本身实在是可厌之极。可是，由于爱国心而承认其伟大，那就更加可厌了。

一九一〇年六月十四日。

从今天起，开始在柴尔特科夫的新笔记本上写日记。在原野里散步。继续进行序文的工作。重读以前的日记。已经七个月了，我一直做着这一工作^[18]，这一切竟是一连串微不足道的没有意思的事情

吗？收到好几封信。都是不太有兴趣的。到鲁布柴那村去参观疯子们。当中有一个很有趣味的人物。他说：“不是偷，而是拿的。”我说：“再会，在另一个世界碰头。”他却说：“世界只有一个。”这疯子要比那许多自以为健全的人高明得多。睡午觉。吃饭。夜里，还做了点儿工作。然后来了一个捷克人，向我提出各种关于教育的问题。跟他畅谈。不过要把内容写下来却没有这么多的篇幅。睡吧。

[16]以下从（一）到（八）都是柴尔特科夫从笔记本上抄下来的。

[17]（一）的感想，就是六月五日感想的第（三），这里从略。

[18]指《永生之道》的序文。这一序文是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开始写的。

六月十五日

散步。后来感到身体很衰弱。整天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修改十二月部分，改正序文，读《仆人笔记》。越发认识到所有的人所写的东西，特别是自己所写的东西的空虚。而且不能不说出来。

要写下来的是——

（一）教育要以宗教的训育为基础，要在极简单易解的形式上面，将人生的主要解释及从那解释所发生的普通行为的指导授予儿童。可是，世上的教育家们却不这么做，只是把陈旧的、被歪曲了的、和其他的教训不一致的、连教者自身也不相信的宗教教义，塞进儿童的脑海里去。是的，真正是“塞进去”的。这对于一切伟大的宗教教义，都可以适用。婆罗门教、犹太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罪恶呵！

（二）光是说说就已经可怕，但实际是那樣的，没有办法。那就是：虽然抱着只是为灵魂为上帝而生活下去的一切希望，我们碰到各种问题时，却发生疑问，而逡巡不前。只有一条出路可以逃出这种境地，那就是：纵然没有把问题解决也不要紧，而于现在的瞬间就马上去做那种觉得为着上帝、为着灵魂都是最善的事情。那种以为能够没有罪过地生活下去的想法，是一种巨大而有害的谬误。

六月十六日

起来得迟。身体仍旧不好。散步。亲切的人们呵。沙夏很难过，连我也感到难过。[\[19\]](#)

在散步的路上，来了一个年轻男子，说是我会卜幸福的卦，要我替他卜一卜。还来了一个女人，也跟我说到同样的事情，还告诉我她的丈夫是酒鬼。

夜里，精神非常不好——一切的事物都显得En noir（漆黑一团）。这很好。当别的人们精神很坏的时候，你也会把那些从他们内心所看见的东西归诸自己，不但理解和原谅他们，而且也不加以责备吧？什么东西也不想写。我觉得一切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不但没有意思，而且很恶劣，完全不想执笔了。这也好。真是不显眼地，很容易地，我已经一步一步地接近着死亡。

三点钟的时候，曾经到梅希柴尔斯科埃的疯人院去。由柴尔特科夫做向导。参观了全部的病房。还没有把自己所得到的印象整理出来，什么也没有写。而且，印象没有比预期的来得强烈。校对分册《罪》《恶的诱惑》《迷信》。想要早日完成这一工作。

沙夏的病状稍微好了些。收到好几封没有兴趣的信。读库布林[\[20\]](#)。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作家。《麻疹》是一篇使人无法忍受的坏作品，但表现手法却明确、真实、单纯……

[六月十七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9]沙夏在生病。

[20]俄罗斯著名作家。

六月十七日

还活着。不但活着，而且今朝头脑稍微明晰起来了。又修改序文和校对分册《罪》《恶的诱惑》《迷信》。和柴尔特科夫一块儿到托洛伊支科埃去。做了一个愉快的梦，梦见许多的狗跟我闹着玩儿，舐着我。夜晚过得没有意思。睡吧。十二点钟了。

跟可爱的沙夏畅谈。接到了索尼娅的信。应该写回信。想要写的东西很多。而能不能写出来，我却毫不关心。

六月十八日

觉没有睡得好，但工作搞得颇好。修改了三本分册。口述寄到贝尔格莱德去的不高明的信。又校阅序文。我想，这是最后的校阅了。跟柴尔特科夫一块儿到梅希柴尔斯科埃和伊维诺去。一大堆的女疯子。愉快的农民作家^[21]。生气勃勃的女人们。其中有一个几乎跟好人没有什么不同。后来就由托洛伊支科埃方面请看电影。睡午觉。吃饭。夜里下棋。给索尼亚写信。此外没有什么可记的事情。接到一封非常好的信。

^[21]系指一位农民出身、自学成功的作家赛·狄·克青而言。

六月十九日

睡得很好。精神异常兴奋。考虑把那篇序文做重要的修改。写完了给泛斯拉夫会议的信。现在是午后二时。

要写下来的是——

（一）可怕的并不是单一的、没有联系的、个别的、愚蠢的疯狂，而是现代一般社会的、组织化了的、知识的疯狂。

（二）帕斯卡尔曾经说过：要是梦也跟醒觉时的生活同样地是些有条有理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将不知道梦是什么，醒觉是什么。

可是，我也想要说：要是最狂妄的人的疯狂乃是普遍的疯狂，而所有人的生活的疯狂却是一个人的疯狂的话，那么，我们也将不知道疯狂是什么，理性的生活是什么。

（三）倘若认真地加以思考的话，几乎所有当前行为，都要变得迟疑不决吧？在目前的瞬间里，不得不有所行动，这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思想是有尊严的——思想产生了甲或乙的决断。

和柴尔特科夫一块儿到托洛伊支科埃去。清洁、宽广、便利，简直是无可比拟的美好。我们先走到试验中的男病人们那边去。在那

儿，有着为暴力做辩护的掠夺者，以杀人罪被处死刑，后来减处二十年徒刑的反改革派信徒，还有杀害父亲的。他们被划分作凶暴性的、半凶暴性的和软弱的数种。女病人那边也是一样。试验中的凶暴性的女人们，尤其给我以惨痛的印象。[\[22\]](#)回到家里，柴尔特科夫接到了通知，说是在他母亲来到的期间，他可以“被允许”居住在特利耶登奇。[\[23\]](#)洗了一个澡。歌——沙夏。[\[24\]](#)

[\[22\]](#)他们和她们都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政治犯精神病患者，当时正被试验，看看是假病还是真病。

[\[23\]](#)柴氏原被禁止进入图拉县境（见本书本章注14），但在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九日，当他的母亲居住在特利耶登奇的时候，接了解禁的通知。

[\[24\]](#)布尔卡科夫给托翁唱歌，由亚力山多拉（沙夏）伴奏。

六月二十日

精神很好地起床。修改《与斯拉夫人书》和序文，并且还写好了《孩子的智慧》。我有意想要用善和爱来跟索尼亚相抗衡。在远离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可以实行的。但我要努力从近处做起。精神状态非常良好。感谢的祈祷已经没有那么有效了。如今是一般的爱的祈祷。不是对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们的爱，而是对万人的爱，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祈祷具有很可观的作用。这些祈祷，这些超然于世人的批评和感谢的心境，留下了耀眼光辉的喜悦痕迹。此刻是一点钟。从现在开始，我想要试写《帕拉夏》。[\[25\]](#)

到梅希柴尔斯科埃看电影。无聊而且非常愚蠢，显然离开了主要目的。夜里，来了许多客人。亲爱的布托尔林[\[26\]](#)也来了。

[\[25\]](#)托翁很想把同乡呆女帕拉夏加以艺术的表现，但最终没有写成。

[\[26\]](#)托翁的老朋友，医生。

六月二十一日

此刻刚刚散步回来。想要叫沙夏来记录我所口述的。

但首先得写下来的是——

对于我们，那唯一的、不容易被夺去的爱的幸福，是必要的。尽管爱吧，那么一来，一切都将感到欢悦吧？——天空、树木、人们，而且连你自己。可是我们虽在所有事物中探求幸福，却不求之于爱。在富有、权力、荣誉和独占的爱当中去探求幸福，不但不会得到幸福，而且还一定会失去幸福。

口述跟亚力山大相会的情形^[27]。他跟我约定马上戒酒。然后尽力做校对工作。修改三本分册。不坏。斯特拉霍夫，还有一个去势的人来访。^[28]跟后者谈了，不，还不如说是倾听了许多。比尔肯海模^[29]来。散步。朗读《关于自杀》^[30]，然后加以修改。稍微睡了一会儿午觉。欧尔列涅夫读尼基丁^[31]的著作，我觉得非常好。到托洛伊支科埃去。在这儿电影是个极大的浪费。沙夏头痛。我也同样地苦闷无聊。电影是个讨厌的东西，虚伪的东西。

^[27]托翁曾用青年农民亚力山大做模特儿，由他的女儿速记写出一篇东西。最初的题目是《抄自日记》，后来又改为《感谢之基》。

^[28]一个为了宗教信仰而去势的人。

^[29]一个儿科医生，托翁好友。

^[30]即《关于疯狂》，最初的题目是“关于自杀”。

^[31]伊·索·尼基丁（一八二四 — 一八六一），表现民间疾苦的诗人。

六月二十二日

早起。有点儿睡眠不足。我要看看：不是我的外表，而是我的内心，从今以后将变得怎样？上帝呵，帮助我吧。

对啦，昨天亲爱的亚力山大来取分册的校样。说是对他的母亲讲过了。[\[32\]](#)母亲很高兴，表示感谢。

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那本书搞好了。[\[33\]](#)睡午觉。和柴尔特科夫骑马到鲁布柴那村去。走到那边的工厂里——完全是疯狂状态。乱暴的反改革派信徒。从托洛伊支科埃来了几个医生。马洛齐尼科夫来过。

夜里，斯特拉霍夫朗读关于基督教理想的自己所写的论文。还可以。睡吧。接到了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打来的电报[\[34\]](#)——很苦闷！

[六月二十三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32\]](#)对母亲说明自己戒酒的决心。

[\[33\]](#)系指《永生之道》一书的校对工作。

[\[34\]](#)报告托夫人患神经衰弱的重症，失眠、不断哭泣、脉搏不正常等的电报。

六月二十三日

还活着。现在是上午七点钟。昨晚，刚刚躺下，还没有睡着，就来了电报。“请于二十三日回来。”马上回去吧。我很高兴有机会做自己所应做的事情。上帝呵，请赐给我力量吧！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情况意外地不好。歇斯底里和极度的焦躁。简直难于描写。我大致已经很自制，但不容易，没有搞得很好。[\[35\]](#)

[\[35\]](#)托翁一回到家里就跟夫人发生争吵。夫人大声号泣。

六月二十四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要写下来的很不少。

没有睡得好就起了床。散步。昨夜索尼亚来了好几回。完全没有睡觉。一早又跑进我的房子里来了。还是亢奋着，但不久就会平静下来吧。

——跟索尼亚做痛苦的谈话之后就出去散步。屋子前面，花儿盛开着。非常健康的女孩子们，赤着脚，正在洒扫。然后她们就拿着干草和浆果回去。她们是愉快、静穆而健康的女孩子。把这些画进一本图书里去该多好啊！[\[36\]](#)

重读各方面的来信。写关于暴饮的覆信。夜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平静下来了。[\[37\]](#)

[\[36\]](#)据柴尔特科夫说，托翁原有写一篇类似《村中三日》的作品——发生在屋内外的事情——的意图，但最终没有实现。

[\[37\]](#)系指托夫人。

六月二十五日

早起。写关于疯狂的论文和信。这时候，索尼娅又突然陷入了焦躁的歇斯底里状态。

心里非常苦闷。和索尼娅一块儿到欧夫夏尼科沃去。她平静下来了。我始终沉默着，但无法使自己变得良善而温柔。夜里，戈尔登维则尔和尼古拉爱娃^[38]来过。还有，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休米特也来过。心里多不痛快。总觉得可耻。睡吧，快十二点钟了。

^[38]托翁好友。

六月二十六日

早起。散步。不知道把帽子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回家后，只是写了几封信，并重读《关于疯狂》。后来又开始写，但没有写完。骑马外出，遇雨而回。索尼娅又亢奋起来了。两个人都感到苦闷。

上帝呵，赐给我力量吧。我们应该在如下的场合祈祷：

- （一）只是在上帝跟前的场合；
- （二）只有现在才存在的一切事情，而我，却没有去做的场合；
- （三）对于考验表示感谢的场合。

六月二十七日

昨晚，索尼亚不断地说着要到什么地方去。弄得我整夜没有睡。非常疲乏。出外散步，不断地想着同样的问题。在人生的最后几天乃至最后几小时，对上帝和人们都有着必须完成的义务。因此，我应该坚强起来。Fais ce que doit, advienne que pourra（不管发生怎样的事情，都得完成义务）。

读《精神病学》。多么鲁钝！常常碰到完全愚蠢的地方。为要说明意识，他叙述着关于主观和客观的事物。依据着这点，在主观方面，所谓语言，似乎只是对于意识的错误的命名而已，并非其他的什么东西。一切都是这种论调。

要写下来的是——

（一）正如梦与醒觉中间没有明确的区别般地，在正常和疯狂的生活中间也没有那样的区别。从梦到醒觉，从疯狂生活到正常生活的距离之大小，是依据意识醒觉的程度之大小，因此，也就是依据道德的可能的可能性之大小而决定的。

（二）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完成上帝的法则而生活着的人，不但留下他所能看到的善事的各种结果，还留下他所看不见的无限重要的各种结果。

蜜蜂为着家族而采蜜，同时却因其工作而使草木结实，人们也与此相同，不光对自己的家族，就是对其他成千的种族也是必要的。

（三）我们在散步的途中，把美丽的花朵折下来丢掉。那样美丽的花朵的数目实在很多。关于人生的美丽的心之花朵也是同样的。我们不知道那些心之花朵的价值，因为数目实在太多了。

（四）有三种祈祷的词句可以在每时每分当中加以反复：

甲 我只是想要为着您，而且在您跟前生活下去；

乙 现在，现在的瞬间，正以爱而生活；

丙 对一切过分不敢当的恩惠表示感谢。

当我在森林中散步，一面思考着关于这些祈祷的时候，忽然迷了路。并且，害怕起来了。

这时候，就想起了这些祈祷。是的，跟上帝同在——如今我只是想着：跟上帝同在。于是，我高兴地感谢迷途这件事情，此刻已经觉得非常愉快。

（五）疯子常常对我说：不是偷，而是拿。他说得对。所谓“偷”，只有对那些拿去了大家所有的东西，即土地和他人的劳力的人，才能够这么说。

（六）疯狂时常是乱七八糟的，因而也就是不道德的生活的结果。我觉得这话是真的，但还得再加研讨和熟思。

（七）疯子常常比健康的人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羞耻、诚实、良心，甚至也没有恐惧……

六月二十八日

睡眠不足。

索尼娅从早上起就很愉快，她请我不要出去。但偏巧柴尔特科夫特地拿了一封信来。是一封写得很好的信。而索尼娅依旧一提到柴尔特科夫的事情就兴奋起来。

我原是要到科兹洛夫卡去的，但跟柴尔特科夫谈着谈着，就走到耶生卡去了。吃了一惊，马上回家。旅行很愉快。但没有马，电报也不来，等了三个钟头。到了塞略且那边。跟新闻记者谈话是不愉快的，跟劳动者们谈话却很痛快。塞略且那边有许许多多的人。无聊而苦闷。走到管理教堂的人那边去，跟农妇们谈话。在这种可怕的极度贫乏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呢？

——人们都以自己的肮脏、怯懦、职业的卑贱等为可耻。但对于愤怒，不但不觉得可耻，而且觉得那似乎是一种好事情而沾沾自喜，竟督促自己而助长它。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呵！

六月三十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十九日回到亚斯纳亚来了。路上没有什么事情。很愉快地跟达尼亚告别。总之，印象非常好。

索菲亚·安得列维娜的病状也好像稍微好点儿了。我不抱怨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行，但身体的情形实在不好。衰弱、头痛。

早上，收到了《暴力的法则和爱的法则》的法译本及好几封很好的信。以非常浓厚的兴趣阅读它，觉得很不坏。为要使已经写过的不要再行重复，把书加以重读是很有益处的。但愿在《关于疯狂》当中不要重复同样的话！我认为这是值得写的东西，但不知道会不会受到责难。这主要的是就自己的力量来说。

大睡午觉。想要一直睡下去。来了三个客人。三个都是实在有兴趣的重要的人。头一个是列平，样子实在可怜，显然地丧失了理智的生活。虽然是这样，但也不能把他看作疯子，依旧还可以在他内心看出永远不变的气势。而且，在我看来，那很自然，我觉得很高兴。

其次来的是斯托科沃伊^[39]，他显然注意到会不会打扰我。

跟他畅谈。可是，他的话很少。

后来，柴尔特科夫也来了。索菲亚·安得列维娜非常兴奋。但我想，结局是会圆满地平息下来的。

要写下来的是——

除开《暴力的法则和爱的法则》的法译本之外，还收到了法国人波洛克所著的名为《将来的政治》的小册子。读起来觉得颇有趣味。因为这位学者显然站在最近哲学思想的同一水平上面，他的各种理解，简直不明了、不正确到了可惊的程度。认为人生有三种主要活动的说法，就已经够了。他说，这三种就是：美的感情的满足，即是艺术的活动；理性的各种疑问的满足，即是学术的活动；而最后，就是道德的活动。越读这本书，我就越发觉得有完成《关于疯狂》之必要。

一九一〇年六月末日，我要写下来的是——

教会的迷信，存在于这种地方，即把那些凑合在一起的家伙的群集称作教会，因而认为好像那些人是在世界上存在过或是如今存在着，而他们是能够替万众确切地决定应该如何解释上帝及其法则的。

跟教会的迷信颇为相像的学问的迷信，存在于这种地方，即把那些脱离了为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劳动的少数人所获得的知识称作学问，而认为对于所有的人乃是一种必要的知识！

买、卖，或是缔结各种契约的时候，尤其是举行祝祭、洗礼、婚礼、葬仪的时候，据说是非有酒不可的。但我以为，当买卖和缔结各种契约的时候，是一定要好好地思考、好好地判断的，徒然空费时间于闹酒是不必要的。而在实际上，不闹酒，也会把灾难减少。祭日也是这样。所谓祭日，就是体力劳动的停止和休息的意思。可以和邻居们、亲戚朋友们相会，畅谈，尽情欢乐。还可以把那关于灵魂的最重要的问题加以考察。然而人们却不跟亲友们畅谈而尽情欢乐，只是醉

酒，也不考察关于灵魂的问题，而只是说些下流话，甚至于还常常引起相打相骂的事情。

还有洗礼的场合。一个人已经诞生了，我们应该好好地想到：要怎样地加以养育。要施以良好的教育，就得首先自行矫正，脱离恶习，教以善事善行，而戒绝喝酒。婚礼的场合也是这样。不，还要糟。年轻人生活在爱里，为生育子女而结合在一块，是应该以善良的生活示范的。可是，在这种场合，还是一味酗酒。葬礼的场合，更糟。一个人回到老家去了。即从上帝的地方回到上帝的地方去了。

当我们从坟场回来的时候，从那命运注定大家不久也得去的、谁也不能避免的、埋葬了我们父母兄弟身体的坟场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正是一个让我们熟思关于灵魂问题的好机会。可是，怎么样呢？还是酒，还是由酒所引起的一切骚扰。我们说，我们不能忘记老年人的教训。是的，老年人也许不明了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我们是明了的。我们明了：这样的事情是非停止不可的。停止了一年，到第二年回头一看，就会明了：首先在一年间就节约了三五十卢布，而且，那是被剩余在成百成千的家庭里面的。

到了第二年，那许多愚蠢下流的话语和恶行，也就不会再给说出来、做出来了吧？到了第三年，在家庭里面就会增加和睦与爱的精神。到了第四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人的灵魂当中就会留下许多好的东西。

在民众中间，对迫害者和权力的憎恶，正在不断地增加着。然而民众自身却正为那些迫害者服务。为什么要给他们服务呢？因为他们正被宗教及学问上的欺骗所欺哄、所诱惑着的缘故。

对于恶的迷信。本来恶这东西是不存在的。生就是善。在不是善的场合，就知道你是错了。为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为要纠正错误而保持沉醉的欢喜（最高的善、至善至福），是给了你以时间的。时间是只有为此才存在的。倘若你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管你的意志如何，将被用死亡来加以纠正。是的，生就是善。本来恶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的过失是存在的，我们的也是全人类的过失。而经历时间，就会给我们以纠正过失的欢喜。在这一纠正当中，具有至高至大的欢喜。

我们在宗教的理解上，是没有进步之处的。仍旧是精灵说、崇拜偶像。为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只要理解：在我们的内心保持着怎样的要求、怎样的习惯？而我们的要求、理性和爱的要求，是否符合人的天性？并且，考察自己天性的习惯所要求的东西就够了。

还要考察像现在所做着般的、依从于习惯的要求这件事情，并非理性和爱的要求，而是以理性和爱的要求为基础而成为习惯的东西——这是它的真正的要求。而那时候……不管是属于一无所有的劳动阶级，还是属于所谓富裕阶级，也不管在现代是有着怎样的地位和环境的人，总之，你不妨试行想象那些脱离了一切习惯的人物。我们生活着而看不见、感觉不到并且也不了解我们生活的一切恐怖和狂妄，在这世界上，这种人将会看得出什么东西呢？

[39] 斯氏原是个大学法科毕业生，做了官，由于受托翁思想的影响，弃官而种田。

七月

И Ю Л Ъ

对于比什么都熟悉得多的东西，
我们却比什么都理解得少。

七月一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从自身分离开来的精神本源，是由我们认作肉体的东西而意识到其分离的。而这又同样地由我们认作运动的东西而意识到自身的分离。

肉体跟空间不可分，运动跟时间不可分。

（二）做了一个跟塞略且谈话的梦。我说了如下的话语——构成我们的生活基础的东西，就是寻求幸福。肉体的幸福是存在着的，例如健康、肉体方面的各种欲望、富贵、性爱、荣誉、名望、权力，等等。这一切幸福：

甲 不能为我们所支配；

乙 随时都可以为死亡所剥夺；

丙 不能够变成大众的幸福。

但此外，还存在着精神的幸福。那就是对于大众的爱。

它是：

甲 时常为我们所支配；

乙 不会为死亡所剥夺；

丙 对于大众的爱，不但是可能，而且人们越为这种幸福而生活，就越发会增加他们的快乐。

我所做的梦并不是完全跟这相同。它还来得更简单、更好。在梦里，当我说完了这些话之后，我就这么说：“要是你能证明这是个谎，你就提出来吧。怎么样，不能吧？”塞略且和旁的人都默然无语。

（三）这实在是一件可惊的事情：对于比什么都熟悉得多的东西，我们却比什么都理解得少。反之，对于完全不理解的东西，却比什么都熟悉得多。那就是自己的灵魂。也可以叫作上帝吧。

七月四日

提起来都觉得可怕：我已经三天多（四天不到）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

昨今都在校对分册。三天里面，除了写过几封极其平凡的信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完全平静下来了。略夫^[1]来了。分子小，分母无限大。^[2]会到了爱利查维达·伊凡诺维娜·柴尔托科维亚^[3]。而且她来到了家里。非常愉快。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遭了火灾。不幸的列平被疑为放火者。跟他谈话。完全是个病人。没有精神。但我在他的内心感觉到人的气味。斯托科沃伊和卡尔托辛^[4]来。照例，跟他们应酬之后，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还留下了未尽之意似的。已经是夜里三点多钟了。努力吧，不要浪费此生最后的这些时日！感到衰弱。心情很坏。这样也好。

^[1]托翁第三个儿子。

^[2]托翁想用这来表现儿子的内心和本性。托翁很喜欢用分数的形式来表现人类内在的本性。分子是人类的精神特质，分母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见解。

^[3]柴尔特科夫的母亲。

^[4]一个崇拜托翁的有钱的哥萨克人。为了普及发行托翁的著作而捐献他的财产，但后来他的思想有了转变。

七月五日

写这日记，是在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

早上，散步，什么事也没有做。仍然很衰弱。访柴尔特科夫。夜里，布里金和科利齐卡来过。跟略夫在一块儿是颇为愉快的。索尼亚又无端地兴奋得很厉害。啊啊，上帝呵，救救我吧。

有一些感想要记下来——

给我们以生命，让我们由被限制的因而也就变得不完全的肉体去认识自己内心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作灵魂。不受任何限制，因而是完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作上帝。

生活从本体分离出来，生活就是企图跟它合一的志向，也就是企图跟旁人的灵魂、跟上帝，即完全的东西合一的志向。

七月六日

早起。身体仍是不好。跟马利亚·亚力山朵洛维娜作别。索尼亚洗澡去了。跟她谈过话——还不坏。不能做事情——很衰弱。索尼亚到兹维金则娃^[5]那边去了。可怜。夜里，斯托科沃伊来。跟他畅谈。略夫比不上别人。忍耐吧。无事可记。十二时就寝。

[七月七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5]一个当时在彼得堡社交界很有势力的女地主。

七月七日

还活着。但实在是个很坏的日子。因为依旧没有精神，什么事也没有做。连校对工作也没有做。骑马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一回来，索尼娅就大发脾气，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夜里读书。深夜，戈尔登维则尔和柴尔特科夫来了。索尼娅虽是听到了他的说明，但还是没有平息。当夜晚来得更加深沉的时候，我跟索尼娅好好地谈过话。几乎整夜没有睡。

七月八日

今天是七月八日。精神稍微好了点儿。沉默着，好好地想过关于确实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必要。和布尔卡科夫到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那边去。心里很愉快。沙夏害病，很忧郁。已经五点钟了。躺一躺吧。静静地吃完了饭。夜里读书。渐渐地好起来了。夜里戈尔登维则尔和柴尔特科夫来过。很愉快。和斯托科沃伊谈话。他把不可信的事情也想“要相信”。十二点钟了，睡吧。米勒的故事《每周的休息》(*Mille Repos hebdomadaire*)很可爱。

七月九日

睡得很多。写东西、校正分册的最初五册之后，就以欢快而满足的心情跟略夫一同外出。忍耐吧。淋了雨回来。兴奋。饭后，尼古拉爱夫、戈尔登维则尔、柴尔特科夫来过。

痛苦。忍耐吧。[\[6\]](#)

[\[6\]](#)这些字句，都无非是表明：由于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夫人不时歇斯底里地发作，使得托翁只好忍受最大的痛苦。

七月十日

五点钟就醒过来了。曾经起来过，但因为觉得身体很衰弱，又躺下来了。九点钟到乡下去。是到科皮洛夫那边去的。给他钱。非常单纯，不坏。从尼古拉爱夫的住屋前走过。他出来了。又跟他谈及正义。我对他说：正义这种观念，是人工的，对于基督教徒是不必要的。那种特性是不能引导到现实里面去的。那是空想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完全是不必要的。

回家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个对《唯一的手段》^[7]提出抗议的农人。骑马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柴尔特科夫对于“无抵抗”发出了奇怪的论调。

睡午觉。醒来的时候，大维朵夫^[8]、科利齐卡、沙洛芒^[9]来了。读沙洛芒带来的空虚的、自满的作品《浪子回家》^[10]和那富有吸引力的故事《每周的休息》。后来，斯托科沃伊和卡尔托辛来辞行。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可爱。

要写下来的是——

信仰的场合，也可能变成不相信。不但是这样，信仰也可以是互相矛盾冲突的存在。信仰方面的真实，外部的表示要比意识上的真实来得多。可是，反之，信仰是容易变动的、矛盾冲突的，而意识却时常是唯一的、不变的。

如今又开始谈到柴尔特科夫，我静静地走开了。

[七月十一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7]托翁的一篇论文。

[8]托翁老友，做过莫斯科地方法院院长。托翁许多作品的题材，都是由他提供的。

[9]托翁的法国朋友，是个法学博士。曾写过几篇关于托翁的文章，并将托翁的著作译成法文。

[10]法国作家安得列·纪德的作品。

七月十一日

（一）我开始明了地理解：为着生活，为着自由，谦让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及其中的喜悦。

（二）我过着恶的生活。既不能建立善的生活，也没有那种力量。可是，只要在旁人所不理解的程度上（我以为）去了然地理解：人生的错误并非罪恶，那么为了补偿自己的恶的生活，怎么能够不把它说出来呢！同时，我觉得：这大概也可以对某些人有用处吧。

（三）当谁打你的右颊，而你更把左颊也伸给他的时候，我决不期待打你的人有所醒悟，停住手而去理解你的行为的意义。不，他反而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吧：这回我打了他，是多么好的事情呵。只要看他沉默着，就显得他如今正在感到自己的罪过，承认我对于他的优越。

可是，虽然如此，而我却知道：当谁打你右颊的时候，能够把左颊也给他打，乃是一种对于自己、对于所有的人都是最好的事情。其中正具有“圆满无缺的欢悦”。只要这么做，那时候，就甚至于对于被认作可悲的事物，也只有感谢而已。[\[11\]](#)

好容易还活着。可怕的一夜。昨夜一直闹到四点钟。

顶可怕的，就是略夫。他把我完全跟小孩般地训斥着，命令我到院子里去迎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早上，塞尔格^[12]来了。除开校对《无为》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散步、徒步和骑马。我不能平心静气地看见略夫。我还是不行。可怜的索尼亚平静下来了。残酷而沉重的毛病。

上帝呵，帮助我，好让我用爱来忍受。总之是应该忍受的时候。帕沙朵夫来过。跟他商谈工作的事情。

已经十一点钟了。睡吧。

^[11]这几段话，反映出由于夫人的歇斯底里状态所促成的托翁当日的苦闷心情。这一则是后来才补记进去的，因而这一天的日记变成了前后两则。

^[12]托翁的儿子。

七月十二、十三日

一切如常。发生了一件关于柴尔特科夫的可笑的事情。因为菲利耶弄错了把他叫了来，索菲亚·安得列维娜又开始吵闹起来了。可是，总算好好地对付过去了。可怜的她，非常苦恼。我可以毫不勉强地爱怜她。跟朵香一块儿骑马外出。夜里，给沙洛芒送行。没有等到斯霍登夫妇来到就躺下来了。柴尔特科夫来了。我把信交给了他。

今天是十三日。斯霍登夫妇来过。写分册。跟米海尔·塞尔该维齐及戈尔登维则尔骑马散心。索尼娅很衰弱。什么也不吃。但还撑着。上帝呵，请帮助她和我吧。把各种感想写进了笔记本。

七月十四日

苦痛难堪的一夜。

从早晨起就开始给她写信，而且写好了。到她屋子里去。她要我起誓，并把日记交出来。我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好不好。也不知道是否过于软弱，过于退让。但除此之外，我没有另外的办法。派人去把日记拿回来。她依旧在烦躁的状态当中，不吃不喝。继续校对，校了三篇。然后就上鲁达科沃村去。我对略夫不能发生温暖的爱抚心情。他什么都不理解，也感觉不到。沙夏把日记拿回来了。先后去了两次。于是，索尼亚平静下来了，对我表示感谢。我觉得这就好了。柴尔特科夫的来信使我很受感动。就寝。身体一直不好，很衰弱。可是心情却还好。

[七月十五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七月十五日

总算还活着，但很苦痛。早上，由于我从家里走出去，由于我要她自己保管日记，又吵闹了一场。我说：我是不会改变自己说过的话的。实在痛苦不堪。在吵闹发生之前，我就把校对工作做完了。以后只有一章了。跟朵香骑马散心。晚间，美国人来了，还有柴尔特科夫、戈尔登维则尔、尼古拉爱夫，等等。索尼亚平静下来了，但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可以睡觉了。有些话想要写下来——以后再说吧。

[七月十六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七月十六日

还活着。可是，身体依旧不好，而心情却不坏。可爱的米夏·斯霍登回去了。达尼亚乘马车出去了。后来索尼娅也出去了。此刻她在睡着，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吵起来。散步。虔诚地祈祷。我注意到自己对略夫的罪过。不要生气，应该爱他。把生气和爱放在秤上平均地加以比较，该多么不合理呵。这并不是对伊凡、彼得的个人的爱，我们所必需的，乃是那种在上帝内心，跟上帝在一块儿，并且依从上帝而生活的爱。想要跟略夫谈一谈。那个美国人也在写作，但我想一定不高明。散步回来碰到了他。还有一个小学教师偕同夫人从乌雅托克来。这也是个写东西的人。但是感到非常亲切。跟这个人谈了一些时候。校完了最后的校样。想要续写《关于疯狂》的论文，但没有气力。

应该从笔记本上抄下来的是——

（一）我们过着疯狂的生活。虽然在心之深处知道那是疯狂的生活，但由于习惯，由于惰性，还是继续着。或是由于不想改变那种生活，或是由于想改而不可能，或是由于两方面合并起来的原因，就依旧紧抱住那种疯狂的生活不放。

（二）我要写下如下的一些话——今天是十六日。

第一，我从对略夫的生气和刺激的感情里面解放出来了。

第二，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从自我怜悯的感情当中解放出来了。对于自己在青春时代的一切罪过，尤其是将那为性欲所玷污的身体跟纯洁的处女相结合的重大罪过所受到的轻微的处罚，只有向上帝表示感谢。讨厌的浪子呵，对于你，这种程度的报应，乃是当然的！你只有感谢处罚的份儿。一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多么容易去忍受处罚呵。再也不会感到什么苦痛了。

跟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走了很远的路。累了。睡午觉。吃饭。戈尔德维则尔和柴尔特科夫来过。苦恼。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精神却不坏。戈尔德维则尔的钢琴弹得很好。雷雨。

七月十七日

睡眠不足。送可爱的达尼齐卡回去。散步。回到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阅读各方面的来信和帕斯卡尔的著作。昨天跟略夫谈过话，但今天他向我说明是我不好。我始终沉默着，努力不让自己发生不好的感情。沙夏乘马车到图拉去了。此刻是十二点钟。身体真是衰弱极了。什么工作也没有做。阅读帕斯卡尔的著作。很好。然后就骑马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3\]](#)从黄昏到吃饭这段时间很无聊。戈尔登维则尔来过。在沙夏屋子里谈了一些时候。很愉快。

[七月十八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3\]](#)托翁到柴氏处预立有关自己死后著作继承权的遗嘱。

七月十八日

总算还活着，但人很不好。依旧非常衰弱。只是读了一些无聊的信和帕斯卡尔的著作，旁的什么也没有做。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又吵闹起来了。“你背叛了我，所以把日记藏了起来！”她这样地攻击着我，使我感到苦恼而悲哀。她对柴尔特科夫有着固执的憎恶。我对略夫又感到难于克服的隔膜。努力去爱Son fait（他的行为的本质），跟他好好地再谈一次吧。来了一位给人以沉重之感的作家。骑马到齐夫文斯科埃村去。累得要命。夜里，戈尔登维则尔和柴尔特科夫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差点儿又失去了常态。睡吧。

七月十九日

睡得很好，但人还是非常衰弱。脉搏不正常。写了一篇对万国和平会议而发的刻毒的论文。还写了几封信。从早上起，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稍微好了点儿，但临晚，医生来过之后，又变坏了。沙夏身体不好，咳嗽、鼻孔发炎。

此外没有什么可以写下来的事情。十二点钟就寝。关于“处女”的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写下来。[\[14\]](#)好啦，还到住在欧夫夏尼科沃的可爱的人们那边去过。[\[15\]](#)

[\[14\]](#)托翁想要把七月二十日的感想（四）所记的事情写在这里。

[\[15\]](#)休米特、帕沙朵夫、布兰捷等三人居住在那边。

七月二十日

精神非常坏。坐在嫩枫树下的长椅子上给柴尔特科夫写信。医生们来过。从学识方面来说，洛索利莫^[16]竟是可惊的愚蠢。没有希望。然后就修改针对和平会议而写的论文的补充部分。非常忧郁，也没有什么旁的不满意的事情，但总是不愉快。跟菲利耶一块儿骑马散步到查塞卡去。

睡午觉。要记下如下的一些感想——

（一）在心里头进行着关于略夫的不断斗争。应该加以原谅呢，还是该用残酷而刻毒的话去回答他呢？善的呼声开始更加明了地听得见了。圣弗兰西斯科认为看门人的责难乃是当然的，这时候，他就体会到了圆满无缺的欢悦，我也应该像他那样做。是的，应该那么做。

（二）用言语乃至行为来报复实在很容易，要加以原谅则真难。可是，反之，当你克服了那种报复心情的时候，就很可以感到大大的喜悦。应该获得这种喜悦。

（三）世人的信仰，除开迷信乃至妄信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世间的大部分人，信仰都优于认识。那是因为信仰来得坚固而容易。信仰之所以来得坚固而容易，乃是由于习惯的结果。信仰容易变成习

惯。可是，信仰并非时常都是坚固的，它很容易动摇，且不能督促精神生活的进展。信仰时常是固定的、欢快的，会唤起他人皈依的心情。信仰是以社会的意见为基础的，因此，皈依的人越多，也就不得不越发变得坚固。信仰是世俗的事情，适合于肉体生活的条件。上帝的认识，乃是精神的事情，为理性的善良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信仰时常是Stationnaire（固定的），认识时常是流动的。对于“信徒”们，生命的活动是进行在肉体的领域里面的，而对于有所认识的人们，则进行于精神的领域里面。

（四）心里不能够原谅维拉^[17]的堕落。但如今我已经了然地了解：这是残酷而错误的。这只要想起自己过去的作为男性的性生活就够了。是的，社会的意见并非由女性，而是由男性所树立起来的。这种事实，在男女关系上面，最是露骨地可以知道。可是，女性业已作为其罪过的结果而负担了巨大的重荷（生产、耻辱），而男性却什么也不负担，所以女性不该比男性受到更多的责难。俗谚说“没有被人捉到就不算贼”，而犯了罪的女人或是生了孩子的姑娘，却为全人类所侮辱，或是一直堕落下去。可是，男性方面，只要没有害花柳病，你就是纯洁而正经的。我觉得把这点弄明白是很好的。

^[16]给托翁看病的医生之一。

^[17]托翁的侄女维拉·帕乌洛维娜。她跟一个男人秘密地发生肉体关系，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七月二十一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大家问：在《福音书》《默示录》，乃至全部《圣经》的如此如彼的语句当中，发现了矛盾，乃至不明或是胡扯的场合，那些语句要怎样解释才好呢？对于大家那种疑惑，我要如此地回答：在读《福音书》乃至被称为圣书的一切书籍的场合，也像我们对于日常所耽读的所有普通书籍同样，应该将其内容一面读一面批判。

因此，在碰到矛盾、不明、胡扯等的场合，就应该不要去寻求那种事物的解说，而要把那种处所全都抛弃，只是把重点和意义放在跟我们的常识及我们的良心（这方面更加重要）相一致的处所。

（二）学问——乃是为着在知性及道德方面最是鲁钝的人们而开设的养育院，也是在大众当中最先获得成功的场所。从事于学问的人，或则调查甲虫，或则数数书籍的页数，或则从其中摘录下什么好的题目，或则专门在探究一种非生活的、对于谁也没有什么必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能置信的理论，还不得不以为自己正在干着世上最重要的工作。

（三）

（1）学者型（2）野心家型（3）贪欲者型（4）保守的信徒型
（5）玩乐者型（6）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的强盗型（7）没有范围的强盗

型（8）戴着假面具的诚实者型（9）虚荣的著作家型（10）社会革命家型（11）勇士丑角型（12）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徒型（13）战士型（14）……

我所感觉到的这些典型，是无限的众多。

[补记]

身体依旧衰弱，对于略夫也继续怀着不好的感情。写下关于性格的感想。非试写一下不可。什么事也没有做。跟布尔卡科夫一起骑马散心。愉快。吃饭。读欧洲报道。戈尔登维则尔和柴尔特科夫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又歇斯底里。很苦痛。但我不诉苦，也不再把自身认作可怜虫。睡吧。达尼亚来了一封有关弗兰西斯科的可爱的信。

七月二十二日

睡眠非常不足。什么事也没有做。一直睡到吃早饭的时候才起来。和戈尔登维则尔一起骑马散心。在森林里写东西。[\[18\]](#)很好。一回到家里又闹得一塌糊涂。饭后更糟。由我自己出来承受，并邀她去散步。这才平静下来了。

柴尔特科夫来。紧张、苦痛、难过。忍耐吧，哥萨克人。读拉·布留爱尔的著作。[\[19\]](#)

[\[18\]](#)托翁在森林中预立遗嘱。

[\[19\]](#)拉·布留爱尔（Jean de la Bruyere，一六四五 — 一六九六），一位法国作家。托翁阅读的是他著的《现代性格及气质》一书。

七月二十三日

非常痛苦。身体很坏。但是如果把肉体上的不健康跟精神上的相比较，不算得什么了。唔，是的。我了解：想要说什么。

肚子有些不对劲。家里的人要我去看医生，我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吃了泻药。没有效果。审阅来信。整天睡在床上。米夏领着太太来。欧利卡和孩子们，还有略娃也来过。

上帝呵，帮助我吧，以便依照您的法则行事。可是，我觉得：对对方过分让步，好像于自己和她都有害处。我想试用旁的方法。

七月二十四日

无论在健康方面或是与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关系方面，都仍旧和昨天一样。健康稍微好了点儿。反之，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关系却越发来得不好了。

昨夜她为使我们两个人谈不成话，没有离开过我和柴尔特科夫的身旁。今天也是这样。但我站了起来，问柴尔特科夫是否同意我所写给他的东西。^[20]她听见了就问我在讲着什么事情。我说：我不想回答。她就生气而兴奋地走开了。弄得我毫无办法。我自己感到难堪的苦痛。

什么事也没有做。接到的信都是无聊的。翻阅无聊的东西。怀着一种不健康的、没有着落的心情就寝。

^[20]托翁曾托柴氏代为起草遗嘱，后来他就在原稿上修改了两处地方。此刻他正问柴氏是否同意他所修改的。

七月二十五日

索尼娅整晚没有睡。她决心要离开家庭，而且真的到图拉去了。在图拉会到了儿子安特列，心情完全好转，很快就回来了。可是神情很疲乏。我的身体依旧不行，但稍微好了点儿。什么事都没有做，也不想做。跟略夫谈话。毫无结果。平心静气地就寝。因为我感谢上帝，为爱所渗透着。今夜亲爱的戈尔登维则尔住在这里。

[七月二十六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七月二十六日

还活着。可是心情很悲哀。身体似乎好了点儿。搞工作。写《关于疯狂》。然后又写信。我不能习惯于老是怀着警戒的心情。冒险写吧。[\[21\]](#)骑马散心。儿子们——安特列和略夫是各异其趣的，但我很痛苦。睡吧。

要写下来的是——唯一的永远的人类法则，就是爱的法则。但，学问的迷信，研究别的动物，发现斗争法则，而把它适用于人类生活。多么狂妄呵！

给柴尔特科夫写了封短信。他也回了封很好的信给我。我跟他的意见相同。

[\[21\]](#)由于夫人时常翻阅他的日记，托翁已经没有写日记的自由。为要避免被翻阅的危险，他就实行写那“为自己而写的日记”。把它藏起来，不让人看到。

七月二十七日

一切如常。但这也只是像暴风雨前的静寂。安特列来了，讨厌地问我是否写过什么东西。[\[22\]](#)我说，我不想回答。非常痛苦。我不相信他们只是期望着金钱。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对于我，一切唯有善。睡吧。塞略且来。达尼亚来信，说是要来。米夫·塞尔该[\[23\]](#)也来了同样的信。且看明天的情况吧。

（一）刑罚的历史，就是刑罚的不断地废止。——叶林[\[24\]](#)

（二）我们能够从偶然的、明显地被认为是盗贼的盗贼手中逃出来，但我们却委身于连续不断的、组织化了的、被认作恩人的盗贼之手，即政府之手。

（三）人把自己认作神，是对的，因为上帝存在于他内心。把自己认作猪也是对的，因为猪存在于他内心。但当他把自己的猪认作上帝的时候，他却犯着可怕的错误……

（四）向着自己这样地询问，是很好的：你是否已经不谈个人的幸福，已经将上帝的工作认作自己的使命，而不管人们的责难和轻蔑？向着自己这样地询问，然后再做如下的回答，那就更好：是的，可是，做着上帝的工作而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感，这种情形是绝对没有，也决不会有的，幸福就在这里。

[22]托翁的儿女们特来向他问及预立遗嘱的事情。

[23]即米海尔·塞尔该维齐。

[24]德国的法学理论家。

七月二十八日

身体依旧不好——肝脏不舒服，脑子不活动。家里平静，左夏来。和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塞略且来。

啊啊，一切都是夸张的。[\[25\]](#)是的，我已经没有日记——赤裸裸的、朴素的日记。非开始写不可了。[\[26\]](#)

[\[25\]](#)这是指柴尔特科夫和戈尔登维则尔二人在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给托翁的书信内容。在信里曾警诫托翁，要他注意夫人及两个小儿子的利欲意图。托翁认为未免夸张。

[\[26\]](#)托翁不喜欢别人看他所写的日记，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因此，他从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起，就开始写“为自己而写的日记”。他经常把它带在身边，睡觉时就藏在枕头下面。

七月二十九日

颇夏来。我很高兴。依旧什么事也没有做。但心情还不坏。

善良的青年波利索夫来。和朵香一块儿骑马散心。儿子们真叫我苦恼。给柴尔特科夫写信。左夏在艺术文学的敏感方面，叫人感到愉快。写了几封不太有趣味的信。夜里玩牌。然后跟尼古拉爱夫畅谈。从思考未来的心情出发，应该使自己有自由。还熟思过什么事情，现已忘记了。

七月三十日

身体稍微好了点儿。睡得好。来了好几封非常有兴趣的信。除开写信，没有做旁的什么事情。骑马到帕沙朵夫的地方去，送给他校样。在家里吃饭。颇夏领孩子们来。戈尔登维则尔也来过。跟儿子们依旧很觉疏远。痛切地感到沉默是必要的。努力吧。送左夏出去后就睡觉。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说是因为大家没有请她玩牌，很是懊恼。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沉默是必要的。

七月三十一日

实在不好过，尤其是头脑方面。什么也没有写——这样稍微好了点儿。收到几封有兴趣的信。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愉快地谈起昨天的事情，认为是自己过分神经质。很好。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饭后，正想要读书的时候，拉朵伊青斯基^[27]夫妇来了。谈到种种。我也说出了还是不要说出比较好的各种事情。柴尔特科夫来了信。写了几句话回复他。一切都很好。睡吧。

[八月一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27]一个关注宗教问题的作家。

八月

А В Г У С Т

所谓爱，

就是在一切现象当中去认识自己。

八月一日

还活着。但身体很坏。写了几封不高明的回信。帕沙朵夫那边送来了《永生之道》的校样。并不高明。骑马到欧夫夏尼科沃去。感到智能的衰退和悲哀难过。始终颇为沉默。沙夏又不舒服。有些事情要写下来，且等以后再说吧。

八月二日

心情依旧苦闷而倦怠。早晨，散步到很远的地方。接到很少的几封信。看校样，但人没有精神。达尼亚寄来了很好的信。可怜的达尼亚正在为我而苦恼着。骑马去购买裸麦。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也跟着来，看看是真是假。这也是个苦恼的人。纵然我是多么苦痛，但还是不能不怜悯她。晚间，跟颇夏畅谈。睡吧。

[八月三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八月三日

还活着。可是很忧郁。校对的工作倒搞得很好。引用了帕斯卡尔值得惊叹的文句。阅读帕斯卡尔所写的东西，意识到这位死了好几百的人竟跟自己完全一致，感动之余，不禁泪下。既然生活在这种奇迹当中，此外还须什么奇迹呢？

和戈尔登维则尔一同骑马到科尔奔去。夜里又发生了一场苦痛的骚动，我兴奋得很厉害。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感到心头猛充着血液，不但不愉快，简直很苦痛。

八月四日

依旧没有把感想记下来。白天和平地过去了。来了许多无聊的客人。身体衰弱，心情也不好。完全不好。

[八月五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八月五日

[补记]

要写下来的是——

(一) 习惯是伟大的。

习惯使得以前无论何时都需要许多努力——精神的要素和动物的要素相斗争——的各种行为，不再需要那些努力和注意，而让它们能够使用到后来的工作上面去。习惯是凝固基石的石灰，它使得在基石上面能够加上新的石块。可是，这种习惯的善的性能，当斗争的解决对动物的要素有利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不道德的原因。即发生了人吃人、执行死刑、进行战争、私有土地、利用卖淫等的事情。

(二) 不错，信心、迷信、妄想，都给人生的自我牺牲以巨大的力量。然而，在这种场合，为了实行人生一切法则，就给制定着重要的、唯一的，而且大部分可能的工作，即教会法则的实行、去势、自焚、无信仰者的绝灭等。在没有迷信的信仰的场合，并不是为着任何一种被规定了的东西，而是为要解决以上帝的共通法则为基础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切问题，爱是必要的。而这种活动并没有像前者般的鲜明的现象。

（三）自我牺牲越来得大，要谦虚持躬也就越来得困难。相反的场所也正相反。

（四）（八月一日的感想）临死的人所说的话，意味来得特别深长。可是，我们不是时常都朝着死亡走着吗？尤其是老年人更加明显地是这样。让老年人理解自己所说的话意味特别深长吧。

（五）“他跪拜、哭泣、诵读祈祷书，向上帝请教自救之道。但在心之深处却感到：这一切都是无聊的事情，没有谁会救自己的。”

（六）为要使所谓“野蛮人”变成文明人而传授自己的教会信仰的牧师们，是多么可怕，不，毋宁说是多么可惊的不逊和疯狂呵！

（七）被我们称作世界的，是由意识和被意识到的东西这两部分所合成的。没有意识，也就没有世界吧？可是，却不能说：没有世界，也就没有意识吧？可不是吗？

（八）在言语上我们常常说：不要跟人谈及他所难于理解的事物。可是，在实际上，我们往往不能自制，完全无益地浪费唇舌，而且感情激动地对那不能理解的人谈着他所不理解的事情。

（九）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未成年的孩子们和动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所有利己的生活，对于有理性的成年人，都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跟疯狂相同。然而，首先，世上大部分的妇女，在儿童时代，都过着合法的利己生活，其次生活于非理性的家庭爱的利己主义，复次生活于利己的夫妇爱的物质主义，

而且不久就依靠孩子们而生活，此时失去外部的利己生活，具备着思虑和辨别。但依旧还是缺少普遍的博爱精神，而停留在动物的状态中。这种女性的生活状态是很可怕的，然而却是极普通的。

（十）你想要为别人服务，劳动者想要劳动。但为要工作而得到利益，必定要有工具。不但是这样，而且必定要有最好的工具。可是，你是怎么样的呢？具备着各种特质、性格、习惯、知识等的你，是能够从自身提出为万众服务的最好的工具吗？对于你，必要的事情，并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服务于上帝。

而服务于上帝这件事情——是明白的、被规定了的。那就是你要扩大自己内心的爱。由于扩大自己内心的爱，你就不得不服务于人们。而你，对自己，对人们，对上帝，都将同样必要地服务。

（十一）不幸的并不是受到痛苦的人，而是将痛苦给予他人的人。

（十二）所有的人都时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而不能把任何人加以否定。可是，有些人，他们在现在的境地，过于隔绝和无识，我们只好完全像对待孩子般地去对待他们。即，我们虽然爱、尊敬、庇护他们，但不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也不能够向他们要求对于他们所缺少的东西的理解。但有一件事情使得这样地对待这些人更加困难。那就是：孩子们具有知识欲和真实性，而这些成了人的“孩子们”却缺乏这些东西；反之，他们保有着冷淡，以及对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的否定，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太过。

八月五日

心情稍觉好了点儿，但各种麻烦的俗务使得我不能够做工作。也没有必要。修改给牧师的信。收到几封不太有趣味的信。美国人格罗鸟·特洛达^[1]来。和朵香一块儿骑马散心。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很衰弱，变得神经质。霍金^[2]来。心里一直迷惑不定。说是His holiness^[3]想要来。我不懂得要怎样决定才好。早上，能够在心里意识着对于万众的爱，而好好地祈祷，很高兴。睡吧。

[八月六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环游地球一周的旅行者。

^[2]参看五月二十一日所记。

^[3]这原是罗马教皇的尊称，托翁用这来称呼印度婆罗门教徒米利·帕拉马哈木沙。

八月六日

还活着。在嫩枞树下散步。读信、写信。打算写《关于疯狂》，但提不起劲来。躺着，有了重要的感想——可是忘记了。柯罗连科来。是个非常愉快、聪明，并且很会说话的人物。虽然如此，但谈起话来我还是很觉吃力。

八月七日

悲苦的心情。想要写《关于疯狂》。可是，不行。早上，请柯罗连科来一起散步、畅谈。他是个聪明人，但迷信科学。然后骑马散心。给雨淋得满身湿透。在斯希宁那边给烘干了。回到家里，戈尔登维则尔来了。很苦痛。

要沙夏把如下的话语写下来——

（一）肉欲、利欲、憎恶、虚荣心，而最重要的，乃是利己心——我几乎没有碰到过比我更多地具备着这一切坏习性的人。我知道这些，过去现在我都注意到自己内心的一切丑恶，并与之斗争。对于这件事情，我要感谢上帝。我的著述的成功，就可以用这来加以说明。

（二）因为人们对它不注意，不想注意，也不能够注意，这种愚蠢就来得特别厉害而难于医治。人们之所以不想，也不能注意到它，那是因为完全满足于自己及自己的境遇之故。我们在进化当中，发展当中。我们有着飞机，有着潜水艇……还有着各种异想天开的东西！假以时日，一切都会有着很好的成就吧。完全不用脑子的人们，不能不赞叹飞机及其他……是的，就是这些东西，也是具有某种目的而出现的。是的，这些东西出现了，因为占着百分之九十九的奴隶们，在奉行着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们的命令。因为这正是奉行着等于奇迹的事情。人们都相信：这些奇迹是必要的。

因此，就不想也不能改变生出这种奇迹的社会生活。这些奇迹支持邪恶的生活。邪恶的生活产生奇迹。邪恶的生活继续下去，还能把生活加以改善吗？必要的事情只有一种。即把道德的要求放在首位。把道德的要求放在首位，飞机……及其他的東西就将马上烟消云散吧……

（三）马萨里克写着：

“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愚蠢的似是而非的宗教正在横行。这就是进化的宗教。只要它不被消灭，世间一切都搞不好。相信进化，就是服务于我们所知道的及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是一种自信。但真实的宗教，乃是服务于为我们所不知道却想要为之服务的东西。尽管我们怎样地想要服务于一己之所好，而越搞下去，一切也越来得坏。但我们还是这么说：‘不久就会过去的吧。我们应该相信进化。’”

（四）要是没有那些想要停止邪恶的动物生活，而依靠爱来生活下去的人，要想象在人间所有物质生活当中实行大转换是困难的。

（五）当人们谈到创造者的上帝的场合，根据他们的概念，那创造了理解力不能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的人类的上帝，也存在于时间空间当中。即，他在空间方面是无所不在的，在时间方面是永久的。这很好。

（六）只是生活在上帝跟前这件事情，最初觉得好像是一种不安定的、不满足的、矫揉造作的、不自然的行为。但，只要这样地试行

生活下去，你就将会了解：那是多么容易、固定而自然的事情。万事都是如此。

我们被给予为时间所限制的生活，难道不是为了要使我们确认自己是存在于上帝的生命之中吗？

当世人只是生活在人的跟前，即生活在政治家、学者、艺术家们的跟前的时候，不也是跟这相同吗？纵然这些工作是多么空虚，一切结果是多么可疑，但他们正为之而贡献出全部生活。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全部生活，为着那种时常有成果、时常自由、时常有报酬的灵魂工作，而贡献出来呢？

八月八日

当我起来的时候，那整晚没有睡的、兴奋得完全像病人般的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跑到外面去了。走来走去，终于把她找着了。什么也不能写。跟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兜圈子。特利耶登奇的孩子们来了。^[4]但约定要来的五个人终于不见踪影。^[5]这一切都好像是阴谋似的。但难得的是：我只是觉得他们可怜罢了。肝脏的活动不活泼。身体方面不舒服，但精神方面总算还好。跟索尼亚谈得很好。一定要到达尼亚那边去。她也会来的。

此刻是快到十二点钟了。睡吧。

^[4]居住在特利耶登奇、经柴尔特科夫引荐来的青年们。

^[5]想要拒服兵役的五个青年。

八月九日

一种非常苦痛而严肃的心情。头脑的一切活动都停顿了，连想都不能想。

散步到很远的地方。骑马到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休米特那边去。会到了亲爱的人们。回到家里，可怕的费列^[6]来了。这个人，在他那看不透的缺乏批判的资产阶级根性上，真是可怕。跟着，一个匈牙利人^[7]来。我对两个人都同样地表示出不温和的态度。沙夏又跟索尼亚发生了冲突。达尼亚来了。睡吧，快到十二点钟了。

^[6]一个邻近的地主。

^[7]匈牙利某报的通讯员，很无知，托翁对他没有好感。

八月十日

非常衰弱。起来得很早，但连走路也困难。总算好好地写了东西。还写了几封信。跟朵香骑马外出，很愉快。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跌倒了。她整晚没有睡，但很安静。晚间士兵们来了——三个犹太人和一个政治性的小俄罗斯人。^[8]觉得很无聊，不，宁可说是不愉快。

（一）要原谅因悔悟而变得谦虚的人，是多么容易呵。对那侮辱自己的、自信自满的人，要平抑自己心中的Rancune（怨恨）和恶意，该多么困难呵。但学习原谅这样的人们，正是很重要的事情。

（昨夜，当我给兵士写信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这可怕的事件的一切罪过。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二）所谓爱，就是在一切现象当中去认识自己。自己和全体相一致——这就是对上帝和邻人的爱。

（三）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谦虚的人的时候，你马上就已经不是个谦虚的人了。

^[8]这一天，在托翁庄园的大门对面，有两大队炮兵在宿营。官长生怕士兵跟托翁来往，就告诉他们：“他是你们的敌人！”且于日落后概行禁止士兵外出，违者就得被关三个月的禁闭。可是，没有用，还是三个犹太籍兵士去拜访托

翁，跟他谈话。当他们走后，一个军官就偕着一个文官来到了。此处所谓“政治性的小俄罗斯人”大概就是指此人。

八月十二日

[八月十一、十二日]

连自己也感到惊奇：昨天是怎样空过了的？昨天接到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今天写回信。昨今都没有写旁的什么东西。只是回复了几封很重要的信。今天没有到外边去。非常衰弱。睡吧。现在是十二点钟。

（一）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习惯于不做在人前所不做的事情，这是很有益处的。例如不打杀苍蝇，不向马儿发脾气，等等。

同时，虽然懂得将为人所责难，但你不以为那是一件坏事情，而惯于在人前去做它，这也是真有益处的。

（二）所谓上帝，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我”，而能在一切有生之物里面去加以认识的，无限精神本源的自身。

[八月十三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八月十三日

身体稍微好了点儿。大雨倾盆。在露台上走来走去。来了一个穿着一件衬衫，给雨打得湿淋淋的人。我没有给他东西吃，也没有像兄弟般地对待他。后来，我才跟他握手。这是一种愚蠢的示威。^[9]接到很有趣味的信。依旧不想做事情。也没有必要。心里头很愉快——很好。那个贵妇出身的看护妇来了。她照旧替人们服务，还在恋爱。

要写下来的是——

完全把爱的王冠加以褫夺，那是多好的事情呵。必须表明：这种爱乃是一种迷信。

^[9]这是个给人画塑像的人，曾向托翁求助，但最先托翁没有理睬，后来才觉得不对，马上找他谈话，并送书给他。托翁对他说：“你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哩！”他却精神饱满地回答说：“不，没有什么，搞惯了。”

八月十四日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从早上起，就表现出一种非常险恶的状态。
[10]我的健康稍微好了点儿。柴尔特科夫来了信。我也写了信给他。

在嫩枞树下散步。然后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夜里，希利耶科夫来。很愉快。戈尔登维则尔、德莫齐卡来。跟沙夏发生冲突。后来她就到我这里来认错。[11]很痛苦，但要忍耐。此刻快到十二点钟了，睡吧。明天出发。

[10]为了避免夫人的歇斯底里状态的烦扰，托翁拟于明日偕爱女们到卡柴特维去做短期休养，但夫人一闻此言，大不高兴，闹了起来，说是无论如何她也要同去。

[11]是夜，托翁曾对爱女沙夏谈及自己对妻子索非亚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沙夏不同意，因而发生冲突。但约经两小时后，她就到父亲的地方来认错，并请求原谅。

八月十五日

在卡柴特维

一醒来，就觉得不好过。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也要和我们一同去的吧。非在六点钟起来不可。路上很辛苦。接到几封没有意思的信。

达尼亚的家很舒服。身心方面都感到苦痛，这就去睡觉。读斯特拉霍夫所著的《真理的探求》，很好、很精彩。

（一）多么奇怪呵，我爱着自己，但谁也不爱我。

（二）人们不去过爱的生活，却在学飞翔。人们都以恶劣的姿态飞翔着。一学会了飞翔，就停止去学习爱的生活。这正完全跟鸟儿停止飞翔，去学走路，或是去学制造脚踏车来骑一样。

八月十六日

知觉依旧呈现衰弱的状态。以巨大的欢悦阅读斯特拉霍夫的《真理的探求》，并写信给他。散步两次。又在下雨。对索尼娅加以解释，很难得，总算顺利地谈好了。[\[12\]](#)达尼亚的家实在好。客很多。很嘈杂，奢侈。睡吧。

[\[12\]](#)托翁曾把自己的日记拿给别人看，而瞒着夫人。她因此大感不满，闹得很厉害。托翁向她详细解释。

八月十七日

熟睡。散步。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些东西，但不好。回家时知觉衰弱。什么也不想写。这样也好。昏昏欲睡。衰弱。去势者安得列·耶科维伊齐[\[13\]](#)来。商谈有关“神父”比约托尔·佛朵洛伊齐的事情。

又出去散步，非常热心而专诚地祈祷。睡午觉。吃饭。天黑了。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很安静——这是头一天，但到了晚上又稍微闹了一下。

玩牌。没有做旁的什么事。

[\[13\]](#)一个由于宗教上的信念而去势的宗派主义者。

八月十八日

知觉依旧衰弱。什么事也没有做。柴尔特科夫已经获准在特利耶登奇继续居住，索尼娅对这消息很悲观。接到几封没有趣味的信。精神很好，但心里总是难过。这很不好。塞略且和朵米特里·欧尔斯费爱夫来过。参加小学校的游艺会。非常好。骑马兜圈子。

八月十九日

一切如常。衰弱，没有力气工作。写了几封无聊的信。和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谈话，无可奈何地答允她不再照相。[\[14\]](#)那种让步是不必要的。什么也不想写。十二点钟了。睡吧。

[八月二十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4\]](#)托夫人之所以不满于柴尔特科夫，理由之一就是她常常替托翁拍照。她屡次要托翁不要再让他拍。如今天的日记所记，最后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八月二十日

还活着，而且精神意外的好。头脑也变得很清晰。早晨修改序文[15]。收到几封很无聊的信。

《关于道德的对立点》（*Aux antipodes de la morale*）这本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很好。“L'énergie et la matière, L'énergie stationnaire et la matière dynamique（精力和物质，静的精力和动的物质）”是值得惊叹的！[16]他们很明了这事情。索尼亚不断地感到烦躁，哭泣着。[17]

和德欧米朵夫[18]一块儿骑马兜圈子。他……很善良。睡吧。胃的消化依旧不好。

[八月二十一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5] 《永生之道》的序文。

[16] 这是指浮士德博士（Docteur Faust）所著的《关于道德的对立点、布尔乔亚道德的批判》（*Aux Antipodes de la morale. Critique de la morale bourgeoise*, 一九一〇年，巴黎版）一书。

[17] 本日，托夫人发现丈夫和柴尔特科夫合照的照片，大闹一场。

[18] 斯霍登家的家庭教师。

八月二十一日

精神比昨天还要来得好。又开始改写序文。修改《永生之道》分册《谦让》——很好。

没有骑马，走路到维萧洛埃^[19]去。跟一个老太婆谈话。晚间玩牌。可耻。

^[19]离卡柴特维不远的乡村。

八月二十二日

觉得非常适意，但还是不想做事情，而忙于校对分册。除《死后》一篇外，全部改正完毕。骑马到斯达洛维尔家里去。昨天，他给我讲了各种有意思的事情。其中特别来得有意思的，就是：自从他的侄儿子把他——叔父——加以殴打之后，性情却变得异常温和了。他没有抵抗。沙夏替我好好地记录下来。晚间，农人们来了，但给了我苦痛的不愉快的印象。那个有钱的保守主义者和自信太过的饶舌汉，尤其使我感到不愉快。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很平静。^[20]晚间玩牌。睡吧。

^[20]托夫人于八月二十日满六十六岁，意指她在生日这天很安静，没有变得歇斯底里。

八月二十三日

精神活泼地散步和思索。写了一篇为孩子们而写的小故事。[\[21\]](#)这是《一切平等》的主题，在这里也有着各种性格。还计划写另外一篇童话。到公园散步。分册的工作全部做完了。夜里玩牌。睡吧。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很安静。

[\[21\]](#)系指托翁于八月二十三日讲给孙儿达尼齐卡和米卡听的故事。是由别人速记而经托翁亲自修正的。一九一〇年夏秋之间，托翁曾打算在《一切平等》的总题目下面写许多短篇，这只是其中之一。

八月二十四日

觉得身体继续变好了。早晨读巴布教的书籍。非常有趣味，而且对于我是新的。然后写信。应该写作给孩子们看的故事。达尼齐卡巧妙地把故事讲给我听了。不晓得什么缘故，我还是不想写，但非写不可。独自散步到亚力山朵洛夫斯基农园的边沿上。夜里，读完巴布教的书籍。就寝。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精神也很舒畅。只要她不烦躁，不猜疑，那就很好。

要写下来的是——

（一）我一边在公园里散步，一边想着这些事情：斯霍登家的孩子们都在怎样的状态当中？绕公园一周要走几步？一回去是否马上喝咖啡？并且，我明白地懂得：我的散步不过是我身体上的运动，我的这种思索，也不是真正的生活。那么，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呢？我所知道的解答只有一个。所谓真正的生活，就是：灵魂的精神本源从肉体的限制当中解放出来。因此，如此的事情就变得很明了：那些被我们认为灾害和不幸的诸条件，也就是我们说这并不是真正生活的诸条件（正如我关于自己的境遇所说所想的一般的），才是真正的生活，至少才有其可能性。只有那被我们称作不幸的境遇，才是精神和肉体斗争的开始，只有在那种境遇当中，才开始有着真正的生活的可能性。倘若我们有意识地去斗争，而且得到胜利的话，即精神战胜了肉体的话，真正的生活本身就可以开始。

（二）为空间所局限、为时间所束缚的生命，使得我有可能意识到生命的超时间性和灵魂性，即超越出时间和空间的独立性。

（三）倘若没有时间里面的运动和空间里面的物体，那我也就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超肉体性和超时间性了吧。即，也将没有所谓意识这种东西吧。

（四）只有对于自己不变的超肉体的“自我”意识，才能给我们以理解肉体的运动、时间、空间的可能性。同时，只有时间和空间里面的物体的运动，才能给我们以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这两者是互相规定的。

（五）什么事或是什么人可以相信呢？什么事或是什么人不可以相信呢？要决定这个——是的，能够决定这个的，只有各自的理性。

（六）外部的世界只是运动着的物体。为着物体的运动，每个物体不能不分离着。而这种分离，首先在我们的本身就可以看出来。我跟全世界分离着。因此，我体认得出：别的物体互相分离，而且跟全世界分离着。个别物体间的关系，可以用空间的尺度去衡量。个别物体运动的关系，可以用时间的尺度去衡量。（不好，很暧昧。）

（七）富者不耻，贫者不绝其羡慕之心，是不行的。

（八）《一切平等》——把这作为各种性格速写的题目吧。

（九）我能够意识到自己想吃，想发脾气，想知道……可是，这种意识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十）从前，政府为要支配民众，只是借教会的助力而欺骗民众。如今政府也是为着这一目的而渐次准备学问。而学问也就唯命是从地、极热心地参加着这一工作。

（十一）僧侣阶级开头是有意识地，紧跟着是无意识地，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把民众拉到迷信和蒙昧无知的黑暗中去，并努力使得他们无从自拔。

八月二十五日

在饭前就把日记写下吧。一切如常。打算要构想好写童话的情节，可是不行。收到一封从乌拉齐米尔县那边寄来的很精彩的信。跟女孩子们做痛苦的谈话。[\[22\]](#)写信给柴尔特科夫。听说他病了。

[\[22\]](#)有人对柴尔特科夫抱有敌意，竟造谣中伤，大肆宣传，说托翁跟柴尔特科夫之间有着什么变态的同性关系。当日托翁和小姐们谈及此事。认为这种诽谤，殊不足介意，而造谣中伤者流则殊堪怜悯。

八月二十六日

心情很好。为孩子们而写的故事还没有写出来。收到信和校样。读《吠陀》（*Vedic Magazine*）杂志。吠陀和爱利娅·舍玛（The Arya Sama）的叙述非常好。骑马到特列哈尼特沃村去。奢侈——贵族世界和可怕的贫困——灶上连烟囱都没有的农家，实在使人感到苦痛。时候不早了。睡吧。

[八月二十七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八月二十七日

还活着。可是，依旧什么事也没有做。整天跟那位到过英国、美国、日本的名叫柴普林的工人在一起。阅读他那写得很糟的著作原稿，还跟他谈话。

[八月二十八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八月二十八日

还活着。而且精神活泼。跟先生[\[23\]](#)一起散步。亲切地谈话。还送给孩子们苹果。回家校对《永生之道》的《诚实》。写了几封不大有趣味的信。到特列哈尼特沃村去过。心里颇为愉快。又给孩子们苹果。跟柴普林作别。夜里，按捺不住了，反驳了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话，她又闹了起来。老是纠缠着我，啰唆不休。接到略夫写来的一封非常不好的信。

上帝呵，救救我吧。

[\[23\]](#)即斯霍登家的家庭教师德欧米朵夫。

八月二十九日

又空过了一天。数次的散步和写信。想要好生思考一下，但精神无法集中。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兴奋得很厉害，跑到院子里去就没有回来。直到午后一点钟左右好不容易才回来了。她又要求解释。我真是痛苦不堪，但极力自制，她也镇静下来了。

她决定今天回去。难得的是：沙夏也一路走。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向大家谢罪，并且很伤感地告别。我觉得她很可怜，也很可爱。

接到几封写得很好的信。

睡吧。写信给她。[\[24\]](#)

[\[24\]](#)写信给刚刚回去的托夫人。

八月三十日

她没有在，我又觉得很悲哀而寂寞。老是想着她的事情，心里很不安。

在大路上散步。好容易才有了想要工作的心情。梅伏尔^[25]来访。是个教授。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但是个国家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古典学者的典型。

接到柴尔特科夫的信。说是寄来了英文的论文。

什么也没有阅读。晚间玩牌。头痛。沙夏来了电报。说是业已平安到达。睡吧。

一早就构思着关于疯狂和无宗教的论文——很好！

[八月三十一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25]梅伏尔（James Mavor）为加拿大特伦德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九月

С е н т я б р ь

这很可喜：

死亡的接近，

不但并未唤起不愉快的情感，

而且还酝酿出一种高兴的心情。

九月一日

今天是九月一日。昨天没有写日记。早上（昨日）跟平常般地散步，思索着一些尚未决定的事情，而且写了下来。接到几封不很有趣的信，然后骑马到马特维爱娃^[1]家里去。一边是值得尊敬的、强有力而聪明的、勤劳的人们，另一边是怠惰的、邪恶的、最低劣的、几乎是在动物水平上的、具有权力的人们。这一对照，给我以非常强烈的印象。我为之感到疲乏。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完全跟疯狂为邻。吃饭。疲劳。玩牌。

要写下的感想很多，如今只写出一点儿来吧——

被赋予理性和自己内心的神性之自觉的人们，不想去发展其神性，而想要比马和鹿还跑得快，跟鸟儿一般地飞翔，消灭为他们的幸福而被赋予的这种内心的要素，而徒然努力去发展既不会被赋予也没有必要的要素。这实在是一种可惊的现象。

今天一早就起床，好好地散步。写下了为着孩子们的祈祷的词句。修改写给安希娜^[2]的信。现在我坐在桌子跟前，大概可以做事情吧。

稍微做了点儿事情。饭后写信给索尼亚和比留科夫。马芒托夫夫妇^[3]来。阔佬们的疯狂状态更是一目了然。但我跟他们玩牌，一直玩到十一点钟。真可耻。打算要戒绝一切的赌博。疲倦，就寝。

[1]地主的姓名。

[2]一个杂志社的编辑。

[3]妻子是一个农民小学校的教师。她跟托翁通信，讨论用托翁著作做教材去教育儿童的事情。

九月二日

一早起床，睡眠不足。一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弄得非常疲乏。在笔记本上写了点儿关于在时间界限内的精神的自我的不动性。好像还不坏。走得很累地回来，读颇夏的有关放逐的文章，写给他一封信。想要戒绝玩牌，因为觉得很可耻。没有着手做事。现在是两点钟。骑马外出。这事情也非断然停止不可。

要写下来的是——

（一）起初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我”，即ego，跟全世界一同在动着。可是，在这世界上活久了，我们才越发明了：动着的，并不是这个我，我的真正的“自我”是超然于时间、空间之外而不动的。只是全世界都在这真正的“自我”周围，跟秃头、落齿、衰老的我的肉体一同动着罢了。是的，在这真正的“自我”不动之前，全世界正在一面使得“自我”从那为时间、空间所限制的生活之欺骗当中解放出来，一面惹人注目地活动着。

（二）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灵性，我们越发明了地看破：那种以为在时间界限里面各自活动着的想法，乃是骗人的。

夜里——没有记忆。

九月三日

今天早上，出去散步，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没有到达欧布拉左夫卡村。回到家里，就以最近所没有经验过的沉醉的心情开始写作。骑马到特列哈尼特沃村的农民家里去。马跌倒了。看见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的老头子在打谷子，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马芒托夫来。沙夏也来了。家里依旧充满着一股好像要使人窒息的难堪的闷气。

忍耐吧，列夫·托尔斯泰！努力吧。

夜里，不想玩牌，然而我还是围在桌边看旁人玩。

九月四日

睡眠不足，一早就骑马到特列哈尼特沃村和欧布拉左夫卡村去。一种使人寒心的可怕的赤贫状态。好容易才忍住了眼泪。接到好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谩骂的。在公园里散步。稍微睡了一会儿午觉。去吃饭。

要写下来的是——

（一）对于罪过的觉悟，不是为着人世的荣誉和利益，而是由于罪过的可怕构成了或抑制了各种行为，这正是像人样的、正直善良生活的、必不可缺的条件。缺乏对于罪过的觉悟和缺乏对于罪过加以抑制而生活的人们，那只是过着动物生活的人们。而世上的大部分人，一切所谓文明人，正沉迷于这种生活方式。

（二）人生意义的解释，即没有宗教的人生，乃是被称为疯狂的替身。这种疯狂变成了大多数人所共通的，那就要显出大胆的发现，达到自满的顶点。其结果，健全的人们就被认作狂人，乃至被监禁，被处刑。

（三）依据吸力的法则，万物（一切物质的存在）向着合一的境地突进，跟这同样地，一切精神的存在，依据爱的法则，也向着合一的境地突进。

（四）我死亡——我的灵魂就要在我的肉体内部停止生活。但，同样的我、真正的我、我的灵魂，理解了我，并且在目前所理解的其他各种存在里面生存下去，那将是永久的存续吧。

“可是，那已经不是你的灵魂啦。”对于这点，人们要这么说。

“不，不，这一点儿没有关系，因为在我死后继续生活的东西本身将不为‘个体’所混淆。”我回答，“‘个体’妨碍我的灵魂跟全体合一。死后我的灵魂也还要存续下去。但那将不是个体了。”

九月五日

今天是九月五日。早起，精神很好地在公园里散步。心情很好。思索并写下各种事情。

现在我想再把它们写在这里——

（一）唯物论者们无所顾忌地说：我们用学术的、实验的研究来说明一切事物，并引导到普遍的法则上面去。其余在旁的诸现象当中，就只剩下一种微末的心理现象，还没有用实验方法去加以说明，这也不成问题云云。

这与其说是可惊的愚蠢，不如说是疯狂。说得客气点儿，就是离开常识太远。

一切生命之基础是在什么上面呢？一切生命是由什么所构成的呢？什么可以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呢？——关于这些，都只是被指望着：以为不日将可以由柏林或是汉堡的大学教授们去加以说明。这是一种多么可惊的事情呵！

（二）啊啊，当诸君站在人的跟前的时候，自己就是站在上帝跟前，就是站在自己所能及的最高的神的发现跟前。倘若诸君能够常常想起这样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补记]

今天起得迟。在公园里散步。写下了关于运动、时间及空间的意见，好像还不坏。跟着还想要做事情，但只做了一点点，不能好好地做下去。

在可怕的倾盆大雨当中，骑马到安得列·雅科乌列伊齐那边去。他把我送到家里。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来了。非常兴奋，好像并未含有敌意。跟着，斯达霍伊齐来。

睡吧。十一点钟了。

九月六日

在卡柴特维

大概是由于衰老而来的虚脱吧，早上起来时完全像病人。这很可喜：死亡的接近不但并未唤起不愉快的情感，而且还酝酿出一种高兴的心情。此外就是没有力气，缺乏食欲。从特兰斯伏尔寄来了关于无抵抗主义者们的集团的愉快报道^[4]。什么也没有吃。天已经黑了。放电影的来了。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谈话。一切都好。

要写下来的是——

意识、意识的本质，是难于研究、难于攻克的某种东西，即我们称作灵、称作魂的东西。意识被包含在物体的某一部分。这物体就是我们的肉体。而且这意识依据对于旁的肉体（物体）的外部关系（机关）的帮助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外界）。这是人生的本质。

^[4]九月六日托翁阅读甘地寄来的杂志《印度的意见》（*Indian Opinion*）。这杂志是用英文和三种不同的印度方言印的。南非洲的特兰斯伏尔共和国有许多印度人的殖民村落，甘地在那里居住过很长的时间。

九月七、八日（九月八日记）

昨天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儿。只是有一只脚痛，但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依照上帝所决定，而服从其意志吧。那是已经存在着的，只是不许我看见罢了。^[5]

写了一封信给印度人^[6]。另一封信是写给俄国人讨论无抵抗的。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越发变得烦躁了。很痛苦。可是，忍耐吧。我还不能够像水一般平静地去做事情。我所等待着的柴尔特科夫的信是使人担心的。七日，亚布利科索夫这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来。看电影。今天（八日）跟米海尔·塞尔该维齐和左夏等一群人一同到诺欧希尔去。

我在阳光下漫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一定要请德兰科夫拍一张跟我在一起的照片。我觉得这似乎不是工作的处所。安静不下来。什么也没有写。在公园里散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些东西。柴尔特科夫寄来了一封信。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也来了。在没有接到这些信以前，关于我的动身的事情，我们已经做过苦痛的会谈。我坚持自己的自由。我要到自己所喜欢的地方去。心里感到非常悲哀，自然这还是由于我不好。睡吧。

[九月九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5]这显然暗示着：托翁业已预感到死期的临近。

^[6]此处所谓印度人，系指甘地。

九月九日

还活着。可是，实在不舒服。从早晨起，她就开始了病态的烦躁。我的身体也完全不好，很衰弱。我由衷地跟她说话，但她显然一点儿也听不进去。非常痛苦。在公园里做了两次很短促的散步。夜里玩牌。无聊，非常不舒服。但时常有着一种新奇的感觉。睡得很迟，累得要命。

九月十日

起来得很早。睡眠不足，但心情比昨天好。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依旧很烦躁。非常痛苦！和朵香一块儿骑马稍微散了一会儿心。

一个农民寄来了一封很好的信，是谈有关信仰问题的。写回信。还接到一封居住在罗马的意大利人^[7]寄来的一封很好的信，是谈有关我的人生观的。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从昨天到今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此刻大家都在吃饭。我要到她房间里去请她来一块儿吃。

直到深夜都继续着可怕的家庭纠纷。

^[7]系指那位写了许多有关托翁的书的意大利作家维它利（Ginlio Vitali）。

九月十一日

不能安眠，心脏不好。什么事也不能做。在公园里散了两次步。尽管朵香承认爱是一切的基础，但他还是憎恶着犹太人。这事情连他自己也为之吃惊。现在就去吃饭。悲哀而苦痛！

九月十二日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哭泣着回去了。她老是想要跟我谈话，但我都避开了。她是一个人单独回去的。我实在累得要命。晚间读书。我很惦记她^[8]。

^[8]系指哭泣着跑回家去的托夫人。

九月十三日

心脏衰弱。散步。几乎什么都没有写。想着古洛特的事情。我不能把浮在脑海里面的事情写出来。跟朵香一同骑马兜圈子。冰冷的风。谷塞夫寄来了很好的信。阿德朵洛夫寄来了愚蠢的信。写回信。累得要命，就寝。可是一切都很顺利。

[九月十四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九月十四日

还活着。而且睡得很好。除开写《给古洛特的信》[\[9\]](#)之外，什么也没有写。很疲乏。骑马到斯霍登和戈利济娜[\[10\]](#)那边去。应该写下来的事情很多，但时候不早了，睡吧。

（一）在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关系上面，重要的，并不是我满不满意，而是要记住在她所给予的这些困难条件之下，我应该完成爱的工作。

（二）我们时常追赶着时间。这就是：时间是我们的知觉形式，我们想要从束缚我们的这一形式里面解放出来的意思。

[\[9\]](#)这是指托翁所写的古洛特（一个哲学家、托翁的挚友）的回忆录而言。托翁是用写给古氏弟弟的书信体裁去写那回忆录的。

[\[10\]](#)一个邻近的女地主。

九月十五日

在卡柴特维

（一）是的，在起初的时候，觉得世界好像在时间里面动着，而自己也跟着它一块儿在动。但，你越生活得长久，尤其是精神生活过得越多，你就会越发明白地懂得：世界是动着的，而你却是站着的。有时很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又陷入错误，以为自己也跟时间一块儿在动。

可是，在理解自己的不动性——对于时间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你还会理解：不但世界在动，你站着，而且跟它一块儿动着的，乃是你的肉体。不久，你的头发会变白，牙齿会脱落，人会衰老，会生病。但这一切，都发生于你的肉体，而不是真正的你。不错，你经常都是同样的。无论在八岁的时候或是在八十二岁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越发意识到这件事情，就越多地把自己的生命转移到自己以外——旁的人们的心灵当中。但使得你相信你的不动性——对于时间的独立性的，并不止于这一件事情。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巩固的意识——这就是对于我，即对于形成我之“自我”这东西，时常从时间中独立起来，时常确实存在这一事实的意识。这就是对于自己和万有合一，即和上帝合一的意识。

诚然，“我”乃是一种不动的存在。但，那是被解放，即进行着解放的过程。而这过程一定进行在时间里面。是的，揭去掩蔽物，它也是形成解放运动的内容，而成就于时间里面。但我还是不动的。意

识的解放，也进行于时间里面。多的意识会变少，少的意识会变多。但意识本身时常是不动的。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存在。

（二）我们果真能够压抑记忆力，把大部分精神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意识和检讨上面吗？

（三）名誉心——企求世俗的荣誉的心情，是以把自己移转于他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为基础的。倘使人们只是过着肉体的利己生活的话，那么，这种能力，就会为人们利用来察知他人的思想和感情，而在他人的内心唤起对于自己的赞美和爱。可是，对于过着精神生活的人，这种能力，只会唤醒跟他人的苦恼发生同感的心情，唤醒要怎样做才能服务于他人的知识，唤醒他人心胸中的爱。难得的是：我正体验着这种心境。

（四）虽然还只是一点点，但现在我正在努力于只是为着灵魂，为着上帝而生活着，而我还从未体验到这种正在体验着的怜悯——苦痛到流泪的、跟他人的苦痛切实有同感的心情——的百分之一。

（五）今天是一九一〇年九月十五日。我明白地理解物体、空间、运动（时间）的意义。空间是物体的尺度，时间是运动的尺度。

倘使我们说，某一物体是坚固的，那只是说这物体要比旁的物体来得坚固，或是比更坚固的物体来得柔软。即是铁比石坚固，石比木坚固，木比泥土，泥土比水，水比空气，空气比以太坚固。可是以太比什么坚固呢？——所有这些坚固的尺度，都是在于跟我自己内心所知道的零的坚固的相对关系上面。关于空间也正相同。狼星比太阳大，太阳比地球，地球比月亮，月亮比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比莫斯科

大。就这样地，直到我的手、我的肉体，乃至我自己内心所知道的零。在运动和时间方面也是同样。地质学上的原始的存在比植物早，植物比动物，动物比人类，埃及人比犹太人，犹太人比希腊人早，就这样地一直到我内心的零的时间。时间里面的运动，也一直达到我自己内心所知道的零。

因此，真正地存在着的，只有一种超肉体的东西——超空间的、不动的，即是超时间的东西。而这唯一的東西，正是我之意识到自己的那种东西。（说法不高明，但这很好。）

（六）对于女性，做母亲绝不是最高的天职。

（七）最愚蠢的人，乃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这是糊涂虫的特殊典型。

（八）把这世界认为或者说成由进化的过程所产生，跟那把这世界认为或者说成由上帝在六日之间所创造，乃是同样的愚蠢。但其中前者更是愚蠢。关于这问题的聪明的想法和说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不知道，不能够知道，也没有知道的必要。

（九）并非享受劳动的人们对那些从事劳动的人表示感谢，而是从事劳动的人对那些强迫自己劳动的人表示感谢。这是多么疯狂呵！

（十）我不惯于把她^[11]所说的话看作呓语。从这儿就发生出我的一切不幸。

我不能跟她谈话。因为对于她，理论、真实、她所说的话和良心，都是不必要的——这实在可怕。

（十一）如今已经连踪影也没有了的、她对于我的爱，就光是说说，也觉得不近人情了。在她看来，我对她的爱也不是必要的。她现在所需要的，只是要人们都以为我还在爱着她。这也是一件实在可怕的事情。

（十二）唯一的、我们没有怀疑的余地而确实地知道的唯一的实在，同时，首先为我们所清清楚楚地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灵魂，即跟我们的肉体相结合而未具有肉体的力量。因此，无论人生的怎样的事物的决定、怎样的知识，在其根底上，都具有这唯一的、普及万众的知识。

（十三）进步这东西，无论对于个别的人，还是对于全人类，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是进行在无限的时间里面的。在时间里面没有进步这东西，不过是在天福——完成——的自觉的可能性上面应有的条件罢了。

[11]系指托夫人。

九月十七日

两天过去了，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没有写日记。

昨天一早把《给古洛特的信》修改了一点点。然后除开收到那封从亚斯纳亚寄来的非常使人感到苦痛的信以外，就没有过什么事情。来信六十封，大部分都是无聊的。

再行修改《给古洛特的信》。稍微好了点儿。跟朵香一同骑马外出。柴尔特科夫有信来。翻译甘地的著作。接到马育夫人[\[12\]](#)的信。抄写给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信。一切都很好。有一些要写下来的感想，且留待明天吧。

[\[12\]](#)一位跟托翁思想见解相接近的英国女作家。

九月二十日

前天，十八日，昨天，十九日，什么都没有写过。十八日曾修改《给古洛特的信》，并写过几封信。不健康——肚子不好。稍事散步。夜里阅读一本有趣味的书。书名叫作“上帝的探求”^[13]。

十九日身体依旧不好。没有搞《给古洛特的信》，但比以前更加认真地思考过他的事情。午前散步。跟库德林^[14]谈有关对拒服兵役处以刑罚的事情。我以为如果库普青斯基的书没有夸张的话，那是非常好的。^[15]

读《上帝的探求》。从亚斯纳亚打来了电报，问我：健康如何？何时回去？

今天起床时几乎是健康的。散步、读书，此刻已经将近十一点钟。不想写东西。没有在桌子跟前坐下来做过事情。

就这样地终于什么事也没有做。

读书。夜里也同样。睡得很迟。

^[13]阿·沙·邦克拉托夫（一八七一 — 一九二二）的著作。

^[14]托翁的老朋友。他的儿子由于宗教信仰拒服兵役，被处刑。

^[15]系指库氏的著作《战争的诅咒》。

九月二十一日

睡眠不足。心里总觉得很兴奋似的。散步。想要写作。

修改《给古洛特的信》。骑马到维拉·帕乌洛维娜那儿去——领着达尼亚和米海尔·塞尔该维齐。此外无事。

九月二十二日

又是睡眠不足的兴奋状态。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就着手修改《给古洛特的信》，很好。这些都是没有意思的事情，且把它们写下来吧：

——再也没有旁的地方，比在乡间地主的庄园里面更能一目了然地看出阔人生活的全部罪恶了。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路上非常顺利。到亲爱的亚布利科索夫那儿去过。可惜没有到戈尔波夫的学校里去。他跟孩子们一块儿跑出来了。回到家就看到那烦躁得可怕的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样子。责难、哭泣。我沉默着。

九月二十三日

今天，从早上起，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回来就哭泣。非常痛苦！

接到大批的信。其中有些有趣味的。沙夏很烦躁，这是不对的。[\[16\]](#)饭后读马克斯·缪拉有关印度哲学的书。这是一本多么没有意思的书呵！

掉了一册小小的笔记本。[\[17\]](#)

尼古拉爱夫领着可爱的孩子们来过。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寝。我要避免玩牌。我想要避免赌博。只有在真实当中才有生活。

[\[16\]](#)沙夏生气的原因之一是：托夫人把托翁书斋里面挂着的好几张照片都拿下来了。不仅包括柴尔特科夫的，连沙夏自己的也没有例外，而托翁竟没有表示不同意。

[\[17\]](#)托翁经常带着一册秘密的笔记本，其中所记的一切，绝对不让旁人看到，也就是“为自己而写的日记”。实际上日前夫人已经在托翁的长统皮靴当中发现这秘密日记，但没有交还他。

九月二十四日

到尼古拉爱夫和从卡尔格到村子里来的编草鞋的人那边去。他在编着草鞋。一回到家，邮局就送来了几本书。德国人休米特关于科学的东西、给印度人论真理的信。休米特是个吹牛皮的学者。莫特也要给予教训。跟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兜圈子。亲爱的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休米特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非常不愉快，到了晚间，越发是这样。她病了。我由衷地觉得她可怜。

对啦，我把《世间无罪人》重看了一点点。可以继续写下去。

要写下来的是——

（一）开始清清楚楚地省悟到：人生的意义只是存在于现在。应该完全避免关心未来或加以考虑。应该避免赌博、猜谜，以及惦念着自己的行为将给人以怎样的印象，等等，我已经试做了许多次。并且，每次都成功了。

（二）知识和学问不相同。知识是全体，学问是部分。等于宗教和教会之间的差异。

九月二十五日

一起来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然后散步。在散步的路上写好了一封给马利诺夫斯基^[18]的讨论死刑的信。修改帕沙朵夫从邮局寄来的校样。不满意。没有搞完。不愉快地照相^[19]。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很好。跟沙夏畅谈。整晚读马利诺夫斯基的书。有许多很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材料。就寝。快到十二点钟了。

^[18]约·亚·马利诺夫斯基（一八六八 — 一九三二），为当时多木斯克大学的教授，是个法律史专家。他送了一本自己的著作《血腥的复仇和死刑》给托翁。

^[19]九月二十三日为托翁夫妇的结婚纪念日。由于托夫人的提议，曾拍过四张老夫妇的合照。但那些照片都没有拍好。九月二十五日夫人主张重拍。于是又在房子的前庭里拍了一张。这成了托翁在世的最后一张照片。

九月二十六日

不能熟睡，老是做恶梦。起床后把照片挂回到原来的位置。^[20]散步。开始写信给捷克的青年们。继续写《永生之道》分册《为着灵魂》。好像比以前稍微可以感到满意了。

大学生柴波达列夫^[21]来。在他面前摆着服兵役的义务。他自己不知道怎样对付才好。他是个老实人，我很喜欢他。

和朵香一同骑马兜圈子。回到家里，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正在兴奋着。她把柴尔特科夫的照片烧掉了。我开始说话，但马上又沉默下来了。完全不能够理解。

夜里希利耶科夫和尼古拉爱夫来。累得要命。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又想要说什么了，但我继续沉默着。只是在饭前我曾说到她改挂了我房间里的照片，烧掉我的好朋友的照片，一切都是我不好。在天黑以前，沙夏跟娃尔娃拉·米海洛维娜一道，被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请回来了。但由于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用粗暴的态度对待她们，沙夏又决意走开。

^[20]当托翁居住在卡柴特维的时候，夫人曾把柴尔特科夫和沙夏的照片取下，改挂在别的地方。九月二十六日晨，托翁把它们重新挂回原来的位置。这使得夫人大发脾气，结果弄得沙夏只好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21]一个莫斯科工科大学的学生，打算拒服兵役，特来请教托翁。

九月二十七日

一早就给沙夏送行。——女儿已经到特利耶登奇去了。散步。在路上把《给古洛特的信》加注。回到家里搞分册的工作和写信。此外无事。

骑马到图拉去。健康状况良好。撑持住吧。有些要记下来的事情。希利耶科夫来。邮寄给帕沙朵夫的分册校样和给杂志社的致安希娜的信稿。

[九月二十八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九月二十八日

还活着。但健康不行，衰弱。沙夏来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除写信外也没着手写什么，连信也写得不多。骑马到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那儿去。尼古拉爱夫在那边。归途在村口碰到柴尔特科夫和洛斯托夫则夫在一块儿。稍微谈了几句就分手。他非常高兴。我也同样。

夜里读书。其中有一本是个来自民间的作家所写的东西，他可以说是高尔基的竞争者。那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22]。“Antoine le Guérisseur（治疗的人安东尼）”，是一种值得信赖的宗教的人生观，只是表现方法不好。

对啦，忘记写下来了：还来过一个可怕的军官。我以为他是感到了兵役的沉重负担，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本源（？），再转到懦弱和Lache（卑怯），一会儿还谈到生理学和遗传细胞。我忍不住了，就对他说，首先应该放下杀人的武器；我为此问题已经弄脏过许多稿纸，所以，凡是对我有所要求的人，都可以在我所写的东西当中找到我所知道并且能够说出来的一切。他，对我行了好几回礼就回去了。

^[22]这是指铁匠出身的作家米海尔·希华柴夫所作的《敬祈读者裁断——一个文学骗子的笔记》一书而言。托翁读此书后，认为写得很有趣味。

九月二十九日

起来得很早。霜和阳光。依旧很衰弱。散步。刚刚回来。沙夏跑来了。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整夜没有睡，八点钟左右就起来了。变得非常神经质。应该更加小心。刚才在散步的路上，那违反了自己的意志^[23]和一任旁人把自己著作的新版卖了几十万部的事情^[24]，有两次都使自己觉得不满意。但两次都由于感到只有在上帝跟前保持纯洁而纠正了自己。如今却意识到了生的喜悦。

要写下来的是——

对啦，后来又向上帝好好地祈祷过。主呵，我的生命的统治者呵，上帝呵。

要写下来的是——

（一）倘使上帝是存在的话，那就不外乎是：在我自己里面，也同样地在所有生物里面，一视同仁地认作自我这东西的本身。人们说：物质、物体是不存在的。不，那是存在的。可是，那并不是使得上帝变成全无、变成没有生命的物质。有生命的上帝就依靠着这而生活在我和所有的生物里面。为什么？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知道它的存在。

我的心灵并不是跟人们所说般的具有神性的什么东西，实在就是上帝本身；把自己认作神的时候，也就没有罪恶、死亡及喜悦以外的什么东西了。

（二）现在我的心情很坏。一切都不好，一切都叫我觉得苦恼，一切都不是如我所希望的。

于是，只有从那隐蔽着真我的事物当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才能想起自己的真生活的严肃存在。于是，一切就会立刻显出位置的转换。觉得所有直到现在苦恼着我的东西，都是不足取的、没有意思的。而寄托着真生命的东西、给予着喜悦的东西，马上展示在我的前面。那么一来，就再也不会生气了，反而有着平静地对待自己的心境，直到现在苦恼着自己的东西也成为改造的材料。而这改造时常是可能的。并且时常会给我们以人生的更美好的喜悦。

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现代文学，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知识方面的毒药。对于来自民间的年轻的人们尤其是这样。

第一，他们给塞满着为了现代而写作的作家们的不明了的、自信太过的、空虚的、呓语的记忆。这些呓语的主要特征和毒素，乃是在于它们都是由作家们的最是五花八门、最新鲜也最古老的暗示和引用所构成的。他们引用柏拉图、黑格尔、达尔文，即他们一点儿也不理解的作家们所写下的话语。同时，也引用……安特列夫、阿志巴绥夫及其他，即不值得怎么去理解的作家们的话语。

第二，这些呓语的毒害，乃是由于这些东西塞满了脑子的结果，使得人们再也没有余地和余裕去亲近那些决不止十年二十年，而是经得起几百年几千年研讨的古典作家们。

.....

沙夏来了。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说准备和娃利亚恢复旧好。她还对我的温情表示感谢，跟我一起流下了眼泪。虽然很可怕，但我觉得要这么想：也可以用善来克服她。

跟布尔卡科夫一块儿在米耶索埃朵夫附近的查塞卡那边骑马散心。心情非常好。什么事都没有做——也没有必要。只是写了几封无聊的信。

晚间读《俗谚集》，边读边用铅笔加上记号。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为一个名叫白尔基伊斯基的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六十五岁的老工人所编。

他有着信仰他自己的一群人，宣扬着一种非常深邃而正确的关于灵魂的神性的教义，即不信上帝，而相信我们本身就是神。他的教义的要旨，就是在于这种信仰和爱——对于仇敌的爱——里面。他以为只有这种爱才是真正的爱。虽然也附带着许多跟《圣经》的传说——亚当、夏娃、蛇等——相联结的，可以解作寓意的、各种多余和暧昧的东西。但它的基础却是异常深邃而正确的。

睡吧。

[23]系指违反自己的意志，听从夫人的约束而言。

[24]系指托夫人所发行的《托尔斯泰著作集》全二十二卷（第12版）而言。

九月三十日

非常不好，感到很衰弱。除写信外什么也没有做，甚至连信也写不好。

和朵香一同骑马兜圈子——愉快。

夜里，阅读自己的传记^[25]，很有趣味。被夸张得很厉害。沙夏来了。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很平静。

（一）（觉得好像以前写过，但今天特别生动地痛感着。）上帝用我们的生命呼吸着。而其结果，我们有时就陷入迷误，可以对自己说：“我是我，上帝是上帝。”或是说：“上帝是没有的。”也可以解作我就是神。而在后者的场合，一切都将有平易之感，而被赐给喜悦和自由。

（二）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说她不懂得对于仇敌的爱，认为有点儿装腔作势。不光是她，许多人都同样地不懂得。其主要的原因，乃是在于他们把对于人们所经验着的偏爱认作真爱。

^[25]大概是阅读莫特氏所著的《托尔斯泰的生涯》第二卷。

十月

О к т я б р ь

应该像灯一样。

灯为风、虫之类的

外在影响所遮蔽，

而同时却清纯地、透明地、

热烈地燃烧着。

十月一日

依旧很衰弱。柴尔特科夫寄来了伦托夫斯卡亚^[1]的信和他自己的文章，还有某种东西。读过了。他的论述灵魂的写作很有趣味，也很好。收到很少的信，而且尽是没有兴趣的。为捷克人写了一点儿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2]。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说想要跟柴尔特科夫见面。我对她说：不要讲那样的话，不要老是恶作剧，要跟平常一样。和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散心。夜晚跟戈尔登维则尔在一块儿。然后又读莫泊桑的作品。家庭很好。要沙夏把关于物质和天福的感想抄录下来。

本想叫沙夏抄录的，但给忘记了。

^[1]一个看护妇出身的海军军医的妻子。不满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托翁的思想发生共鸣。

^[2]《关于社会主义》，这是托翁一生中最后着手写作的一篇论文，但终于没有完成。

十月二日

起来时精神很坏。散步。不愉快的北风吹着。什么也没有写，但入夜以后，我曾经非常明了地思考过：倘若把富人、官吏阶级、劳苦农民生活上的一切丑恶加以艺术的表现，而在这两者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过着精神生活的场合，那将带来多么好的结果呵。那是无论男女都好的吧。啊啊，那该能够带来多么好的结果啊。这种思考吸引了我。那将可以成功一部很出色很好的东西。可是，正如在一切真正的工作上时常是这样一般的，又如在真正的艺术的场合也是这样一般的，我断绝了一切关于结果的妄想，只是徒然思考罢了。啊啊，那实在是可以成功为很出色的东西呵。

昨天阅读莫泊桑的小说，引起了一种欲望，想要把人生的丑恶如自己所知地加以表现。但夜里，在我的脑海里，浮起了一种想头，要在这丑恶当中摆进一个过着精神生活的人物。啊啊，实在不错！大概可以写得出来吧？^[3]写了两封给雅科乌列娃和普列欧布拉全斯卡亚的简单的信。忽然想睡觉。约莫睡了一小时左右。后来跟比留科夫和戈尔登维则尔谈话。很愉快。此刻是吃饭的时间。沙夏来。她闷闷不乐。没有益处。一切都正在好转。只有自己很可厌。只有努力为着灵魂而生活下去，但我觉得自己跟那种境地还距离得很远。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健康不好。塞略且来。夜里还看到了达尼亚。

要写下来的是——

（一）上帝正在我们的生命及全世界所有的生命当中呼吸着。上帝和我是统一的。只要懂得这一件事情，我们就马上可以变作神。

（二）对于生命的唯物的解释，正如永远运动的机械之发明，同样地，完全是无知的结果。（我曾接到过一个农民寄来的信，在那信上就有着那种机械的设计。）Perpetuum mobile（永远运动），是对于机械的无知的结果，生命的唯物的解释，是对于智慧的无知的结果。“只要你知道涂油——不管柏油也好，兽油也好，那么一来，就会动起来吧。”

（三）上帝在我们中间呼吸，上帝就是幸福。上帝的主要特质，就是幸福。它被我们理解为幸福。我们要探求幸福——我们的整个生活，都在这种探究当中。因此，不管我们想不想，我们的整个生活，都在上帝的探求当中。

倘若我们为着自己，为着具有自己的肉体的“自我”而探求幸福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把它找到。我们将发现代替幸福的悲哀和不幸。可是，我们的这种错误，由于极其复杂的结果，将要使得我们以外的下一代人得到幸福。因此，万众的生活，无论在怎样的场合，时常是幸福的探求和掌握——只有在虚伪的生活的场合，幸福才只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人而存在，而在真正的生活的场合，幸福的掌握是为了自己而存在。探求上帝，就可以发现幸福。探求真实的幸福，就可以发现上帝。所谓爱，就是向着幸福的心。总之，一切的基本就是幸福。因此，与其说上帝就是爱，还不如说上帝就是幸福来得更加确切。

[3]托翁最终没有把这部构想中的艺术品加以实践和完成。家庭的不和、夫妻情感的尖锐化、出走、死……都妨碍了这一工作的实现。

十月三日

昨天没有把入夜以后的事情写完。跟塞略且和比留科夫好好地谈了谈索尼亚的毛病。然后戈尔登维则尔做了一次很出色的钢琴演奏。后来也跟他谈了许多话。时候已经不早，没等到达尼亚来到就睡了。

今天早上，真奇怪，我竟长久地做着可厌的梦。一早起来，在晴朗的天空下散步。沙夏来了。跟她畅谈。什么也不想写。

要写下来的是——

（一）我曾经有好几次对自己说过：无论在跟怎样的人相会或打交道的场合，你都一定要想起：站在自己跟前的，乃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本源之发现，而根据这种想头去跟他应对。所谓想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意识到真正的自己，在自己内心去唤醒神。

只要一经唤醒之后，则跟对方应对着的，业已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内心的神在应对着。因此，一切都必然会好转。

（二）一般地说来，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而音乐尤其是要使许多人——最大限度的许多人，想要参加那可能经验到的享乐。再也没有旁的东西比这更能强有力地表现艺术的真正意义了。我觉得：这是想要转移到旁人的心胸，而通过他们去感受的东西。

（三）米勒的爱神（Venus）像，乃是女性的肉体美。这完全是个无聊的东西。只是披上了所谓艺术的外形的肉欲罢了。（这不好。）

（四）已经忘记是怎样的感想了。

十月五日

从三日起，这两天病得非常厉害。晕倒了，很衰弱。是从三日午饭前睡过午觉后开始的。这一意外的事情带来了一种很好的结果：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和沙夏及娃尔娃拉·米海洛维娜和解了。可是，柴尔特科夫依旧跟我远离着。我尤其觉得他和卡利亚（他的太太）都很可怜。他们对于这种隔绝实在痛苦不堪。接到少数的信，并回复。昨天整日睡在床上，没有起来。

十月六日

晨起，精神稍微恢复了点儿，没有那么衰弱了。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二三感想，都由沙夏加以誊清。

如今要写下来的是——

（一）在散步途中，我特别清楚而生动地感觉到牛、羊、土拨鼠和树木的生活——那些树木都各自伸张着根，做着自己的事情。它们在夏季长出嫩枝。种子变成枞树的嫩苗，橡实变成小橡树，经历着岁月，渐次生长，要保持几百岁的年龄。而且还从它们那边陆续发生出新的后继者。牛、羊、人类，也是同样的。而且，这事情进行在无限的时间里面，今后也将要同样地在无限的时间当中继续发生。不论在非洲，在印度，在澳洲——是的，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通通都是这个样子。而且，不止这个地球，就在跟这地球相等的数千百万的天体上边，也是同样的吧。因此，当我们了然地领悟到这一事实的时候，而要谈到任何人种乃至任何个人的伟大之类，就会变成一种使人难堪的滑稽。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存在当中，人类诚然要比其他的存在来得高超。可是，正如在比人类来得低劣的东西当中，有着我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的无限低劣的存在一般的，那比我们高超的东西，也应该有着无限高超的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不能够知道，所以不知道罢了。人类既然在这种立场上，要说起我们的伟大或是什么，实在是滑稽的。我们所能期望于作为人类自身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别要做愚蠢的勾当罢了。是的，此外没有其他……

（二）上帝在我们中间呼吸，上帝就是幸福。我们探求幸福。即不管你想不想，都在探求着上帝。我们向自己（给肉体的衣服所包藏的个人）探求幸福，不能够发现它。但，当作范例，由于我们的行为的结果（斗争、技术的完成、学问上宗教上的迷误等），就不知不觉地给他人服务着。可是，倘使我们把自己认作神，而探求万众的幸福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的幸福。探求上帝，就可以发现幸福；要是探求真正的幸福，就可以发现上帝。是的，爱就是幸福的结果。应该占首位的，不是爱，而是幸福。与其说上帝是爱，还不如说上帝是幸福更加正确吧。

（三）人类把自己的生命意识为过去现在时常存在着的某种东西。因为“时常”这一词乃是指时间而言，所以连这词也不恰当，而要完全意识为一种永恒无限存在的唯一绝对的存在。我的肉体是从母胎内生出来的，我却是完全另外的绝对存在。

（四）对于表明了自己的信念的人们，最普通的责难就是说他们过着跟自己信念并不一致的生活，因此他们的信念并不真实。可是，要是我们认真地想来，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理解。当一个聪明人发表着跟自己的生活不一致的观念的时候，他会恬然不去注意到那不一致吗？虽然如此，倘使他还是发表着跟生活不一致的信念，那只是表示着：他是个非常真挚的人，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弱点，而且，也不会干出大部分人所干的事情，即不会因为自己有弱点就不表明信念。

十月七日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 所谓宗教，就是：一切行为的指导都从那儿发生出来的、自己与世界关系的确立。在普通的场合，人们都建立自己与万物的本源——上帝——的关系，而给予这一本源——上帝——以自己特质的刑罚、报酬、想要被人尊敬的欲望，以及唯有这才是真正人类特质的爱，等等。对于那把上帝描绘为一个人的虚妄传说，我认为已经无须再赘。

与其说我们能够认识万有的本源，还不如说不能不加以认识。但世人忘记了：要在自己心中构成关于这一本源的概念是绝对不能够办到的。因此，我们拟想出人格化了的上帝，像对好朋友般地对待他，把我们的特质给予他。对于这一好朋友——上帝的减值，最能歪曲人们的宗教理解，而从大部分人剥夺去任何宗教——行为的指导。

为要建立行为指导的这种宗教，最先就一定要把上帝摆在安全地带。即不但不要把什么地狱和乐园的创造、愤怒、赎罪的愿望等愚蠢的勾当加之于它，而且从意志、希望，一直到爱，都不要附加到上帝的特质上去。所谓把上帝摆在安全地带，就是把上帝理解为我们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某种东西，以我们所有的理性和爱的特质做基础，而建立自己的宗教——对于世界的关系。这种宗教，正跟从婆罗门教到基督教的一切真实意义的宗教相同，乃是真理和爱的宗教。而只有比它们还要来得正确、明了、恳切吧。

(二) 对于真正正当地理解着上帝的人，只是把一个犹太人基督认作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神圣冒渎呵！

.....

六日，完全不想，也不能工作。因而什么也没有做。收到几封不很引得起兴趣的信。心里很忧郁。虽然如此，还是试行骑马散心。晚上来了许多人。斯特拉霍夫和他的女儿、布里金、布兰捷。说起话来很苦痛，也很疲乏。

[续十月七日]

睡眠不足，依旧很衰弱。散步。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关于人跟上帝做好朋友的事情。是沙夏给我抄写的。除开写信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连信也写得不多。达尼亚乘马车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过。说是他想要在八点钟的时候来。马上就要到时候了。应该记住的事情，就是：别忘记我在上帝跟前为着自己而生活。实际上，可恨的，就是：当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是记住的，但跟人们在一起就忘记了。阅读叔本华的著作。应该和柴尔特科夫谈谈。这都是到八时为止的事情。

柴尔特科夫来了。他非常直率而明朗。除开在我们之间变成了苦痛的友情关系之外，我们谈到了一切的事情。我们的关系也将好转。他是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回去的。索尼亚又是歇斯底里地发作。很痛苦！

十月八日

一早起床。送可爱的达尼齐卡回去，到她的马车那边去相会。跟她作别。沙夏和娃尔娃拉·米海洛维娜也来送行，然后回家。修改《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篇无聊的论文。然后阅读尼古拉爱夫^[4]的著作。开头我非常惬意，但后来，尤其是第一部分的概论等，就不很能够叫人佩服。有着各种缺陷、不正确及夸张。

索尼娅来了。我想要对她讲的事情统统讲出来了。但她还不能安静下来。吵闹得很厉害。

和朵香骑马兜圈子。睡午觉。吃饭。夜里，又读尼古拉爱夫的书的第一部分概论。仍然不惬意。已经快到十一点钟，睡吧。

[十月九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4]皮·白·尼古拉爱夫（一八七三 — 一九二八），俄国的哲学家。

十月九日

健康稍微好了点儿。散步。在早晨做了很好的思索。其中尤其是

（一）肉体？肉体为什么存在？空间、时间、因果律为什么存在？可是，从“为什么”这一疑问开始，不就已经是个因果律的问题了吗？这样，肉体为什么存在这一秘密，终于还是个秘密。

（二）我为什么活着？不然，我该做什么呢？——应该这样地问。再下去就无须加以推究了。

除开一封无聊的信以外，什么也没有写。精神很愉快，这显然是宗教性的，结果颇好。阅读尼古拉爱夫的著作——越来越糟。跟朵香一块儿骑马散心。写一封短信给卡利亚^[5]。夜里，静静地以沉着的心情阅读俄罗斯财富杂志所登载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牢狱的文章。睡吧。

^[5]柴尔特科夫的夫人。

十月十日

睡懒觉，直到九点钟才起床。是个不好的预兆，但总算平安地过了一天。已经习惯了对于自己的工作，即我渐次习惯于唤醒自己的最高判断，而听其对于那些被认为无聊而其实是最重要的人生诸问题的决定。只是阅读了几封信、《教化的泉源》和《永生之道》。然后校对《永生之道》第三分册《为着灵魂》。我很喜爱它。去吃饭。索尼亚和女儿同来。布兰捷来。跟着，那济因也来了。畅谈。我觉得那济因对我很亲近。睡吧。

要写下来的是——

（一）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工作，不外乎是：保持自己，在最好的状态里保持自己，而自己乃是一种工具，为上帝进行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工作，即不外乎是：假如我是锄头，那就要把锄口磨得快快的；假如是烛台，那就要留意不要叫什么东西妨碍燃烧。但用我们的生命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并不给我们知道，也没有必要。

（二）对于上帝的合理的思慕，自然是一种在极粗糙的形式上的对于上帝的观念，它相差得很远而得不到解答，但对于人生还是有益的。在怎样的地方是有益的呢？因为对于上帝的概念，纵然是极粗糙的东西，也会把我们的意识转移到明白地看得见人的使命的场所，因而也就看得见一切从那种使命的脱离、后退、错误和罪过。

（三）当革命家们获得了权力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和所有当权者们所干着的一般地干。即：他们也一定会施行暴力，他们也一定要干那种缺少了它权力就不存在，也不能够存在的事情。

十月十一日

无所事事，日子却飞快地过去了。

迟起，散步。一回到家里，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以为我跟柴尔特科夫悄悄地碰过头，又歇斯底里地吵闹起来了。她实在可怜。她有病。

除开写信和重读序文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和朵香骑马散心，颇为愉快。饭后跟那济因谈话。

要写下来的是——

（一）对于孩子、夫妇、兄弟、姊妹的爱，乃是对于万众所应该倾注，也是能够倾注的博大的爱之雏形。

（二）应该像灯一样。灯为风、虫之类的外在影响所遮蔽，同时却清纯地、透明地、热烈地燃烧着。

在跟人们打交道的时候，我越发频繁地想起来了：真正的我是什么呢？不是在人们跟前，而只是在上帝跟前，应该从自己要求什么东西呢？

十月十二日

起来得迟。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做痛苦的会谈。大部分时间我都沉默着。着手修改《关于社会主义》。跟布尔卡科夫一同骑马去迎接沙夏。饭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6]。好像过于啰唆而夹杂着太多的没有意思的谐谑，但描写得很出色。会话好像安上去的，完全不自然。夜里又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做痛苦的辩论^[7]。我沉默着。睡吧。

^[6]十月上旬，托翁曾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日记中的文字乃是指此而言。

^[7]这一天早晚托翁跟夫人之间所展开的谈判和辩论，大都是关于托翁的著作权的。托翁预定在自己死后要放弃著作权，不打算遗留给家族，夫人大为反对。

十月十三日

头脑的活动仍欠活泼，但精神很好。再行修改《关于社会主义》。这一切都非常没有意思。可是，已经着手干了，就只有继续下去。以后在工作方面，要更加自制，而搞得经济些。否则，余生有限，将被没有意思的事情浪费掉。或许还能够写出什么更加有益的东西来。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非常兴奋而苦恼。

展开在她前面的事情，我认为极其简单。即不妨碍丈夫的工作和生活，跟丈夫在爱与和睦当中去消磨老年的余生。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她所企求着的——不懂得她企求什么——却是使得自己受苦。这明明是有病。不能不觉得她可怜。

十月十四日

一切如常，但今天身体衰弱得很厉害。台子上摆着一封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所写的信，信里写着为什么要放弃著作权的责难和劝告的文字。当她来时，我请她不要管我。她就走了。心胸好像给什么东西压着似的，脉搏在九十次以上。

再行推敲《关于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没有意思的工作。饭前我走到索非亚·安得列维娜的屋子里去，忠告她，请她不要干扰我的工作，好让我清静些。很痛苦。

骑马外出。回到家里，看见拉朵伊全斯卡亚夫人。我完全忘记了这个妇人的事情。

睡午觉。帕沙朵夫来。跟他和白列尼奇畅谈。阅读自己从前所写的信。富有教训意味。年轻人对于活到老年是怎么想的呢？怎么不喜欢活到老年呢？

十月十五日

起来得很早。思索关于空间和物体的问题。以后要写进笔记本里面去。散步。写了几封信并校对《永生之道》分册《性欲》。并不惬意。斯达霍伊齐来，朵尔戈尔科夫领着一位绅士来，戈尔布诺夫来，后来塞略且也来过。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比较平静些了。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本拟掉转马头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的，但改变了想头。夜里，杂谈，但颇觉无聊。睡吧。

十月十六日

健康非常不好，人很疲乏。散步。什么感想也没有。收到好几封信。修改《关于社会主义》。但马上感到衰弱，就中止了。吃早饭的时候，我说要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暴风雨般的一幕就开始了。她^[8]马上从家里飞跑，向特利耶登奇走去。在骑马出去散心的路上，我要朵香告诉她，我不到柴尔特科夫那边去了。可是，找不到她。我回来了，但她还是没有回家。到了快七点的时候才找到她。她一回来就呆坐着，什么都不吃。夜晚，我用稚拙的言词向她解释。到了深夜以后，她才用一种好像要流泪似的可怜的态度向我赔罪，承认自己使我感到苦恼，讲好以后不再苦我。这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8]系指托夫人。

十月十七日

八时起床，在柴倍齐^[9]散步。累得很。好好地想了想关于死的问题，并把感想写给柴尔特科夫。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来了，她很温柔而亲切地照料我。但非常兴奋，不住地啰唆着。除写信外，什么也没有做。既不能做事情，也不能写东西。难得的，就是能对自己做一番工作。工作正在渐次进展着。

阅读希里·项卡尔^[10]的著作。没有什么了不起。读沙夏的日记。很好。直率而真实。倍尔倍尔和白斯……君^[11]从达希肯特来。我对倍尔倍尔做了不高明的说客，枉费热情。^[12]睡吧。累得要命。对于正在来临的死亡，我将不做任何抵抗。

^[9]直通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公园的橡树林子。

^[10]印度的宗教家、哲学家、说教者、著述家。

^[11]倍氏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著有关于托翁的回忆录。“白斯……君”不知道指谁。

^[12]托翁对倍氏热烈地大谈他的素食主义在外国的宣传及成功等，但倍氏反应平平，让托翁觉得枉费了热情。

十月十八日

依旧很衰弱。天气也不好。难得的是：我感到了没有任何欲望地对于死亡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稍微散了一会儿步。有两个来客给了我痛苦的印象——我不懂得要怎样应付才好。我并没有做什么粗暴的事情，但觉得自己不好，很苦痛。可是，这是自作自受。在院子里散步。不大想什么事情。睡午觉。起来非常衰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很惊异于他的不干净、不自然和虚构。[\[13\]](#)后来还阅读尼古拉爱夫的《关于上帝的观念》。第一部分的开头的三章写得非常非常好。这就去睡觉。今天没有吃中饭，但觉得很舒服。

[\[13\]](#)托翁继续阅读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

十月十九日

昨天夜里，时间已经很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跑来了。

“你又对我开始了一种阴谋啦！”

“什么？所谓阴谋是什么？”

“日记找不到了，是拿给柴尔特科夫了吧？”

“日记是在沙夏那边。”

非常痛苦，老是不能入睡，因为不能抑制不良的感情。肝脏作痛。莫洛斯托娃^[14]来。在嫩枞树下散步。走路很吃力。

要记下来的是——

（一）时间和空间里面的物质世界观念，并不具有什么真正地存在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不过是我们的观念罢了。不错，正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一观念本身就已经有着内在的矛盾。即，物质，除开在被限制于空间范围内，是不容易理解的。可是，空间是无限的，即没有界限。

一切物质之所以成为物质，都不能不受到某种东西所限制，都不能不受到别的物质所限制。大地受到空气，空气的一部分受到瓦斯，

瓦斯受到更加稀薄的瓦斯——可是最稀薄的瓦斯又受到什么的限制呢？

在时间方面也完全相同。时间决定现象的继续。但时间本身是无限的。因而跟无限有关系的一切特质，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微生物的生命比人类的生命具有更短促的持续性；人类的生命比游星的生命来得短促；而游星的生命呢？……这样，对于持续性的一切尺度，就只有着相对的意义，其本身为 $x/0$ （零分之 x ）。因此，不管 x 是怎样的东西，而一切在其本身是相同的。

（二）所谓生活在上帝的跟前，并不是说要生活在那住在天上的上帝跟前，而是要唤醒在自己内心的上帝，而生活在它跟前的意思。

（三）兵役制度唤醒那把兵役制度的卑劣加以正当化的爱国主义的要求。爱国主义唤醒那支持爱国主义的兵役制度的要求。

（四）我们能够自己内心认识上帝。而当我们在自己内心认识上帝的时候，也将会在其他诸存在的内心（尤其是在人类的内心）去认识那同一的上帝。当我们在自己的及其他诸存在的内心去认识上帝的时候，也将会在上帝本身的内心去认识上帝。

……

除写信外，什么也没有做。健康不好。变化不远了。[\[15\]](#)应该把余生过得更好些。

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说昨天的事情她感到遗憾。[\[16\]](#)我也回答了她两三句话。尤其是我曾这么说：只要对于一个人还抱着憎恶的念头，就不能有真爱。

与其说是跟莫洛斯托娃谈话，还不如说是恭听她的话来得恰当。很快地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卷。有许多好的地方，但好像非常支离破碎似的。伟大的审问者和左希马[\[17\]](#)的别离。

睡吧。十二点钟了。

[十月二十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14\]](#)托翁的老友，宗派主义（Sectarian）研究家。

[\[15\]](#)系指死亡。

[\[16\]](#)系指昨晚关于日记的事情。

[\[1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十月二十日

还活着，不，不但是这样，而且健康状况甚至多少还显得好转。可是，吃力的事情仍旧什么也没有做。

修改《关于社会主义》。

各种各样的有所请托的人给了我痛苦的印象。

和朵香一同骑马走得很远。

米海尔·诺伊科夫来。跟他聊天。是个老实而聪明的农民。还有白列欧支尼科夫和齐托的儿子^[18]，一个革命家，也来访。

早晨，跟莫洛斯托娃作别。

一切都平稳。

^[18]两个都是工人。关于前者见本书第三章注17。

十月二十一日

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漫然地散步。一回到家里就来了许多信。写回信。想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继续写下去，但还是决定放弃。一开头就没有意思，而且也没有写这种东西的必要。不过是反复着同样的事情罢了。

后来，亚斯纳亚的“新征”的年轻人们^[19]来了。和他们谈话。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不能互相理解。

在院子里散步。吃饭。夜里，朵那爱夫来。高谈阔论。累了。非常希望过孤独的生活。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在笔记本上写下来的，但记不起来了。

在目前状态下，对自己感到轻蔑是好的。实在很好。

跟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搞得很好。

^[19]指被政府抽去当兵的壮丁们。

十月二十二日

依旧什么事都没有在做。

朵那爱夫是个善良、热情，而极其自然地自骗自的人。

柴尔特科夫寄来了很好的信。

没有骑马，但曾经散步。跟挑粪尿的工人们聊天。

什么也没有写。

在写给朵塞夫的信里面，包含着许多的真实。但，并不是全部。很衰弱。简直连日记都不想写了。

尼古拉爱夫的书很好。

十月二十三日

写给朵塞夫的信，对于我，是最大的告白，虽然要完成它还差得远。我跟诺伊科夫的谈话，也很可以证明这点。和缓着我的罪过的是——肝脏。是的，肝脏不但要老实地听话，而且我还应该进而叫它为我服务。^[20]我懂得我想要说的话。

要写下来的是——

我几乎丧失了一切的记忆——过去的一切，自己所写的一切东西，以及把自己引导到目前生活着的这种意识里面的一切东西。此刻我几乎时常生活在它里面的精神的自我，以及不断地记忆着那种要求的状态，在从前，是绝对不能够想到的。而我现在却毫不费力地体验着这种状态。这已经变成了习惯。刚才，在散步过后，我到赛米央^[21]那边去探询他的健康，感到满足。然后就从亚列克塞^[22]的门前经过，我几乎没有回答他的寒暄。此刻我才注意到这点，责备自己。这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倘使我像从前一般地生活，或是意识到、记忆到从前的事情的话，那么，这恐怕就不可能。要大部分过像现在所过着般的、在一瞬间内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生活，恐怕也不可能。我怎能不高兴于记忆力的丧失呢？我在过去工作所得的一切（例如在著作方面我的内心活动也是这样），现在我正利用这一切而生活。但工作本身我不记得了。这是一件可惊的事情。但，我以为：这一切可喜的变化，将发生在所有的老年人身上。生活的一切都被集中于现在的一瞬间。这实在很好！

亲爱的布尔卡科夫来了。阅读公开演讲的草稿。虚荣心已经开始蚕食他。

接到一位牧师的亲切的信。回他信。

再着手搞《关于社会主义》，已有一些进展。

骑马散心。

彻夜搞分类工作，阅读廉价买来的书籍。

早晨，写一封短信给卡利亚。

谷塞夫寄来了一封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跟我的所感完全相同。

[20]这些文字可以解释为：托翁在某种程度上，正以自己患病的肝脏去说明当时的苦痛心境。

[21]托翁的厨师。

[22]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看门人。

十月二十四日

今天收到两封信^[23]。一封是关于梅列秋科夫斯基责难我的论文的；另一封是由海外的德国人寄来，也是责难我的。真是痛苦。我疑惑地想——为什么要说别人的坏话呢？为什么一定要责难别人的善良意志呢？我开始懂得了。我们虽然不同意这种事情，然而它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且甚至于是一件好事情。倘若没有它，人类将要多么骄傲自满呵。那种谄媚世俗之见的心情，将要在不知不觉之间去代替那完成自己的灵魂的工作。别人这种不应该的憎恶和侮辱，马上就要把我们从俗见的烦虑当中解放出来，而使之转向于唯一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人生基础，即完成自己良心之意志的工作。自己良心之意志，正是上帝的意志。

卡斯特夫和亚尔梅登肯夫人^[24]来。

除开读书和写信外，什么事都没有做。

早上，把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25]

练那跟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体操，柜子倒下来了，给压在下面。多蠢呵。感到衰弱。但自我意识很清楚。我觉得这很难得。动手搞了一下《关于社会主义》。

卡斯特夫给我谈及休达爱夫和哥萨克的各种事情。对于民众，宗教分野里的指导者和世俗分野里的统治者是必要的。

——非常生动地想象着那使得自由的信仰家改宗的牧师的故事，而那使得他人改宗的人也改了宗。这是很出色的题材。[\[26\]](#)跟布尔卡科夫骑马散心。夜里，很痛苦。

[\[23\]](#)一封是由一个彼得堡的大学生寄来的。在信里，他责难托翁言行不一致，并从梅列秋科夫斯基所写的论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当中引用各种例证。另一封是由布鲁塞尔的一个德国人寄来的，因为只是谩骂，托翁并未回复。

[\[24\]](#)二位都是托翁的同志和友人。

[\[25\]](#)不晓得究竟是指找寻什么。

[\[26\]](#)这是托翁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意图，但终于未能实现。

十月二十五日

起来得很早，但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做。到学校里，然后又到普洛科菲那边去。和他那被抽去服兵役的儿子谈话。是个好青年，他答应戒酒。

然后修改《关于社会主义》。

跟亚尔梅登肯夫人骑马上学校里去，后来又跟朵香骑马走到很远的地方。

夜里，阅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塞略且来。这孩子怪讨人欢喜。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依旧不安和焦躁。

十月二十六日

做了一个梦。格尔贤卡——像斯特拉霍夫的小说似的。[\[27\]](#)是个出色的题材。

写信给柴尔特科夫。

写了点儿《关于社会主义》。

给秋科夫斯基[\[28\]](#)写了封论死刑的信。

跟朵香一同骑马到马里亚·亚力山朵洛维娜那边去。

安特列来。住在这狂人的家庭里面，对于我实在是一种难堪的苦痛。睡吧。

[\[27\]](#) 格尔贤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之一。因为托翁当时曾阅读过它，所以在梦里也留下了印象。尼·尼·斯特拉霍夫（一八二八 — 一八九六），托翁最亲近的友人，是个哲学家、作家、文艺批评家。

[\[28\]](#) 科·伊·秋科夫斯基，作家、记者，写过许多俄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书籍，还写过童话。

十月二十七日

起来得非常早。整晚做着可厌的梦。愉快地散步。

一回家就接到好几封信。写信，还写了点儿《关于社会主义》，但头脑方面缺少精力。

跟朵香一同骑马散心。[\[29\]](#)吃饭。阅读休达爱夫。[\[30\]](#)

一个小俄罗斯人写了一封很出色的信给柴尔特科夫。改正写给秋科夫斯基的文章。

没有什么可写的。看起来好像是不行，但其实这是好的。各种对人关系的痛苦越发厉害了。

[\[29\]](#)这是托翁一生最后一次骑马。

[\[30\]](#)大概托翁是阅读了卡斯特夫所写的《关于休达爱夫的回忆录》的草稿。

十月二十八日

在欧普齐那修道院

十二时半就寝。一直睡到三点钟。我忽然醒过来了。这时候，正跟前天晚上和大前天晚上一般地，我又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和脚步声。

到现在为止的好几天夜晚，我都没有从门里去张望，今天我倒望了一下。从缝隙间望过去，只见我的书房里面灯光明亮，还可以听见衣裙的窸窣声。原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正在找寻什么，大概正在阅读什么。前天晚上，她曾关照过我不要开门。不，与其说关照过还不如说是要求过。那间屋子两边的门都是开着的，因此无论我的怎样微末的动作她都清楚。这样，不分昼夜，我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她都心头雪亮，都不能不在她的监视之下。

又听见脚步声，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门打开，她就跑过去了。为什么这事情竟在我的胸中激起了这种难忍的憎恶和愤慨？——我不知道。我想要睡眠，却睡不着。翻来覆去地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就点燃蜡烛坐了起来。

开开门，她跑进来了，问我：“你的身体好吗？”说是因为看见我的屋子里亮着光，很觉惊奇。这加强了我的憎恶和愤慨。我气喘吁吁的，数数脉搏是九十七次。已经不能够躺下来，我突然下了离家的最后决心。写信给她^[31]，并开始准备必要的东西。然后就只剩下走出去这件事情了。

把朵香和沙夏喊了起来，他们两人帮我收拾行李。我想：她一听到，就会跑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吵闹一场，那就再也不能够悄悄地离家了。这么一想，我战栗起来了。快到六点钟的时候，总算把行李收拾好了。

我跑到马厩里去，叫他们驾马。朵香、沙夏、娃利亚也准备好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迷失了到旁屋去的道路，走进了树丛里面，身体被刺伤了，碰在树上，跌倒了，丢失了帽子，再也找不着。好容易从那儿跑出来，回到正屋里，重新拿着帽子，点着蜡烛，才走到马厩里，吩咐他们驾马。沙夏、朵香、娃利亚也来了。我期待着追踪的人，发着抖。但终于出发了。在希柴其诺等了一个钟头。

这期间，我不断期待着她出现。但我们终于坐进了车子里。

火车开始动起来了。这时，我的恐怖忽然消失了，而生起对她的怜悯之情。

可是，自己是否做了该做的事情，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发生过疑问。也许是错了，在替自己辩护也未可知。

但我觉得好像被救了出来的并非列夫·托尔斯泰，而是那种虽然很轻微但却时时昭示我的内心的存在的东西。到了欧普齐那。我没有睡，也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但很健康。从葛尔巴柴沃起的旅程，坐的都是塞满了工人三等车。我的感觉很迟钝，但极其富有教训意义，也很有趣味。此刻是八点钟。我们在欧普齐那修道院里。

[31]托翁的一封写给夫人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书信全文如下：

我的离家将使你感到悲哀吧。我觉得遗憾。可是，请你理解，请你相信：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旁的办法。我在家庭里的立场正在变得很难堪。不，已经变得很难堪了。姑且把其他一切原因除去不谈，我在这一直到现在的奢侈环境

里，已经再也不能够生活下去了。但我要实行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老年人们通常所做的事情——为要使自己一辈子的最后几天在孤独和静寂当中过去而隐遁于世外。请你理解这一点，纵然知道了我的住所，也不要来迎接我。你来迎接我，只有把你的立场弄得更尴尬，决不能使我的决心改变过来。

我要感谢你跟我一块儿度过四十八年间的诚实生活，我要请你宽恕我对你所犯的许多罪过。因为我也由衷地宽恕你也许对我曾经犯过的一切罪过。请你适应那由于我的离家而开始的新境遇，不要对我怀着恶感。倘若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就请对沙夏讲吧。沙夏会知道我的住所，会把必要的东西送给我。但她不会说出我在哪里。因为她曾经跟我讲好：无论对谁也不说。

托翁这封信的草稿，实际上在头一天（二十七日）已经在笔记本上写好了。

十月二十九日

在欧普齐那修道院及夏马尔德诺

睡眠不安。早上，亚略夏·塞尔更科来。[\[32\]](#)我不了解情形，愉快地迎接他。但他所带来的消息，都是可怕的。原来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一读信[\[33\]](#)，就大声叫喊，朝池塘方向跑。沙夏和娃利亚追上去，把她拉回来。安特列来。大家都在找寻我的住所。索非亚·安得列维娜请安特列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找到。而现在（二十九日晚），我正期待着安特列的来到。沙夏有信来。她忠告我，叫我不要悲伤。她还请好了精神病医生[\[34\]](#)，等待着塞略且和达尼亚的来到。整天我都感到异常苦痛。而且身体也很衰弱。散步。

昨天写完了关于死刑的可以送到《辩舌杂志》的草稿。[\[35\]](#)

到夏马尔德诺[\[36\]](#)去。尽管马贤卡谈到了关于“敌人”的事情，但她给了我极值得喜慰的印象。可爱的利展卡[\[37\]](#)也同样。两个人都理解并同情我的境遇。在路上，我一直继续想着要从我和她的境遇当中摆脱出来，但终于什么也不能够想出来。可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它还是一定要来的吧。而且，不会像我们所预感的那样吧。

是的，须得加以考虑的，只是不要犯罪而已。这究竟是上帝的意志，不是我所知道的事情。在马贤卡那边拿到了《教化的泉源》。读了二十八日所记，正有着跟我的境遇完全吻合的解答，为之吃惊。[\[38\]](#)

考验对于我是必要的，不久就会带来幸福。睡吧。上帝呵，赐给我力量吧。柴尔特科夫寄来了很好的信。

[十月三十日。要是还活着的话。]

[32]是柴尔特科夫及亚力山多拉（沙夏）请他进信给托翁的。

[33]托翁出走之前所留下的信。

[34]沙夏恐怕托夫人由于托翁的出走，精神过于受刺激，或将发生意外，所以把精神病医生请了来，并发电报给兄（塞略且）、姐（达尼亚），要他们回来。

[35]系指托翁所写的最后的论文《有效的手段》。

[36]是个女修道院。托翁的妹妹马里亚·尼古拉维娜（一八三〇 — 一九一二）从一八八九年，就进入该院修道。

[37]托翁妹妹的女儿、托翁的外甥女。

[38]在该书十月二十八日部分，曾述及关于人生之苦恼和考验的意义及其必要性。

十月三十日

在夏马尔德诺

精神总算还好，但非常衰弱，昏昏欲睡。

这是个不好的征候。

读诺沃塞洛夫的哲学丛书。其中的《关于社会主义》很有趣味。我的《关于社会主义》弄掉了。[\[39\]](#)很可惜。不，并不可惜。

沙夏来了。非常高兴。但同时，也很苦痛。孩子们都寄来了信。塞尔格的信写得很好：简单、亲切、痛快。

早上，为了想要在夏马尔德诺租一间小房子，曾走出去过。[\[40\]](#)

人非常疲乏。

写信给索非亚·安得列维娜。

[\[39\]](#)托翁出走时，原拟将未完成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带着走，但一时找不着。直到托翁死后才在书斋里找出来。

[\[40\]](#)托翁原拟在该地暂住或长住，所以才找房子，而且已经找到了，每月房租为三卢布，并预定于三十一日（星期日）搬进去住。

十月三十一日

在亚斯达勃沃

本来准备在夏拉勃沃^[41]待下去的，但因沙夏担心会有人赶来，所以我们就出发了。沙夏在科则尔斯克赶上了我们，稍事休息后，就一同出发。出发的时候精神很好，但五时许感到怕冷，一会儿就到了四十度，在亚斯达勃沃^[42]下车。亲切的站长给了我们两间很好的房子。

^[41]由于发高热，托翁把夏马尔德诺写成夏拉勃沃了。

^[42]是一个小火车站，现被改称为“列夫·托尔斯泰车站”。

十一月

Н о я б р ь

对于正在来临的死亡，
我将不做任何抵抗。
生活的一切都被集中于
现在的一瞬间。

十一月三日

在亚斯达勃沃

痛苦的一夜。发热，睡了两天。二日，柴尔特科夫来了。说是索非亚·安得列维娜也要来。三日，达尼亚来。夜里塞略且来，使我大为感动。今天，即三日，尼基丁、达尼亚，还有戈尔登维则尔、帕沙朵夫都来了。

这是我的计划——Fais ce que doit, adv （完成义务）……

而一切都是为着别人的幸福，

同时，特别是为着我的幸福……[\[1\]](#)

[\[1\]](#)这一天的日记，是一代文豪托尔斯泰的绝笔。后来他就不能记日记了。十一月七日上午六时五分，托翁逝世于亚斯达勃沃车站，即现在的“列夫·托尔斯泰车站”。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之前与小女儿沙夏
摄影：索非亚·安得列维娜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产品经理 | 邵蕊蕊 装帧设计 | 孙莹

产品监制 | 曹曼 技术编辑 | 陈杰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出品人 | 于桐

目录 Contents

[扉页](#)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